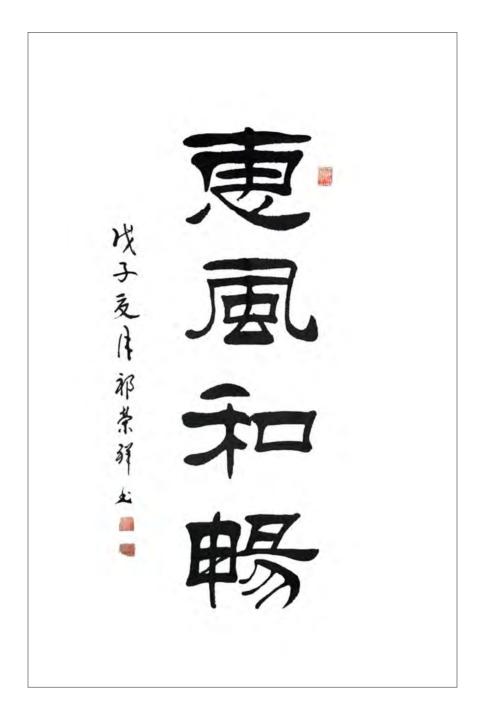


HOUSTON GARDEN OF VERSES

休斯敦诗苑

主编: 蔡克霖





祁荣祥将军(北京)

目 录

contents

蓝天新诗章

*休斯敦列阵

- 002 克劳迪娅·皮西娜於二首/蔡泽民(台湾)译
- 002 美国露易丝・格丽克七首/柳向阳(中国)译
- 004 傅天虹三首/傅天虹(澳门)
- 004 青小衣五首/青小衣(河北)
- 005 阿姆鲁特拉尔 / 尤达彦・特哈克(印度) 周道模(中国)译
- 005 远方三首/远方(美国)
- 005 圣诞二首/涓子(美国)
- 006 天书/雪阳(澳大利亚)
- 006 王若冰二首/王若冰(甘肃)
- 006 走在秋色里自惭形秽/郭宗忠(北京)
- 007 Vivian 雯二首 / Vivian 雯 (美國)
- 007 绿音二首 / 绿音(美國)
- 007 打铁花/贾兴沛(江苏)
- 008 合欢树,在暮色里伸开翅膀/师榕(甘肃)
- 008 哑鸟/李玥(美国)
- 008 北碚之福(外一首)/万龙生(重庆)
- 008 黑子二首/黑子(美国)
- 009 初雪二首/初雪(美国)
- 009 鲁娅二首/鲁娅(云南)
- 009 孙宽二首/孙宽(新加坡)
- 010 李洁夫二首/李洁夫(石家庄)
- 010 魏鹏展二首/魏鹏展(香港)
- 010 刘旭锋三首/刘旭锋(四川)
- 011 子张四首 / 子张(杭州)
- 012 佩莲三首/佩莲(马来西亚)
- 012 七月的水/兰叶子(甘肃)

- 012 水/赵雨希(南京)
- 012 水/丁喃(南京)
- 013 雨中的约定 / Maggie 湄伊 (加拿大)
- 013 在露水中/沙克(安徽)
- 013 水一样的蓝/紫若蓝(美国)
- 013 东方浩二首 / 东方浩 (绍兴)
- 014 庄晓明二首/庄晓明(扬州)
- 014 雷默二首/雷默(南京)
- 014 林静二首/林静(美国)
- 015 孔兴民二首/孔兴民(成都)
- 015 舒夏二首/舒夏(西安)
- 015 吴垠二首/吴垠(德国)
- 016 鹤轩二首/鹤轩(河南)
- 016 甘草三首/甘草(美国)
- 017 四月/罗马兰(美国)
- 017 淑文一首/淑文(新西兰)
- 017 陈长江一首/陈长江(湖北)
- 017 活下去/雨桐(美国)
- 018 紫紫一首/紫紫(广州)
- 018 刘合军一首/刘合军(珠海)
- 018 周永文二首/周永文(宿迁)
- 018 季风一首/季风(日本)
- 019 潇潇四首/潇潇(成都)
- 019 雅捷三首/雅捷(湖南)
- 019 白玛曲真二首/白玛曲真(四川)
- 020 萨仁图娅一首 / 萨仁图娅(沈阳)
- 020 瑞箫一首/瑞箫(上海)

*新冠肺炎与我们不期而遇

- 021 赵小琪一首/赵小琪(武汉)
- 021 林康一首/林康(南京)
- 021 高柳一首/高柳(湖北)
- 021 程世农一首/程世农(宜昌)

- 021 陈华美一首/陈华美(新加坡)
- 021 王珂一首/王珂(南京)
- 022 冰花二首/冰花(美国)
- 022 张树方一首/张树方(黑龙江)
- 022 饶蕾一首/饶蕾(美国)
- 023 黄斌一首/黄斌(湖北)
- 023 吴昕孺一首/吴昕孺(湖南)
- 023 樱海星梦一首/樱海星梦(天津)
- 023 纽约抗疫诗抄(三首)/陈金茂(纽约)
- 024 何房子一首/何房子(重庆)
- 025 汉阳子三首/汉阳子(湖北)
- 025 浮石二首/浮石(湖北)
- 025 心河两首/心河(武汉)

*重庆诗群

- 026 傅天琳二首/傅天琳
- 026 嘉陵江之夜/雪飞
- 026 唐力二首/唐力
- 027 金铃子二首/金铃子
- 027 冉晓光二首/冉晓光
- 027 李元胜二首/李元胜
- 028 黄中模一首/黄中模
- 028 与荷对白/黄兴邦
- 028 范明一首/范明
- 028 我们之间隔着一朵花/熊魁
- 028 梅依然二首/梅依然
- 029 深秋之荷 / 大窗
- 029 子磊一首 / 子磊
- 029 张守刚二首/张守刚
- 029 谢长安一首/谢長安
- 030 柏铭久二首 / 柏铭久
- 030 张远伦一首/张远伦
- 030 冉冉一首/冉冉

- 031 李海洲一首/李海洲
- 031 何房子一首/何房子

昨夜星辰

- 033 悬崖上多难而芬芳的百合
 - ——蔡其矫诗歌纵论/霍俊明(北京)
- 037 天地一吻
 - ——为老诗人蔡其矫而作/师力斌(北京)
- 037 百年蔡其矫(外一首)/陈金茂(美国)
- 038 儿童人格赤子心
 - ——纪念蔡其矫 / 林忠成(福建)
- 039 致蔡其矫远行 / 乔延凤 (安徽)
- 039 有关蔡其矫几个诗行的小评论/汉学家朱西(意大利)
- 043 蔡其矫的《祈求》赏析/怀鹰 (新加坡)
- 045 那一年(忆蔡其矫老师)/安琪(福建)
- 045 献给蔡其矫/蔡克霖(美国)

休斯敦评论

- 047 袁可嘉及其《母亲》/陈葆珍(美国)
- 049 电话之约/蔡克霖(美国)
- 050 分享亲情的甜蜜
 - ——读蔡克霖《电话之约》有感/孙友田(南京)
- 050 重庆的雾/重庆刘扬烈(遗作)
- 051 《20世纪美国诗歌史》
 - ——一本绝好的佳作 / (王逢振)
- 053 节日的校园/李玥(美国)
- 054 茶乡/程耀恺(安徽)

绿地长短诗

- 056 一斛珠・雨后鸣蝉/全凤群(四川)
- 056 谷雨菜园劳作/王晓春(四川)
- 056 闲来无事数莲蓬 / 宋以荣(四川)
- 056 清平乐・秋思(新韵)/涂朝晖(四川)
- 056 七绝 紫荆花(中华新韵)/张敬之(四川)

- 056 陈葆珍三首/陈葆珍(纽约)
- 056 心怀老友/李良初(美国)
- 056 敬和良初兄《心怀老友》/今之古人(美国)
- 056 敬和 李老师今之古人《心懷老友》/ 蔚蓉(美国)
- 056 涛瑜三首/涛瑜(美国)
- 057 浣溪沙长江禁渔十载/段春梅(江苏)
- 057 五律警贪/秦和春(江苏)
- 057 爱子游学几月未归因望秋江有感 / 来均 (江苏)
- 057 抗瘟杂感/苟君(重庆)
- 057 庚子国庆日适逢月节/沙丹(江苏)
- 057 春牛赋/张晓强(江苏)
- 057 鹧鸪天二首/黄中模(重庆)
- 058 周炜二首/周炜(美国)
- 058 田晓霞二首/田晓霞(河南)
- 058 雨半睛 / 陈德民(南京)
- 058 刘有权二首/刘有权(重庆)
- 058 于宗涛二首 / 于宗涛(重庆)
- 059 七律·雅集/漆雕世彩(北京)
- 059 曹建红二首/曹建红(重庆)
- 059 题《向日葵》美照/李良初(加拿大)
- 059 王官早三首/王官早(南京)
- 059 七律·重阳/香韵(呀呀)纽约

双语诗

- 061 孤独的告白 / 杰曼・卓根布鲁特(比利时) 周道模(中国四川)译
- 062 蔡其矫三首 / 蔡其矫 (中国) 紫若蓝 (美國)译
- 063 莉迪亚・基亚雷利 意大利二首 / 莉迪亚・基亚 雷利(意大利) 蔡泽民(台湾)译
- 064 封 锁——写给婉婷/马克·松兹诺/(新西兰) 叶如钢(美国)译

- 065 新田园诗 / 罗杰・马丁(美国) 张子清(中国)译
- 065 美国非马三首/非马(美国)

木兰花香

*散文诗

- 069 贺兰山写意/兰叶子(甘肃)
- 069 重 阳/萧敏(重庆)
- 070 澳洲农夫吟/吴野(澳大利亚)
- 070 岳坟(外一章)/叶庆瑞(南京)
- 070 小手绢/佩莲(马来半岛)
- 071 張堃二首/張堃(美国)
- 071 月光鸟(外一章)/谷莉(黑龙江)
- 071 童年(外一章)/敬笃(内蒙古)
- 072 生命的房子(外一章)/白炳安(广东)
- 073 扎尕那(外一章)/寒狼(云南怒江)
- 073 河畔(外一章)/陈广德(江苏)
- 074 红海上(外一章)/西子桥(南京)
- 074 香樟树下/殷刚(上海)
- 074 突围的村庄(外一章)/荒村(河南)
- 075 卖瓜老汉/孟胜利(河北)
- 075 风吹动旗帜(外一章)/鸽子(云南)
- 076 善良与品德/饶蕾(美国)
- 076 蛛网托住了水珠/半岛(南京)
- 076 探求者/吴其盛(南京)

诗意人生

078 他从钦江河边走向世界

——我心目中的何与怀先生/映霞(澳大利亚)

本期发稿编辑

山 河 (美國) 张子清 (南京) 紫若蓝 (美 國) 李青松 (湖南) 谢長安 (重庆) 淑 云 (新西兰)

蓝天 新诗章

HOUSTON GARDEN OF VERSES



<u>克劳迪娅·皮西娜於二首</u> ◆蔡泽民(台湾)译

無情荒地

在那無言的決定、在擁擠的穹蒼、 在所示的嘲諷

無情荒地。

留意那愛的話語。

屈從我警語。

閱讀每個韻符, 如親聞福音

何用害怕忠言逆耳

比起反覆的諂諛,

比直到面對才突然降臨的沉默, 比讓危險的渴望出現,誠实多了。 無情荒地引發遺忘。

甚至變成混著嗎啡的苦艾酒 扇動記憶裡的風。

一陣微風或喚醒自我的龍捲風

然而太陽在

受到狂野的風雨

受到理性的牽制

受到輸家的忌妒

準備好加熱的

氾濫大地

遼闊擴張

新的一天黎明

我會等著你

但路上已充滿

新鮮花芽的香氣

我的這些荒地 將在我內心的綠色草地綻放。

翅膀的迴聲

靈魂周遭 你在我的詩歌裡 你的撩撥 是我冬眠的微笑, 日常存在的彩 雲邊界標誌, 是我疼痛的解藥。 翅膀的迴聲帶我回到你身邊。

作者简历:

克勞迪婭·皮西娜於, 1970 年出生 於意大利, 專長閱讀教育, 並經營 七十多個文 學選集, 長期擔任過許 多國家和 國際文學獎的評審。

自二零一五年起,她在巴黎获得第一文學獎等,長期致力於以文學創作為國際自閉症兒童與家庭發聲,此用心,在其創作詩歌中屢見不鮮。

美国露易丝•格丽克七首

◆柳向阳(中国)译

繁花盛开的李树

春天,从繁花盛开的李树黑枝条上画眉鸟发出它例行的存活的消息。这般幸福从何而来如邻家女儿随意哼唱却恰恰入调?整个下午她坐在李树的半荫里,当和风以花朵漫浸她无瑕的膝,微绿的白和洁白,不留标记,不像那果实,将在夏天的烈风里刻上松散的暗斑。

神话片断

当那位固执的神祇 带着他的礼物向我追来 我的恐惧鼓励了他 所以他跑得更快 穿过湿草地,一如既往, 赞美我。我看到赞美中的 捕获;冒着他的琴声, 我祈求大海里的父亲 救救我。当 那位神祇到达时, 我已经消失, 永远地变成了一棵树。读者啊, 同情阿波罗吧: 在水边, 我逃脱了他, 我呼唤了 我那看不见的父亲——由于 我在那位神祇的双臂中变得僵硬, 关于他那无处不在的爱 我的父亲不曾 从水中流露任何表示。

责备

你已背叛了我,爱洛斯。 你已经给我送来了 我的真爱。 在一处高山上, 你制造了 他清晰的凝视: 我的心没有 你的箭矢那么硬。 一个诗人 怎么会没有梦想? 我躺着, 醒着; 我感到 实在的肉体在我上面, 想让我缄默—— 外面,黑暗中 那些橄榄树上空, 几颗星星。 我想这是一个恶毒的侮辱: 说我更愿意

走过小径交织的花园, 走在河边,看河水 闪烁着一珠珠 水银。我喜欢 躺在河边湿草地上, 或是逃离,爱洛斯, 不是公开地,和别的男人, 而是秘密地,冷冷地—— 整个一生 我都膜拜了错误的神。 当我观察 另一边的箭矢 像它们中的一棵, 摇摆着,颤抖着。

冬天结束

寂静世界之上,一只鸟的鸣叫 唤醒了黑枝条间的荒凉。 你想要出生,我让你出生。 什么时候我的悲伤妨碍了 你的快乐? 急急向前 进入黑暗和光亮 急于感知 仿佛你是某种新事物, 想要 表达你自己 所有的光彩,所有的活泼 从来不想 这将让你付出什么, 从来不设想我的嗓音 恰恰不是你的一部分—— 你不会在另一个世界听到它, 再不会清晰地, 再不会是鸟鸣或人的叫喊, 不是清晰的声音, 只是 持续的回声 用所有的声音表示着再见, 再见—— 那条连续的线把我们缚在一起。

银百合

夜又转凉,像早春的 夜晚,又安静下来。是否 讲话让你烦扰?此刻 我们单独在一起;我们没有理由沉 默。 你能看到吗,花园上空——满月升 起。 我将看不到下一个满月。 春天,当月亮升起,就意味着 时间是无尽的。雪花莲

张开又闭合, 枫树的种子

一串串落下,黯淡的堆积物。 皎洁复皎洁,月亮升起在那棵桦树上空。 在弯曲处,那棵树分叉的地方,第一批水仙的叶子,在月光中柔和而微绿的银色。 现在,我们一起朝着尽头已经走了很远,再不用担心那尽头。这些夜晚,我甚至不再能确定我知道那尽头意味着什么。而你,你已经和一个男人在一起——在最初的叫喊之后,难道快乐,不是像恐惧一样,再无声息了吗?

花 园

我再不愿做这事了, 我再看下去要受不了—— 在花园里,明亮的雨中 那对年轻夫妇正在种下 一排豌豆, 仿佛 以前从没有人做过这件事, 这巨大的困难还从来没有人 面对、解决—— 他们看不见他们自己, 在新泥里,开始, 没有前景, 他们身后,浅山淡绿,花团锦簇—— 她想停下来: 他想继续做下去, 做到结束—— 看她,正抚着他的脸颊 表示停战,她的手指 带着春雨的凉; 在细草里,紫色番红花炸裂—— 甚至在此, 甚至在爱的初始, 每次她的手离开他的脸 都成为分别的意象 而他们认为 他们可以随意忽略 **议种悲哀**。

忠诚的寓言

此刻,曦光里,在宫殿台阶上 国王恳求王后的宽恕。 他并不是 表里不一;他已尽力 正好做到诚实;难道还有别的方式 诚实地面对自己吗? 王后 掩着脸,某种程度上 她由阴影支撑着。她哭泣 为她的过去;当一个人生命中有了 秘密, 这个人的眼泪永远无法解释。 但国王仍然乐意承担 王后的悲痛:他的 宽大的心胸, 在痛苦中如在欢乐中。 你可知道 宽恕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 这世界已经有罪,这世界 必须被宽恕——

2020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当代女诗人,2003—2004年美国桂冠诗人。曾获普利策奖、全国书评界奖、美国诗人学院华莱士·斯蒂文斯奖、波林根奖等各种诗歌奖项。现居麻省剑桥,任教于耶鲁大学。

傅天虹三首

◆傅天虹(澳门)

素月

鱼不开心 水是不能忍受的 带着淡妆的月 袅袅而来

如同一瓣多汁的白玫瑰 月的爱情线很特别 强烈的欲望 令它成了囚徒

深信一条路的存在 埋在黑暗中 因为夜色是真的 风声也是真的

也许仅仅在梦中 曾经闯进一个强壮的男人 从此素月 挣扎在夕阳和曙光之间

显形

当眼神燃烧起来 就有了温度 就有了 连秋雨也打不湿的 心情种种

牦牛的角重视弯度 路开始含蓄 已放弃 原始的锋芒

尽管冬天如同你的姿色 如同雪 纯白迷人又短暂得 那么快就溶化了

但心境 彼此已经读懂 新月升空 在天上显形

沉 默

拾起你 撕下的一页页日历 我装订成册

今夜的凝望 泪水 仍是属于情人的

南方熟透了 有柔软的藤伸过来 两朵花就形成风景

等你不忍回首 我仍是守候着的 一棵白杨

青小衣五首

◆青小衣(河北)

我喜欢的春天

不是春色撩人,翅羽高飞 掠过额头。不是风一阵比一阵暖 水一波比一波柔

睡在地里的人,不再贪恋花枝 不再怀抱谷粒回家 雨水向下,也有睡不醒的事物

满目苍翠的田野,泥土湿润芬芳 草木高过坟茔 盖住了人间最大的悲伤

生日帖

又系上一个扣子,身体似乎更严实了 夏天已去,风里的哨子 越来越长,影子越来越短

这初秋日,每年都在身体上 系一个扣。如今,几十个扣子的身体 已经密不透风,森严壁垒

早起,煮两个鸡蛋 做一碗长寿面,今天不减肥 只减脾气,和车速。像水一样笑出声

秋收在望。许下心愿 万物都要结出果实,我爱的人 像低头的谷穗,颗粒饱满地爱着我

水的历程

壶里的水,与你无关 倒进杯子里,也与你无关 在杯子里荡漾 或静止,还是与你无关

我端起杯子 水随着心跳走遍全身,越走越咸

终于,夺眶而出 与你有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亲 人

雨,从高远处 干净处,来到我所在的一小片人间

她们是我的亲人,过段日子 就来看我一次

就像母亲,每次来 都把我的尘世擦洗得一尘不染 跟新的一样

致爱人

门口的空鞋子落满灰尘 床上,一个热枕头,一个凉枕头

雨季来临,一场一场大雨 我的版图山高水深,草木葳蕤,虎 豹出没 亲爱的,月亮又挂在了树梢

来吧,我要让我 再怀一次孕,怀上你,怀一辈子 我只怀孕,不把你生下来 我以你的女人的方式,窃居你的母亲

你要再爱我一次,略等于你爱过的 前半生。你爱过我之后 所有人看我 怎么看,都不像一个缺爱的人

阿姆鲁特拉尔*

◆尤达彦・特哈克(印度) 周道模(中国)译

用绿墨水,有时用红墨水,阿姆鲁特拉尔会非常仔细,工整地,写下他的诗歌 在一个皮革壳的日记本里。 他曾做过一个噩梦: 他死于瘟疫, 他的诗从未出版 甚至找不到了。

但阿姆鲁特拉尔活得很长。 (他曾是我的朋友。) 在他有生之年, 他看到了自己诗集的诞生。 但也看到了诗集的 衰老和死亡

*一个人的名字。(字面意思是"不朽"。

远方三首

◆远方(美国)

春 望

一阵弱弱的呼唤 惊醒了我 雨潇潇地下着 今已入冬 路口 有风尘仆仆的来 有依依不舍的去 我知道 这是最后的轮回 看向枝头热切的眼神 看向路边冻结了的期待 我恍然明白 那阵呼唤的焦灼的渴望 虽然还是 弱弱的

合 十

落 叶

一转身 就不见了你 踏上回去的台阶 才发现 你的留言 写在 一枚经霜的落叶上: 等我,二月

圣诞二首

◆涓子(美国)

圣诞之夜

松柏清香 和着巧克力的味道 弥漫开来

街头巷尾,房檐,栅栏 闪烁的眸子 划破料峭的夜

人们把愿望写在树上 安徒生的童话世界 飞扬在孩子们的笑声中

仰望星空,我用 黑色眼睛放飞枝头信鸽 愿故乡亲人 平安健康! 愿北美翰苑横亘天空

期望

圣诞老人的大红袋子 装着幼子的期望 梅花鹿脖子上的结 系着游子解不开的乡愁

请上帝赐予我一双翅膀 穿越太平洋 穿越时空隧道 让流浪的心在爱的港湾 把苍白的灵魂安放

天 书

◆雪阳(澳大利亚)

一片片简单至极的雪如重复的时光 便成了天地文章 思想小于遗忘 茫茫大白真相 从天而降的雨水一直是神之泪未干 而这一片一片的飞雪则是祂温厚的 劝降 人啊人你写上怎样的答案 才值得让某一片雪逆天而返

王若冰二首

◆王若冰(甘肃)

感 言

我们拥有的山河 就在我们一个窗口 一本图册的瞩望中

然而,当我们用双脚 在山与水的人间 行走时

你会看到:河流在大地上 流淌之际 我们永远都是

被一条小溪、一枝花草 所鄙视、所忽略的 那种生物 2020.10.5 晚,宝鸡

2021: 人类的春天

从车轮碾压的泥泞中 我捡拾起的桃花 含苞待放,满身伤痕

从被口罩封堵的嘴巴里 我倾听到的爱情 滔滔不绝,含混不清

从飓风高举的岩石上 我看见石块般纷飞的乌鸦 在光天化日下埋葬天空

从米兰大教堂迟疑不决的钟摆上 我看见时光之剑锈迹斑斑 上帝的宫殿晦暗如夜,落英缤纷

从与乌云对峙的树梢上 我手扶被闪电击碎的炊烟 用灰烬描述惊怵中追赶自己的人群

走在秋色里自惭形秽

◆郭宗忠(北京)

走在秋色里自惭形秽 怎么感觉自己也是秋天的败笔 偌大的秋天 却没有安放自己的位置 尽量缩小到空无 藏在一片树叶后 沉寂

一片落叶也是如此之美 美到不多不少 美到色彩窒息 那是造物达到的极致 身前身后

左右上下 一切诗与画都俯首扪心

这一场盛宴在光与彩里 没有什么能够抵达 也没有什么能够复制 它们独立逍遥 经历了怎样的岁月 心要放下一切时 才有了这无与伦比的光与辉 2020年10月27日,月见湖畔

Vivian 雯二首

◆ Vivian 雯 (美國)

六月夏至

六月,天开始阴 风,变得安静 它停在湖面,停在林梢 仿佛,一动声色 就会泄露天机

只有雨放纵而不羁 她以万千姿态与大地亲近 她将自己掏空 以成为大地的一分子

六月不宜妄看风雨 我收起视线 如倦猫般,酣睡 躲避帘子外 那些刺眼的风景 生怕天窗上 那束离地最近的光 将我的影子捉去

七月困兽

七月, 我些许的孤单如一只 困兽, 朝我发泄不满

晨起时,它如一只饥饿的斑鸠 撕扯着微弱的光线 它不停地叩窗鸣叫 将我从幻梦中,醒觉

它在正午时,愈加急燥不安 它向我喷射巨大的火蛇 迫我夺门而出,奔向海 奔向湖,奔向挂满水雾的喷泉

黄昏时,它化作鬼魅 伸出五指光晕,落在屏幕 落在我的书案,令我眩目 令我落荒而逃,向天空寻求慰藉

当我入眠,它潜伏在我枕心喃喃低语:走出去,走出去 北有极星,南有冰川 走出去,走出去, 去到东邻,去到西岸 即使再也回不来,即使 从此,迷失在迷境

绿音二首

◆绿音(美國)

明暗之间

看晚霞扇动光的翅膀 沿着黑夜的边缘坠落 眼前顿时一片苍茫 雁阵飞速逃离不再美丽的天空 而天空依然辽阔

无数个黄昏 我伸出双臂想揽住一点金色 而拥住的总是黑夜 黑夜里我是那盏桔黄的灯 守候着我的青春

春去秋来

夏天的芳草气息不再 月亮在秋雨之后锈蚀了 像一个古老的灯笼昏昏沉沉

在夜的一角 我听到风铃在窗外 叮铛作响 而我 就在这样的回声里 搁浅

十月午后

阳光在百叶窗上来回踱步 一脚轻一脚重 屋里忽明忽暗 令人如在时空里穿梭 透过百叶窗望去 葡萄藤上,一大半的 叶子已经枯黄 而远处灰色的屋顶上方 深红和金黄的叶子 燃烧着

最美的季节已经来临 却仿佛正在转身离去 蓝鸟在不远处发出阵阵悲鸣 其尖利的叫声,与一个 在树下叮当作响的 风铃的悦耳音乐 混合在一起

花儿们相继离去了 一只蝴蝶趴在 最后一朵紫蓝色的花上 享受着最后的午餐 之后,它将飞向哪里

打铁花

◆贾兴沛(江苏)

那个冬天的夜晚,在北方 看一场打铁花表演 汹涌澎湃的热血如同铁水般 在我记忆的墙上 也溅出了 光芒四射的美丽

艺人们手法娴熟 原本冰冷坚硬的铁 在他们手里 多了火的热情 多了水的柔美 铁水与墙壁相遇的瞬间 仿佛找到了 相见恨晚的爱情 找到了昔日 在地层深处积聚喷发的伟力

铁花是美丽的 那个看打铁花的夜晚 也是美丽的 它让我四季的梦里开满花朵

合欢树, 在暮色里伸开翅膀

◆师榕(甘肃)

我从隍庙巷走过 暮色里的合欢树,伸开翅膀 那粉红色的跳动的火焰 在绿叶之上泼洒霞晖 那一缕深深的红 镌刻着爱的硕果,抑或热恋的吻痕 那一枝枝如羽毛一样舒展的绿叶 舒展着一个人从恋爱到婚姻的历程

夏天来了,暮色里的合欢花

点亮每一座爱的小屋

哑鸟

◆李玥(美国)

让我蜕掉暗暝的黑羽 用辰光擦亮 蒙尘的眼睛

让我以尖利扭开枷锁 咽下人世间一切的 荒谬和苦果

让我张开喑哑的喉咙 ——这嘶吼声似一种 庄严的鸣唱

就像用一首歌 就宽恕了整个世界

北碚之福(外一首)

◆万龙生(重庆)

吴芳吉命名邓少琴题字 多么荣幸啊,缙云山腰的小湖 山光水色之美,得名人之助

不知那将是多大的损失 如果缙云山,失去了这颗明珠 巴山夜雨不停,会为之长哭

怎么会呢,怎么会呢 黛湖永绿,北碚之福

松针之路

是谁的创意,是谁的创意

沿湖铺一段松针之路 走在上面身轻如燕 几欲作翩翩之舞

是我的幸运,是我的幸运 沿湖走这段松针之路 年届八旬竟如顽童 几欲作仙鹤之舞

黑子二首

◆黑子(美国)

严寒中, 我们拥有土地

就像夜晚的树苗, 我们在静止的空中停留。 我们把身体靠在 坚实的土地上,但 我们的头颅遭受空虚。 那些寒冷的冬天把我们变成 枯干的肢体, 茂盛的叶片早已掉落。 我们把春天藏进深深的根, 以为季节将继续轮回——

我们坚守土地。 其实除了土地,我们 一无所有, 死亡的边缘,我们 撒落梦的花籽, 每一棵细小的壳子里, 那里的春天正招摇着路过黄昏, 那里的叶片正在成熟。 我们戴上帽子,好让湖水 浸湿脚丫,好让阳光告诉我们 另一个醒来的清晨。

这样的夜晚

这样的夜晚适合 静坐——

听万物的喧哗和 它们的呼吸,

听湖水,在月光下的 沉睡,听远方

微微的轰鸣, 巨石背后关紧的门,

听寺庙的栅栏, 放飞囚禁的蜜蜂,

听众多的心, 在空中不安地荡游,

听镜子后那一对最后的眼睛, 盯视着毫无准备的陌生人。

初雪二首

◆初雪(美国)

美好的早晨

清晨在栀子花香中打开, 一只小红雀在树下徘徊。 宛若一朵白色的火焰, 在它上方怒放。 此刻,它就在那里, 不在意一两滴水珠从花瓣滑落 是否与它有关。 晨光穿越水珠,仿佛 某些纯真的东西将小红雀点亮。 在这个美好的早晨, 还有更多的未说出口的存在。 你看,它还在那儿等待。

异乡

当五百年弯曲成明天 在那邈远的绿色星球上 冰雪消融 一朵金黄色的蒲公英 在微风中伸展闪耀

在我们的后院里 飘逸着莴苣,蓝莓和迷迭香的芬芳 花园中,一只开屏的孔雀和花蝴蝶 捉着迷藏 在一棵飘满彩带的紫藤树下 一条蛟龙和一只白头海雕坐在棋盘 前对弈 还有田野里,挥洒着汗水的机器人

那时在空中闪烁着的 是河岸边一个小树林的遥远记忆 当我的手心融化在你的手掌 把太阳和月亮同时举起 不再有异乡

鲁娅二首

◆鲁娅(云南)

青云街四号

没错,这家私人诊所 就叫这名,青云街四号

一半的空间 有茶,古琴,字画和 老家具,还有一台 黑胶片的留声机 名副其实的四号时光

另一半在帘的后面 一个牙医,配备最标准的 治疗室,消毒的 液、柜、灯、器械 不差分毫的牙科诊所

一个干净玲珑的女人 让你看清一颗心的四瓣 左有房有室,右也一样 室可以是火,房 必须是海

穿上白大褂,滑落白大褂的 转换,四瓣心一个人的组合 那拎得清,情绪和 现实的,全部 活着的奇妙与精彩

到云南来

晚上,我可以 带你去翠湖边的 青云街四号 坐坐

那留声机不是 摆设,它旋转出的 古韵评弹

天涯的天涯 是茶的佐料

孙宽二首

◆孙宽(新加坡)

与你的千万次……

——给无法探望的母亲

每次别离,都像异乡的凌晨 落寞得听见自己心痛的声音 长成一行行脚印,延伸着 在无人的街道穿行…… 今年中元没有歌台,剧情都是空排

关上一道道门后的孤单,赤裸着 异乡的月见识我不断失去故土亲人 每个细节的词汇都拥挤着涌上来 霸占此刻的万水千山,我能抱紧的 除了记忆,就是你的铁石心肠

所有沉迷,都像七月的人魂相聚 追着你的落日,看见秋正打扮故乡 李后主的词阅读此刻,空荡,苍茫 像失恋注定来临,为痛苦痴迷心窍 遥远的北方啊!癫疯悲伤千年一回

信念

一次次被河水冲走 总能还原,且越来越 铿锵的样子

李洁夫二首

◆李洁夫(石家庄)

我的爱不紧不慢正好一生

如果明天早起我说我爱你 那么我还是爱你的 我相信早晨的爱饱含生命的露珠和 虫鸣

如果一年之后我还说爱你 那么我还是爱你的 我相信持久的爱能释放更多的暖意 和温情

如果多年之后,我还爱着。或者不 再爱了 我相信我还是爱你的,并因为你爱 上了这个世界 爱上了局促不堪的过往 和后面残缺的半生

牙齿

他们就像我的亲人 一家子,一起成长,相依为伴 有甜蜜,也有辛酸 生活中也少不了磕磕碰碰

假如少了一颗 其他牙齿也会感到痛和无助 我看到自己的牙齿 也看到我的家人 就像牙齿般一颗颗老去

好在岁月像闭合的嘴巴 时刻保护我的内心和秘密 爱的世界不走漏半点风声

魏鹏展二首

◆魏鹏展(香港)

我在感受记忆的成长

戴一个翡翠手镯 白色的玉质长了绿 放在手心 我在感受记忆的成长 操场的角落种了树 树干很粗 很大 枝干穿过了铁闸的刺 树荫下我听到鸟声 我听到蝉声 楼上孩童的读书声 **弯了的钥匙**

刘旭锋三首

◆刘旭锋(四川)

众生

你以钝浊的泪痕为笔 在纯净的脸庞画下河流 悲伤的人 涌进河床,赶着往前走

你是万物的标的 搁在那里 为他们参考 为一些情绪缩小距离

时间像个弓弩手 朝着一个方向使力

我们则像时间 一直在远离最初的自己

所见

你所触及的,空悲之雪 以落叶之姿遮住心扉 屏蔽了碎散之念的苦痛 和雪花同时飘洒下来 铺在地床之上,白的渗人

行走且退让的人群 踩着你我的影子 前行。指着远处的风景

那时你低下了头 看到万物可爱 也充满着邪恶……

人间成语

苦难写给人类的信 除了产房内的母亲在呐喊 还有成群的云朵 搁在空中,四散浮游

你所包容和顶住的,浓雾 在无限狭隘中穿梭 他像贴着岩壁流下的山泉 把你的悲哀罩住

那时起,忧伤的人变得少言寡语 独自歌唱 把黑暗、言辞和黎明的鸟声 统统关在梦里

子张四首

◆子张(杭州)

江南雪

所谓江南雪 就是一边下雪一边化雪的意思 就是一边下雪一边弯腰的意思 就是一边下雪一边发芽的意思 就是一边下雪一边含苞的意思 就是一边下雪一边开花的意思

所谓江南雪 就是在冬天 用诗唤醒春天的意思……

雾中莲花

根在重金属残留的 土里 身在富营养化的 水中 绿的叶与紫的花 呼吸着二十一世纪 有毒的气体 表情也还是 自在 如斯

这就是一朵 雾中莲花的 古典主义呀

植物或人

把植物想象为一个人 他或她 就会是早晨四条腿 中午两条腿 傍晚三条腿的 一份存在 就也有美学、道德、思想的爱恋 和在最大满足的瞬间 觉得快乐太短的 轻轻喟叹

把人生想象为一棵草 它以及它 就也是有时绿满天涯 有时零落成泥的 某种贱物 活着还是死去 轮回接着轮回 在诗歌、宗教、哲学之外 它当然也有思维 以及思维着 却又毫无结果的茫然

庚子中秋夜话

所谓西湖风情 不是说说的

譬如昨夜的月亮 月亮下的钱塘湖 湖畔雷峰上的塔 塔是仿佛一枚夜明珠 不,夜光杯—— 立在山顶的只一点 铺在湖面的却长长 风也来了 情也动了 花港的鱼却看不见

马一浮的胡子 林徽因的影子 看不见倒也想得见 此所谓风 情 万

走累了

去知味观里坐坐吧 风呀 情呀 便从夜光杯 倾到一碗清润润的 火腿莼菜汤里了

佩莲三首

◆佩莲(马来西亚)

诗

无法忘怀的一天 云和雨相遇 没有改变方向的船 被引向葡萄园岛 蝴蝶撒 喜爱的人足迹上 我在我灵魂里 开始了诗歌通灵旅程 抵达到有你名字的地方 建造夏天家园 诗会亮着自己的光芒 这是你说的李福都存在着 诗里行间

没有遗憾

生活中 你的诗自由的翱翔 像一只鸟 热情的泪滴 让冬天看见向日葵的光芒 神态不再茫然 对一颗赤诚之心 至关重要 我们都在文字中 寻找爱 一个简单的词 在每一个早晨 看到了 自己最纯净的灵魂

坐在这里

七月的水

◆兰叶子(甘肃)

此时的水,被冠以洪姓 以涝字为名,并被激发出 潜藏的暴戾、狂野和凶悍——

雨水喧嚣,河水恣肆 湖水助纣为虐,吞噬鱼群,淹没水草 江水咆哮着,横冲直撞广,疥 如愤怒的野兽,倾巢而出 浓重的云层之下 每一滴水都心怀叵测 身藏箭矢,并深埋着 与天地同归于尽的执念

涌水成灾,聚水为患 那些葬身其中的生灵 加重着,每一层波浪的罪孽 人间的哀鸣与号啕 被浩浩汤汤的水打落 沉没于混浊的泥沙之下

一场滂沱之后,谁来测量 载与覆之间的落差 谁来完成,对每一滴水的救赎 灾难深重的庚子年,如何才能 从汹涌的悲怆中,突围而出

水

◆赵雨希(南京)

周而复始地做着同一个梦 摇晃着波光粼粼的,平行时空 同色系的杯子里

人海浪涌,天河流动 水象和火象的星座本就是一场 水火不容

七彩祥云藏满七彩的雨 水滴石穿,干涸一万年的沙漠

你用一滴水造就了 海市蜃楼的汪洋,而我 总妄图捞取水中的月光

<u>水</u>

◆丁喃(南京)

亲爱,我见过大海 它咆哮的样子复刻了一切 在孤独与寂静的背后 我们把所有白昼变成夜晚 躺在彼此的血管里,用长舌头相爱

我的血原本无用 因为爱,才诞生了明亮。

我们在对方的热血里航行 摆脱寒凉和睡意 找到通向无尽岁月的水路

亲爱,陆地的绝望和希望一样多 背叛和倾轧互为倒影,那荒凉的火焰 收藏了无数头颅。

跟我去水里,跟我谈论水的永恒 正如你梦里所见,两条鱼站上了浪头 身上的水滴缓和了万物的颤栗

雨中的约定

◆ Maggie 湄伊 (加拿大)

你可曾记得我们的曾经? 一把伞下,温柔的雨帘 隔绝世界和我们 霎那即成永恒

怎样的目光如月光 每夜随行 怎样的承诺如宿命 困守愁城 怎样的分离没有分离 只是,再无人回应 我试图前行,却抵挡不住 Someone Like You 的旋律 它固执地把雨变成我和它的约定 在雨幕包围住我的时候 逼迫我,一遍又一遍地听

在露水中

◆沙克(安徽)

那儿的扁圆走廊里 漫行着蝌蚪、鳝鱼、水蛭的淡影 我去了一侧的购物大厅

买一宿快乐 理疗看不着症状的心痛

在露水中,用鱼眼笑看人世 像看不着的微生物吃吃喝喝玩玩

打一趟拳,翻几个跟头 做一个没老没少的裸身水族哪还有 忧伤

我晚来早走

太阳一出来就散发到尘埃中来不及 忧伤

水一样的蓝

◆紫若蓝(美国)

我的窗外是 一片水一样的海 潮水在水一样的窗上 跳着水一样的舞

我的床是

一片水下的森林

水一样的梦在水草间 水一样的缠绵

我的心是 一条水一样的船 水一样的流淌 水一样的蓝

你是跳到船上的 水一样的精灵 是我要逃离和抵达的 水一样的岸

东方浩二首

◆东方浩(绍兴)

立春过后

"虽已是春天 但仍然无法出门" 这个春天 还有寒冷和阴霾笼罩心头 就算阳光烂漫也不出去踏春 不去郊外不去水边 甚至不去小区 的林间小道

只是守在家里 关注那些数据的变化 关注变化后面的那根弦 那根无形 却如此冰冷的弦 死死勒住春天的河流 勒住生命的 呼吸

无法出门的时刻 我的手机是我的 嘴巴和眼睛 是我的手脚和道路 立春已经过去 草木们就要苏醒过来 还有花朵也 在准备上路 更多的小动物 即使冬眠着也加快 了心率 春天一定会来的 那些口罩下的面孔 无疑将充满喜悦的表情 那些防护 服里的身体 注定要在春天的大地上奔跑 就算 今天仍然无法出门 2020.02.05

2020 年的情人节

生活多么残酷 2020 年的情人节 所有的有情人 继续戴着口罩 在口罩后面传达内心的情意 甚至 隔着玻璃隔着防护服

这个情人节 多少人终于明白 在生命的长途跋涉中 最重要的情人不是美貌高雅 不是玫瑰月下 而是平安健康 2020.02.14

庄晓明二首

◆庄晓明(扬州)

写作

就这样,在写作中 我忘却着时间的流逝 像那个误入深山的樵夫 沉迷于一盘无解的棋局 不觉腰间斧柄已烂 但我已不想再下山 那儿的时间已与我错开 我只存在于幻觉 在幻觉中愉悦自己 星月,松风,石头,溪水…… 以及我的影子 都已在一张棋盘上就位 等待另一位樵夫的来临

阅读

时间多么快 猛一抬头,已是中年 所有的器官,都在背弃 我不再不停地阅读 以抵御虚无的侵蚀 我的眼睛, 愈来愈干燥 像沙漠干涸的泉眼 昔日绿洲的丰盛 已成为奢侈的回忆—— 每一次阅读都像新婚 颤栗—段新的时间 我开始更多地静默 闭着眼, 想象另一边的世界 偶尔, 听到那个神的步音 他曾徘徊在博尔赫斯的诗行 如今,他固执地凝视我 要求一个秘密的对语

雷默二首

◆雷默(南京)

二月

-/1

二月, 所有的雨水都不抵人世泪水 二月, 喜鹊的叫声也仿佛乌鸦唳啸

二月, 山坡上的花朵围成巨大圆圈

二月, 只愿愤怒和悲哀是一种病毒

二月,黑夜是一块加长的压缩饼干

二月, 双肺变成雪地上冻坏的白菜

二月, 斑鸠在窗外唱着苦恶鸟之歌

二月, 只愿曙光如大河冲洗这一切

二月, 谎言在空空大地上僵尸而行

二月, 真理像陈年的土豆开始发芽

二月, 所有的故乡都渐成遥远他乡

二月, 只愿我们心中还有木瓜芬芳

在地球上

我没有遭遇过战争 也未经历过地震、飓风

只记得童年,忍受过饥饿 年青时,或许有过自杀的念头

一晃几十年,春花秋月 日行夜卧,食与色

我已越来越恋这尘世了 越来越被山川感动

什么是生死如一 什么是人生如寄

那就让我多寄一会儿吧 今夜,让我醒在这美丽的地球上

林静二首

◆林静(美国)

紀念目的燈光

唯有恆愛 方能驅趕心魔

如果仇恨世代傳襲 總在互殺中輪迴 不正面回顧歷史 任憑欲念塗炭無辜 最終只能自我毀滅

願雙塔遺址的燈光 不僅在此夜 在紐約 也能在世界各地 透亮永恆之愛 2017年9月12日凌晨, 紐約

秋夜觀時務

剥去外皮的建築 核心都是鋼筋水泥混凝土 洛陽花兒再美艷 後世帝王也鮮少踏足

牡丹家國天下 兇徒論道義 貪官談廉潔 識時務者穿街走巷

理想主義孤掌難鳴 青春火焰一頭熱 弓滿弦易斷 烈士隕滅英雄遲暮 2017年9月30日深夜,紐約

孔兴民二首 ◆孔兴民(成都)

皮影戏

一个舞台,被立起来 花前月下,刀光剑影 爱得死去活来,杀得昏天黑地

来的来,去的去 一出戏,从头至尾,都是影子 看不到的,在幕后 一个人表演,就靠一双手,一张口

看罢戏,再看人生大舞台

芸芸众生,是善是恶,是美是丑 谁都得扮演一个角色 只是影子,在地上

富贵也罢,贫贱也罢 活到头,谁都免不了一死 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

这辈子,受人操控摆布 你活得再精彩,也不过是 一个傀儡,一个玩偶

变脸

看川戏变脸,变得如此之快 一转身,一扭头 白脸变黑脸,红脸变花脸 一扬手,一眨眼 笑脸变怒脸, 热脸变冷脸 看得你眼花缭乱,不由连连叫好 看罢想, 变来变去, 都是假脸 不变的, 是自己的一张脸 树活皮,人活脸 人活着,看重的就是自己的一张脸 一张脸,堂堂正正 岂能说变就变 把一张真脸,变成一张假脸 把一张人脸,变成一张鬼脸 倘若没了自己的脸 好多人都要骂你:不要脸

舒夏二首

◆舒夏(西安)

谢谢你

突然发现 这么多人中 只有你 能看得见 我难过的样子 也能听得见 我心里的呐喊

虽然 你离我很远 虽然 你一直被我忽略 但我知道 你一直惦念着我 关注着我

轻轻说一声 谢谢你 远方很远 但你的守护 很近 2020.1.17

节日快乐

过节 只要在乎的人在身边 简单也幸福

随意 一直像个孩子 期待着所有美好的节日 2020.12.25

吴垠二首

◆吴垠(德国)

无雪的远方

将雪撒往无雪的远方

最远的风烟之外 漫天无瑕与飘逸 捧给心上的故乡

此后的月夜 风中不再只坠落大雨 滴滴答答 刺成泥土的泪迹

雪可以飘飘然,可以轻盈盈 全世界的时光 可以等待一个衰老的少年, 他阳光下青春的斜影 舞动起雪一般晶莹的笑

风吹醒了一场雪的梦境 芳华遗落在 无雪的远方 长江之畔 下了一夜的雨

白雪吟

雪,透着极繁复的色调 但少有人彩绘,便留白了姿容 雪花跌落之音 出奇的押韵 倘若恰好邂逅了唐宋

无数空空荡荡的岁月里 雪只是随风闲游,无所事从 它步韵着我们在世上的奔走 潇洒又虚无,难离也难留

把过去甩在身后 可算是一种前行? 抑或只是撑开了 如同未来般 追不上的遥远和悠久

也许在某个明月映雪之夜 我们忽而醒在了陌生的旧城池 或是终于无所凭借 除了灰尘里的毛笔和宣纸 若如此,不妨蘸些深浅不一的雪孤 笔钓一夜寒江 钩回山水间 被千年守望过的 那一世清绝

鹤轩二首

◆鹤轩(河南)

上面的大领导,要来了

上午镇上买菜 看到许多店铺都关了门 路边的地摊也不见了 洒水车认认真真在洒水 整个街道宽阔,整洁 只是平常冷清的镇政府门口 有几辆车 和几个神情严肃的干部模样的人

凭经验知道 上面的大领导,要来了 2020.8.22

林

——记地摊经济

笑醒了 梦见河南农户 把小麦 一 粒 一 粒 摆着卖 2020.6.6

刚才做梦

甘草三首

◆甘草 (美国)

空灵飘飘

以为绘制一张地图 填上笔直的道路 便可毫不费劲地从起点走到终点

可你忘了确认风雪来袭的时辰 洪水的地段,猛兽的巢穴 倾盆大雨总在记忆不好的时候 洋洋洒洒地洗刷 满脑的忐忑和猶疑 总在翅膀柔弱的时候生根发芽 长成大大小小的石块 泪滴的形状

交换心灵自由,说 飞吧 尽管有些将折返,有些将留守 有些在死去和重生之间 只欠一水相隔的拥抱 和放眼地极的飘扬

你以每颗眼泪的重量

"尽管飞吧" 你总是这样

惊惶

天渐渐变了颜色 从蔚蓝到灰白 今天,该傲翔天际的是否依然

看远方的一群 正好飞过失色惊惶的城 俯瞰,翅膀竟也满载荒凉

请别下雨也别打湿忧伤

人们努力用白茫茫来掩蓋 呐喊和祈祷正並存交响 听见了吧。你 扑扑双翅躲进洞穴

倒挂的月下沉 恰巧目睹梦里的旭日 徐徐升起

苦衷

不用说,什么都不用说 正如倾听深夜之静寂 正如让晚风无声拂过缄默 你的唇

只需背诵, 那首三月同题的初稿

删去一些沉重的字句 让它,轻盈如海鸥滑翔 让它,花开春阳里 然后定稿于破晓

在蓓蕾绽放之前 写下最后一句诗行: "爱上采菊东篱,归隐山林"

四月

◆罗马兰(美国)

四月

我想找一位有同樣銀行密碼的人

因為桃花 宛如櫻花 一夜燦爛

透過空氣 区分牡丹与芍药

认清草本和木本 以及紫荆、紫薇 的細节 不要激动,紫藤 的左旋、右旋 并列两个极端 被我們忽视

又梦见了他容颜未改 是否在听 老屋的挂钟 快了一秒

天色渐深 覆蓋了 极左的四月 2019.4.26

淑文一首

◆淑文(新西兰)

致女儿

午后,写封长长的信,寄份礼物 给远在他乡,16岁的你

光阴里精挑细选的苹果 原产地,逐一做出标记

力跳起来摘取的

- 一枚来源于遥远的东方伊甸 一枚婚宴里燃起硝烟的金苹果 一枚被老妇人递进了小矮人的窗口 一枚曾以假乱真出现在苏格拉底的
- 学堂 一枚弗鲁姆目标设定的假想里要努
- 一枚是粗心的查理扔掉的, 刚好砸

醒冥想中的牛顿

一枚曾经穿越过撒哈拉的大沙漠 一枚 1942 年栅栏外的苹果树结下 的爱的信物 还有一枚,产自我们共同培育的园子

这些苹果,自带香气 可以调配出唯一无二的果酱 陪伴独立的你,一生 旅途愉快

陈长江一首

◆陈长江(湖北)

断章

残冬,几粒绿色的诗句 把一线土地衬托成璀璨的银河系

我的瞳孔离它多远 多远以远,就是整个宇宙的边际

活下去

◆雨桐(美国)

呐喊的罂粟花 点燃了沉闷的午后 暮春的黄昏 又替我放了一把火 烧红了延绵的群了 在黎明与薄夜之间 阳光与乌发之间 意念与肌肤之间 呼吸与空白之间 海,依旧无边

当失血的斜阳倒下

怎样的脱胎换骨 才能令我从右手指尖 一直辽阔到地平线

当脚步下一刻失重 怎样的火浴重生 才能让我们走在大街上 一半陪灰烬一半陪星辰……

紫紫一首

◆紫紫(广州)

情人

在一间咖啡馆,坐着我的情人 而我,依着三月的黄昏 弹一曲《水边的阿迪丽娜》

桌子,被一杯咖啡和一只烟灰缸占据 只有咖啡是幸福的 他以苦涩兑换 我的幸福与甜蜜 那个远近都蜗居于我心的男人 是不是那只精致的烟灰缸中 一缕缓缓上升的烟火 在以燃烧的方式温暖着咖啡的下半生

从上帝的手中,小鸟般的我 裁剪一袭纱裙,依着天籁之音下沉 于这金子般的黄昏 我要他托着,从我的琴声飞出的蝴蝶花

抵达这平静的尘世 用一根尖尖的骨刺 插穿我的前世与今生

刘合军一首

◆刘合军(珠海)

古炮台

一片红树林 藏起白石街牌坊和 古炮的锈 这些匍匐了百年的铁 仍在接受残阳照耀 残存的矮土墙 仍像当年视死如归的勇土 对抗着挖掘机的步伐 一条又细发毛短 被游人燃起星火 无鱼小酒馆 正摆上三枪鱼的夜宴 爆炒的咸 张开怨恨 吞噬在另一个夜色里

周永文二首

◆周永文(宿迁)

背影

二次去西湖

二次见到林徽因

这个见过泰戈尔的女人 一生惜字如金 无论怎样去热爱故乡 最终只以长裙的姿势 给西湖留下一个干净的 背影……

大雁

除了大雁

没有什么良药可以医治 天空的失眠症

除了大雁 没有谁能在乌云深处 暗藏泣血的笔锋

每一笔都是苍茫的人字每一划都是昂首的人生……

季风一首

◆季风(日本)

祭灶神

拜祭贡养生命的火焰 将附体的魔影全部烧毁

敞开炉膛 如蔚蓝的天

清除那些油垢 那些惊艳的诗句 那些曾赞美过的言辞

擦去经年镀金的尘灰 擦出生来原本的底色

就像收割后的田野 被大雪掩埋 所有腐烂的硕果

似若冲出黎明的黑暗 以升起的旭日 露出婴儿的笑脸

你这根油锅里的老油条能否净身出户推陈出新

潇潇四首

◆潇潇(成都)

镀金的诗

太阳 从地平线上升起 看啊,那是镀金的诗

极限

毛毛草依旧弯曲下身体 那些滴落的痛楚、愤怒、反抗 在每一粒颤抖的露珠中 等候沉默的爆炸

棕灶鸟

在阿根廷,它是国鸟以蜗牛、蜘蛛、昆虫和其它节肢动物为食物偶尔也吃植物的种子和果实

人们也叫它面包师 它在树杈、电线杆上 烘烤的面包窝 是用粘土、草木、粪便 做的原材料

它会唱歌,是落日下 生命快速的颤音 雌雄煽动翅膀对唱 它从不屑于像人类那样 一起在聚光灯下 统一张开嘴巴歌唱

我的子宫被悲伤充满

12月的深夜,三点五十八分 我在一首忧伤的大提琴中 替阿根廷那些绝望的胎儿 祈祷一首拒绝出生的诗

像雪花飞舞的冬天 我冻结的身体开始漂移 我的子宫被悲伤的泪水充满

我一生,只养育了 孤独这一个固执的孩子 曾经也有哀伤的胎儿 不经意间来到我的子宫倾述

如此美好的瞬间 我只能刻上密码,铭记 珍藏于四月午夜的 某一颗星星

我们彼此拒绝,彼此痛失 ——与世界挥别 最终都不能一起抵达终点

此刻, 凄美的琴弦 唤醒了满天繁星的见证

那些即将堕入天空的胎儿 多么宁静,像我新破译的 西班牙语密码——我遥远的 生命像烟花散尽的孩子

像我来自银河的旋律 静静地流淌 静静地释放 生命的奥义

来与去 都值得刻骨珍惜

雅捷三首

◆雅捷(湖南)

出生证

莲与鹭合谋 在淤泥阴霾中写诗 企图给灵在诗国谋一张 出生证

异域

被你的芳香诱惑多年了 忧郁,已深入骨髓 当我的巴黎建成的时候 是否已成为你的异域?

武陵人的桃花

秦人没了,洞还在溪水没了,源还在

藏在灯火阑珊处 春风一来,便蓦然回首……

白玛曲真二首

◆白玛曲真(四川)

草尖上的声音

已经四千多米了,海拔延伸 终于在格聂神山下,停止了脚步 藏羚羊,黑色的骏马 雪鹰,洁白的仙鹤 顺着理塘草地,穿越生命时光

美丽的琼洁卓玛,将一面铜镜 遗落理塘,天地透明而辽阔

风掠过,雨纷纷 那些蜷缩半生的草,与格桑花一起 沉寂 当牧人,赶着晨曦而来 草尖上的露珠,唱出古老的花儿调

青稞麦芒,八瓣菊 母亲的酸羊奶,炊烟中的日子 在毛娅大草原,继续轮回 黑帐篷上,闲置三百年的二弦琴 沉睡在老父亲的梦里,不愿醒来 坚硬的指尖,已拨不动情弦

冷谷寺后院的菩提也老,就连月亮 无法靠近他的臂弯,多情的人 攀上天梯,游走来世 爱他的女孩,长眠在草地下 思念从草尖长出翅膀,那翅膀是仙 鹤的 风知道,云知道

怀旧的人

一个人,如果开始追忆往事 寻找丢失很久的记忆,那我一定相信 他已经,进入了暮年

涉过江河湖海,越过万水千山 终有停息的时候,即使 有一双坚硬的翅膀,也需要栖息的 枝头

一个人,赞美自己 把苦涩的灵魂,比作春风 他梦里,一定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怀旧的人,一层层剥开丢失的日子 露出锋利肋骨,会不会 在夜深人静时,刺痛失色的眼眸 路,走到尽头 退后一步,给自己一个转身的理由 另一头,有人在等你

萨仁图娅一首

◆萨仁图娅(沈阳)

蒙古女人

浸染乳香的清芬 为长调牧歌添加音韵 大草原上的蒙古女人 花朵般美丽 一千倍美丽 泉水般纯净 一万倍清纯

我的耳轮在额尔古纳河畔倾听 我的目光在伊金霍洛搜寻 从远古三娘子的军帐中走出 从当今敖包相会的月光中走来 逐水草而生而居的蒙古女人

蒙古帝国后宫无硝烟蒙古女人以自己的清纯血乳造就男人无畏的气概与精神蒙古女人舍出自己的一切成就男人豪迈的灵魂

蒙古男人朴实刚健 勇猛凌厉可打败任何敌人 蒙古女人则宽厚坚韧 包容一切繁衍民族化育灵魂 托依克与奥布奥布劝奶歌甜润

蒙古男人拥有过去 蒙古女人把现实搁置于心 草原的味道奶牛的气息 在孩子的成长中完成自己 大草原是乳汁和汗水浸泡的根 天上飘着洁净的白云 草地上跑着白银般的羊群 善良坚韧的是蒙古女人 蒙古女人手中的鞭子 舍不得抽打羊的身

鲜洁的血与鲜洁的乳交融 大草原上的蒙古女人 眼睛是清澈的泉水 草原上的蒙古女人 心灵就是牧场绿茵茵

蒙古包的袅袅炊烟 马头琴的悠悠歌吟 蒙古女人总是站在男人身后 蒙古女人聚一起没有争斗 蒙古女人只会爱不会恨

瑞箫一首

◆瑞箫(上海)

闻香

长期缺乏训练 又患鼻炎 我实在嗅不出 来自普罗旺斯的薰衣草 和崇明岛种植的任何一种野花 的区别

只好一左一右 将它们放在枕边 然后 像一条平静的河流 躺下去 把普罗旺斯和崇明岛分开



赵小琪一首

◆赵小琪(武汉)

你是孤独的英雄

——悼李文亮医生

你是我妻子的同事, 与我一样孤独。 在死神与盲从媾合的暗夜, 你举起鲜红的心, 成为庸官与看客眼中的刺。

当无数人文精英将道义兑换金钱, 你以医者的仁心撑起失落的精神。 倒在黑白交界线的身体, 矗立成民族永恒的丰碑。

林康一首

◆林康(南京)

哨声

文亮走了,在天亮之前 怀揣着一张训诫书 如同护身符 多么安静的夜啊,他只留下 一串串警世的哨声 余音,也永不消逝 2020.2.6 夜

高柳一首

◆高柳(湖北)

记住灾难

1998, 荆州记住灾难 2003, 广州记住灾难 2008, 汶川记住灾难 2020, 武汉记住灾难

记住灾难,是灾难 不记住灾难,是更大的灾难

程世农一首

◆程世农(宜昌)

疫情和街道

街道上失去汽车, 空着的街面也就 没有了人影 生活场面被疫情管控 喧闹的生活失去节奏,一家人宅在 家里望着窗外 院子里已被套空,街道伸进院子的 大门 生活必须品的进口处 出大门你像是出国,微信扫码,量 体温 出门最远只能到超市。离家出门仿 佛是牛死界线 每一次走上无人的街 宽空的街边的超市大门口 排队入超市的人像一条长蛇 街道看着这样的排队 插队者就是第三者插足 街道看得见,街道在疫情防控期间 街道想我不说,有人看见 2020.9.16. 向晚

陈华美一首

◆陈华美(新加坡)

口罩

白,比以往还白 忍住一场煎熬 每个人都是在为坚持 在为顿悟的健康与自由付出

太阳,月亮都成了窗外的事 与我们息息相关的 是真实的梦

即便偶尔亮相 唇齿间的呼之欲出 也被下一秒死死摁住

这个春天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祈祷 2020年2月7日凌晨

<u>王珂一首</u>

◆王珂(南京)

悲

--致敬第一谣言者第一国士李文亮

悲伤 伤得起吗

悲痛王珂 痛在何处

悲哀 哀在哪里

悲愤

愤在何方

悲情

情何以堪

悲悯

该悯何人

悲剧

剧演何事

悲恨

恨有何用

2020.2.6 夜, 惊闻国士李文亮为民 而死、泪奔、一气呵成!

冰花二首

◆冰花(美国)

二月的悲伤

二月的雨 太阴冷

让全身收缩成两片肺叶

雨滴如铁链 把无辜的市民 拖向地狱

疫情下

人间与地狱

一口气的距离

留着一口气

等待他的"太阳"升起

可是

虚弱的身体里

两片白色的肺叶

再也吹不响哨音

"太阳照样升起"

他却永远没有醒来

哀伤的泪水

让二月

更加悲伤

清醒的悲伤

就是力量

他用 34 岁的生命

留下的哨音

如钟声

唤醒着麻木的心

2020年2月7日

李文亮

中国最优秀的

眼科医生

用34岁的一生

治亮了

国人的眼睛

2020年2月7日

张树方一首

◆张树方(黑龙江)

新冠之毒

只有显微镜下

才能清楚地看见

微小的细菌

竟然头戴

耀眼的王冠

王冠之下

是一张臃肿的脸

那脸上的汗毛

触须般温柔

向外伸展

咋看新生儿似的

给世界温暖

这可爱的外表

居然是险恶的遮掩

病菌之毒

会不断复制

原子核般裂变

对人类

讲行逐群感染

若小瞧了它

世界将面临一场

前所未有的灾难

2020年2月4日

饶蕾一首

◆饶蕾(美国)

白月光

白月光, 丝丝缕缕的白月光

走遍万水千山,洒向天地四方

请把最温暖的一缕送到牛死线的边界

给人们神奇的勇气和摩天的力量

让病毒远离无辜的兄弟姐妹

远离淳朴、真诚和善良

身着白衣,像天使一样

拯救四处坍塌的梦

拯救淹没在黑暗中的现实

拯救舒畅的呼吸和自由的脚步

拯救含泪夭折的花朵

也拯救我们碎遍全球的心

伸出你圣洁的手吧, 白月光——

拯救一个春天,一个春天的希望

黄斌一首

◆黄斌(湖北)

一棵大白菜的恩情

困难时期的一棵大白菜 显露出内敛的温情 并对我们困难时期的生活 保持一种兜底的呵护 它还那么多汁 清甜 越吃越嫩 茎如白玉 叶如碧玉 它的形体构成 是那么合理 经济 高效 它的外观 完全契合美的原理 一棵大白菜 虽说最终也会吃完 但它坚持到了最后 是走失的亲人中最后告别的那一个 是走散的友人中最后告别的那一个

吴昕孺一首

◆吴昕孺(湖南)

谢谢你赐予我希望

——致李文亮医生

谢谢你赐予我喉管和声带 就像一树繁花 不管它,结出怎样的果实

谢谢你赐予我生身父母 赐予我爱妻,才五岁的儿子 还有一个尚未出生。请保佑他

谢谢你赐予我一身白大褂 这是我的信仰,和墓地 通身皆白。请把呼吸器拿开

谢谢你赐予我帅气,但不要表演 谁说生死不重要,与其称我英雄

不如传递我那脆薄的良善

谢谢你赐予我疼痛,让我 先知先觉。可惜我得先走了 当然满怀眷恋,也的确有些疲倦

谢谢你赐予我一整部挽联的词典 那些闪光的词,仿佛听筒、镍子、 手术刀 在无力地诊治着这个世界

谢谢你赐予我一段不长不短的人生 赐予我希望,是的, 只要我们还能流淌出泪水

樱海星梦一首

◆樱海星梦(天津)

祈祷平安

风雪假装故人 而困住的肉身 放出自己的灵魂 为日夜不分,为一声令下 逆行的人们 生命微不足道吗?樱花 那么美

泪水太多,不忍的事太多来,我们祈祷平安隔空说说话说亲吻、说拥抱、说做爱说《卡桑德拉大桥》电影里的索菲亚罗兰说加缪的《鼠疫》说佩索阿、说那个惦记着你喊着你名字的人说水遇到水、说此生或来生

纽约抗疫诗抄(三首)

◆陈金茂(纽约)

空城记

纽约空了,跟天空毗连一片成了一座真正的天空之城 白云、清风与海鸥 是这个城市最自由的居民

我只能站在窗后 透过玻璃仰望蔚蓝的天空 只有在这时候 似乎才忘却 新冠带来的恐慌

沿着帝国大厦尖顶攀援 是不是就可以 登上一朵愜意逶迤的白云 ——去喊出一嗓子 淤积很厚的郁闷

然后,我尾随着一缕轻盈的风,在高楼的峡谷间穿梭在州长 抗疫演讲的街头大屏下 有一些人

正被打包寄往 天堂 几声哭泣的玫瑰 在飘着雨的风中 摇曳

而那些歇在灯柱上的海鸥 永远都是这个城市的逗点 只有展开悠长翅膀的 这一刻,才不断 软化模糊 摩天大楼 切割天空的尖锐界限

哈特岛

报载:纽约州新冠肺炎单日死亡人数居高不下,当局在紐約市哈特岛(Har1 Islarnd)公墓安排的下葬数量也骤增,如今一天下葬数等于之前的一周总数……

夜在海峡的波浪中喘息 这荒漠的小岛 突然被许多人所记住 自今夜起 不再神秘

找不到父亲的,可以 叩问这里什么都知道的礁石 ——每一道的裂痕 都是剥蚀不去的残忍记忆

找不到母亲的,可以 探访这里的槭树 ——它将春天所见到的 都藏在鲜血般的秋叶里

找不到兄弟姐妹的,可以 寻觅这里的四叶草 ——它们沿着地皮游走 听得见地底下粗重的气息

他们都是被新冠击倒的 来自纽约某个社区 遗体装在简易的棺木内 一摞摞,摆放得整整齐齐

据悉,这小小的荒岛已收容了 一百多万的 孤寂幽魂 当然,也埋葬着 帝国人性不光彩的 历史

但愿岛上能竖起一面巨碑 上面刻着抗疫"阵亡者"的名字 当雪粒变成丝缕,灯亮起来 我们躲在潮湿的阴影里回想往事

纽约双虹

题记:日前傍晚,雨后的两道彩虹,横跨整个河岸,连接起纽约的两大地标: One World Center 和帝国大厦,给在疫情阴霾中的纽约,带来了些精神慰藉

无边的时光开始收拢 然后塌陷在疫情的肆虐中

被澄清的天空 一切属于神的宫祇 远远地立在太阳的边缘

所有的水晶体,都释放出 色彩,汇聚成这煌煌巨作 将纽约的雨后黄昏 渲染得如此美丽

金色的风在吹动 哪又是谁的彩色裙裾 或丝带,在风中香气不断

孩子们站在阳台、或窗口 雀跃欢呼,他们真想 从那上面走过去,去看看 天上的宫阙是什么样子

我望向西方,宁静而安详 那里有与光明一样 意义的河,在静静地流淌

哦,你走上面那道虹 我从下面的走过去 ——那尽头 就是你我没有阴影的家园?

何房子一首

◆何房子(重庆)

武汉,武汉

两个武汉,一个是挤的,一个是空的 两个武汉,一个在地图上,一个在 病毒里

- 一个跟着救护车哭喊的武汉姑娘 是两个武汉姑娘
- 一个在和妈妈数着汤园
- 一个在泪光中看不见妈妈已走远

一整天都是夜晚,很多天都是这一天 武汉的街道在消化目的地、病毒和安静 如一张巨大的宣纸消化墨水,起皱 的风刮过

一片漆黑变成两片 一片在武汉,一片在心中 提灯的人在风雪中赶路,极目楚天近视 风雪假装故人 从很远的地方围拢过来,疲惫的灵 魂抽泣

这是怎样的冬天?一座城市孤悬在时间之外 高处或低洼,冰凉的尸体倒向一侧 这人类还不明白的一侧 继承了遗忘的天性,而渺小 如看不见的冠状的刺,一再刺痛 更加渺小的人。而骄傲还会如传染 病发作

黄鹤楼里安电梯,海鲜市场卖野兽 搞定一切可搞定的,却搞不定空中 的气溶胶 这甚至没有轮廓的细微之物 和庞大的武汉对比,也正好说明了 空城的意义在于世界从未停止重新 排序

汉阳子三首

◆汉阳子(湖北)

高音喇叭

村头老树上 挂着一只喇叭 从封城的那天开始 除了睡觉,它就没有停歇 这老东西 沉默有些年头了 为了抗疫 本已苍老的声音 意变得如此亲切

禁止魔鬼通行

城门封了 道路封了 村子封了 小区封了 家外就是禁区 疫情是魔鬼 禁止魔鬼通行

过关

这是最难过的春节 时间是那样漫长 宅在家里心系疫情 城内的月光一片安详 老祖宗造词何等英明 年关,年关 过年就是过关 一城沉寂换来万里灯火 闯过险关迎来举国长安

浮石二首

◆浮石(湖北)

风, 吹过

苦楝树上的叶子 高于屋顶上的茅草 而更高的天空 透着灰蒙蒙的蓝

一阵风 吹走白云又刮起地上的尘埃 而落掉的叶子 在偃息呜咽

这风 吹不干口罩上的眼泪 在它喘息的瞬间 我按下快门

蒲公英

说好将行囊和道路 安置在一只鞋上 随我浪迹天涯的呢?

春天的栅栏外 蛰伏着冬天的凛冽 冻伤的、离去的都猝不及防

"活下去"! 除此之外 一切都可无意义 你安静的孤独令我悲伤

我们等,等风 不再执迷不悟不再挫骨扬灰

心河两首

◆心河(武汉)

明天见

亲人,我的亲人 说好了相聚的日子 我们一起去看树上的 那些鸟。它叫了 太阳从树梢上探出来了

我隔着毛玻璃呼唤你 重症监护室四门紧闭,呼吸机 无法传递外面的信息 我知道你在等我 就像每个早晨 我轻轻地呼唤你

我们曾在明媚的阳光下 听风、看雨又看云 晨光和晚风多么好 亲爱的,此刻 我不要天长地久 我只想听你说 "我们好好的,明天见!"

拥抱你,只需一个梦

记不清我是在怎样的黑夜 来到这里的 赤脚踩在碎石上 星星们一次次滑落 残垣与断壁 没一条路可以走近你 那么多梦都朝着一个方向飞

失散的灰鸽子去了远方 翅膀上,你的眉宇闪动 你的体温是最温暖的夜 你爱过的夜晚,我同样爱过 偎依在你怀里 像一片卷心叶子,一层层 找回我丢失的爱人



傅天琳二首

◆傅天琳

宿松的雨

我因此记住了宿松的雨,大雨 我来三天,雨就下了三天 那是从古代松兹国一路下过来的 为诗会准备了两千年的雨 何处为吴,何处为楚,浑沌一片 看不清。我相信有一种情怀 一定和雨有关。既然宿松 既然蓊郁的谢灵运、李白、苏轼之 后

又来了一株一株收集雨水的人 那准是神谕天降 为文字洗尽尘埃 为焦燥,虚妄,自大注入清醒 我被宿松的雨拽着,走进课堂 十五岁中学生邀我从落叶返回枝头 这才明白青涩多么珍贵 所谓成熟,还是不要为好 就让它始终站在千米之外 我还得提着满满一笼烟云赶路 穿越点点滴滴。在宿松,在老年 大雨转中雨

小孤山

一脚踏进水的腹心 一手高擎穿灰袍子的云 古往今来的船只 备好猪头求它保佑 长江上的妈祖小孤山 诗书如叠,香火不断

进山石阶,奇韵一样陡峭 小心翼翼躲过最低的愿望 走了一半,还是气喘吁吁

雨使着劲儿的下 像要把岩石浸透,把时间滴穿 手指无意间碰着石壁 石壁蹦起来,吓我一跳 小孤啊小姑,我不是 利欲熏心之人,请看眼晴

住持行义请我进屋喝茶 茶说谁能化浓为淡,谁就能 化险为夷,活在自己的静里 面对雅士一样的行义 我用聆听表达尊敬

浪涛打着低音节拍从脚下滚过 低调,请再低一个调 雷声,雨声,水声的和弦 我听见了。心中大气盘旋 我要把旅途中一个驿站 嵌进绝壁 站在小孤山谁都不会 觉得小觉得孤 觉得不安全

嘉陵江之夜

少雪飞.

那夜 在敖教授陪同下 乡音挽着乡音的手 我们并肩 慢步在重大校园

当我们走进一条小路 名为鸳鸯道 鸳鸯道的芳名 来自许多青年男女同学 常在这条荫凉的路上 编织他们爱情的梦

末了 我们走到校园后门 悬崖下就是白浪滔滔的嘉陵江 在夜里,两岸灯光 不停闪动如满天繁星 嘉陵江之夜,真美

面对这可爱的美景 妳说妳的家就在那美景中 想必是背山面水 像小鸟在一幅山水画中 用爱築成的窝 用美精心地设计 2007年三月三十一日晨

附记:三月十三日晚,应重庆 大学文学院之邀参加晚宴、演讲及 座谈后,在敖依昌教授陪同下,与 散文诗名家萧敏小姐三人,一同参 观校园及夜景有感。

注:雪飞,本名孙健吾。生於 重庆市丰都县,久居台湾。任秋水 诗刊副社長,存有诗集多部。

唐力二首

◆唐力

夜 航

我们的船在夜色中航行 左岸迷离的灯火,装饰了谁的睡眠 一幢又一幢的高楼,一格一格的灯 火—— 那些闪亮的抽屉 贮存着谁发光的灵魂?

啊,这暗夜的宝石 需要小心看护,它将照亮 群星的沉默和 我们的命运

灯火的交谈

岸上的灯火,它们在交谈 它们在讨论什么?

我们的船,撕开河流的沉默 波浪翻滚如话语 露出时间小小的间隙

灯火插话进来——光线中掺进了斑 斓的梦想

金铃子二首

◆金铃子

多依河

你好吗?多依河 你的水车,你的鱼群,你的野兽, 你的草木 好吗? 你用牛的呼唤,小犊的喊声,麻雀 的应和 母鸡的小喉咙回答我 "好啊,好啊……"

真的,我这个来自城南村的农民 凡是有鸡声的地方,就让我感动 让我的诗歌谈笑自若 我推动石磨 这里碾压过大米、小麦、小米、大豆 今天,来碾压 诗歌的肉与骨 唉,那些桃花的诗句,浮世的鲜亮 都该送走

我跳进多依河,把自己重新洗一遍 把满身的风尘,经年的淤血 那些愤世嫉俗,心底里的伤痕洗走 现在,有人一尘不染 我泪流满面,向它鞠躬 我要说,谢谢啦 我还要说,我是多依河清洗过的人 别惹我

站在一块古生物化石前

站在一块古生物化石前 我不敢声响 它们在石缝中翻身,在呼唤我 这呼唤来至 2.5 亿年前 含有一口清气,一丝依恋 我急急的走开 哦。美人鱼 你印证了我爱的渺小,爱的懦弱 印证了我的柳叶刀 是假的 我必定,无法把你救出来

我那些爱啊 只配落叶满街,雪深几尺 一张写累的宣纸

冉晓光二首

◆冉晓光

为石头鸣不平

大水淹来之前,有人故意 把长江里的礁石掠夺性地切割下来 禁锢在岸上,度日如年

这就由不得大多数人不把它当风景 看了 尽管石头百孔千疮已然

真担心一条鱼从石头里爬出来喊痛

刀架在脖子上

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 索性就把脖子伸长一点

这可不是什么大义凛然 这里所指的是那些行将被宰了吃肉 的生灵 最后的态度

不包括乌龟和王八

李元胜二首

◆李元胜

十年

我们有着某种速度,像火车 车头向前,车尾永远留在原地 人在远行,故乡留在原地 最爱的人留在原地 一切不过是撕裂、无限拉长的 道路,逐渐增加的空虚

命有繁花

夜读"红楼", 市声如织, 徘徊一 场旧梦

隔一条街,曹氏还在消遣心中那块 顽石

一个人从深渊回到世上 他带回的涟漪,其实仍旧是无用的

棋局中奔跑的卒,只看得见前面的 楚河

孤独终老的人,忘了自己也曾命有 繁花

新的一天,我们还得握紧绳子,缓 缓放下竹篮

时代的,小说的,曹氏的涟漪,在 空中挣扎了一下

都回到了之前的漆黑中

黄中模一首

◆黄中模

秋天的思念

忽有初秋的思念, 将慄冽化作一池春水。 融去纯静的冷漠寂寥, 分享真诚情谊的意趣!

曾有清秋的想念。 將愁肠化作一池春水, 映出歌台的飘渺雪原, 同赏红梅蕊香的佳趣!

现有金秋的眷念, 将平庸化作一池春水。 激荡着梦想出彩人生, 共品千年一遇的幽趣!

与荷对白

◆黄兴邦

绿云深处,好大一片野水 白露中,怀籽的群芳,早已 遁迹,吟秋的菊还未出世。是谁 亭亭玉立于清涟之上,独吹 那支怀人的洞箫

驿马不再匆匆,缓辔于 水陌,倦游的书生,你邂逅了什么 是红裙素手的乐府女子? 是前朝落魄的绿衣歌妓? 抑或是姜夔小令中,那位常在水驿边 浅斟低唱的红玉?

杏花雨杨柳风已经远逝 落木纷纷中,轻寒哑了蝉声 这个时节,相对红萼能诉说些什么呢 只愿回忆那水中沉沦的故事 那淤泥下洁白的细节洁白的相思

与荷对白 最是泪涌最是难言 书生恨荷不生莲子 荷怨书生天涯浪迹不归故里

范明一首

◆范明

雨夜

该来的迟早会来 这苦热久矣的雨 这忽远忽近的电闪和雷鸣

趁夜色正浓 顶风,出门

任脚步踏碎虚幻的霓虹 拿一把长柄伞 防狗,不撑

雨巷里,早没了 丁香一样的姑娘 希望逢着的 无非是 闯红灯的车 翻围栏的人

我们之间隔着一朵花

◆能魁

我身体里的房间,一辈子为你们修筑 欢迎你们随时回家,而我 一直在做人生这道减法, 直到减掉 骨头 减掉任何牵挂。你们身体上 从出生就开启的某个房间 将注定为我关闭 最多,时不时推门望风 望望远走他乡, 虚化的背影 你们是我生活的萌蘖, 两瓣胖嘟嘟的 嘴唇,磨碎春光,然后天女散花般 在我的前方种下欢歌笑语 我们之间只隔一朵花 但是无论高铁,飞机,火箭,都要 几十年 人啊, 总是一代一代赶, 却永远无 法同程到达

梅依然二首

◆梅依然

五月的田野

田野 向我敞开它的全部内容 三色堇— 一个关于梦的旅程的人口 向日葵—— 这些人世间的孩子 攫取了梵高所有的爱 挥霍着时间那金黄的颜料 董衣草—— 一个童话故事忧伤的结尾 我沉浸其间 蜜蜂和蝴蝶旋转着裙子 在花朵的房间忙碌 那不属于我的工作 湖水拒绝沉默 随风哼唱一支带波纹的歌曲 我能够拒绝什么吗 整日,我的肉体 徘徊在黑褐色的土地上 两条腿不知道怎么摆放 像一把剪刀 似乎能撕裂任何东西 ——而天空始终远得像别人的爱情 在我渴望而不可及的地方

赞美诗

花朵在阳光下燃烧 我投进这火海 我的嘴唇、头发、脸庞、手和脚 接受这烈焰的炙烤

"生命就是燃烧" 这些花朵的火焰 仿佛要将整个田野燃烧殆尽 无边无尽的火焰 灿烂如星空 光、空气、风、湖水、泥土 汶里的每一件事物 就是一座星球 各成体系又相互联系 它们真实而值得信赖 而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装扮成一个快乐的女人 静静地站在这里 什么也不用去想 谁也不用去爱 闪耀着自我的光

任这一场大火将我燃烧成灰烬——整个世界都要跟着安静下来

深秋之荷

◆大窗

在荷田边久坐,才发现 荷花有意,秋水有情。它们相互枯竭 触碰对方的灵魂,又相互鼓励 敢于面对死亡 惯看背叛者,刀锋冷峻,犀利 往往一刀切断归途;或者躲到更远的 对面,在风言风语里加冰块

之前荷花繁盛,颂词殷勤 认清世道,只需一个秋天突然的降温

子磊一首

◆子磊

之后

我们从飘零的叶子上落下 房门被推开,屋子里黝黑无光 在第二道门槛处犹豫 回头看见,嘉陵江水清澈流过 绵延的江水,从未隔断 但快下雨的天空阻止了 黎明前所有的事情 收回所有的光 暗黑的皮肤紧紧裹住爱的方式 直到腐朽的气味弥漫

张守刚二首

◆张守刚

吃南瓜

吞咽是甜的 喉结的滚动就是甜的 顺着藤蔓的攀爬 南瓜的滚圆就地打结 不会让它们滚出泥土

正午的餐桌上 刀切过后的南瓜谦逊 牙齿上的秋风跌落 吞下一截旧时光

白萝卜

曾经很多次见过泥土里 萝卜成长的样子 叶子青青 盖不住冒出来的白

咀嚼可以轻点 吞咽时别让喉结滚动 旧牙齿上渐渐少了光泽 一片一片的时光 把岁月吞下去 不轻易吐出来

谢长安一首

◆谢長安

朝天门

总是从那道能听闻仙乐鹿鸣的门里 落帆登岸而至

一个雌雄不辨的嗓音宣布生死奖惩 判定巴蜀一应军事农耕 群山拜伏 江流躬身 一羽逍遥白鹤也在云端折叠双膝 献祭飞羽之人神态肃穆 万岁 万岁 天下阴阳不调 四时不正 历史在两岸杏花影里棹舟而去

大禹宫中蜥蜴吞噬二十世纪中期的 蚊蚋

血滴之外遂旋起两轮黑暗 那夜大雨垂江 雷霆锵锵 一彪长得像巴蔓子的壮士挥斧斩落 城头

诸星淡成陨石如兖袍上消逝的黼黻 退位王室迁徙入蜂巢 蚁穴

公主般的女子告诉我们 海市蜃楼 而已

朝天门还洞开在每一魏阙山林 一座北方古城烈火焚旗 灰烬之后一路百姓梦游 我们都站在最高江堤眺望 扭曲的河道 灭绝的水族鸟兽与森木 另一道赤红圣旨从下游滚滚而来

柏铭久二首

◆柏铭久

黔江在蒲花暗河

八月有如此大的借口 将酷热喧嚣挡在外面 逆流而上 摇船的汉子像个将军

黔,有如此充足的理由 让我们来关上音乐开关所有人停止 歌唱 与山水切磋互相渗透 特自己镂空

人生如此空旷 压缩梦幻去掉虚浮只剩心跳 阳光从穹顶照射带来惊喜 马达停了,静寂 你的脸比睡莲更美 水喋喋我们互相荡漾

往命里揳入留下证据 浪花簇拥跳摆手舞而去 我拥你最后上车

揽抱枫香王

——游万州恒合乡古枫园

要经过几个来回上下才能进入秋天 天是蓝的 血是红的

不只是仰望 我探身栏外揽抱脸紧贴茁壮躯干 听歌声在胸膛如雷滚动 年轮在年轮荡里突围

何止两年是五百年 最高枝条还在推敲几片叶子 选择这里,山坡向阳 倒下就一起 成为独木桥 让松鼠,獾和锦蛇通过 梦随潺潺溪水写入大江

张远伦一首

◆张远伦

白鹤颂

北方如旧

奔袭的白色不仅是闪电 不仅是雪崩 不仅是天堂对我的鞭刑,不仅是 你对我的绝望

千里迢迢,是羽毛的绝望 查无此人地址有误 是赤道线的绝望 是极地对冰原的绝望

南方亦如旧 她对我的每次经过,都令我绝望 像白无常经过我的村庄 像我的怀旧

北境是南地的旧址 我是你的旧址

生当如候鸟,一生白鹤

冉冉一首

◆冉冉

吃饭

胖胖的萝卜

婴儿的腿

切破肚子的瓜 流血的东笕菜 大蒜鼻子手指葱 荫豆眼睛土豆嘴 一颗一颗的饭 谁孵的卵

伤心啊伤心 吃吧

喝一口汤说菠菜 喝一口酒说小米 说说镰刀上的血迹 碧绿的血杏黄的血 眼睛里的血是一口井

伤心啊伤心 吃吧 得罪剁成酱的番茄 得罪折断的黄瓜和竹笋 得罪煮成醪糟的糯米

吃一箸菜低一下头 扒一次饭多一道皱纹 喝一口酒多一眶眼泪

伤心啊伤心 吃吧

李海洲一首 ◆李海洲

题湖心亭

偌大西湖在此轻轻一收,凝为六角 的亭 檐角挑起湖光山色,风月无边 仿佛整个西湖的翠、与柔,都洇于此 向六合渐次染开

向蓬莱,向湖心,叠出四季笙歌 反复在喉间吞吐、婉转 绕了整个湖、整座城 留无数传说

留一个清幽的梦。席地即似神仙啊 浮生几何?青丝几许? 倏然一个断句,乃闻西湖的心跳 乃与我的脉搏契合 相视一笑两相忘

何房子一首

◆何房子

春天光秃秃的几棵树

春时疫在,小区肆意的绿扑窗而来 又如波浪游向别处 我早已无心揣度春天张扬的意义何 在 大街上仍然找不到握手的人

我握住一袋刚买的水果和杂物 坐在在街边的花台上 摘掉口罩,点上一支烟 这一连串的动作兼具某种特殊的新 颖 现在看来,它为接下来的诗歌作好 了铺殿

几棵光秃秃的树适时地闯入 准确地说,左边三棵,右边两棵 如此不合时宜,不合另外的树定义 的春天 但它们挺拔而有序的排列 分明是把局部的冬天搬到了盛大的 春天

逆时而长的树,被轻视的春天 一阵阵汽车轮胎和地面摩擦的噪音 像卷筒纸一样安静 不像大多数时候 春天的呢喃也含有纵情声色的飞沫

我喜欢这样的安静,更重要的这几 棵树 设计的小氛围具有自省的功能 枝头反思树叶 躯体反思春风

春天, 你穷尽可能去光彩照人 但这几棵树的挑剔越过了主观 很自然, 它们客观上成了春天天平 的砝码

一个戴口罩的妇女从树下匆匆穿过 微雨跟随,她去超市买了一桶水 随即返回路边的车上 她的来和去,像提前演练的反射弧 把这几棵树投射在与她对应的身体 部位上

而最脆弱的是她被口罩放大的眼睛 空洞而无视周围的一切



昨夜 星辰

HOUSTON GARDEN OF VERSES

霍俊明(北京)

悬崖上多难而芬芳的百合

——蔡其矫诗歌纵论

中国诗人的命运,尤其是在 20 世纪后半期,风起云涌的运动使他们大多受难而沉默。而有的诗人却在时代的炼狱面前用血甚至生命写下了时代的真诗,在化血为墨迹的阵痛中,诗歌成为灵魂飞翔的升阶之书和燃烧的火焰。而蔡其矫正是这样的诗人,优异而重要的诗人,尽管长期以来他的诗歌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蔡其矫(1918—)出生于福建晋江园坂华侨家庭,1926年8岁时随家侨居印尼泗水,11岁回国求学。几经求索展转于1938年5月到达延安,1939年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1942年开始发表作品。早期有《乡土》《哀葬》《肉搏》等叙事诗,富有个性。诗人著有诗集《回声集》(1956)、《涛声集》(1957)、《回声续集》(1958)、《蔡其矫选集》(1979)、《祈求》(1980)、《双虹》(1981)、《福建集》(1982)、《生活的歌》(1982)、《迎风》(1984)、《醉石》(1986)、《倾诉》(1992)、《蔡其矫抒情诗》(1993)、《七家诗选》《诗歌回廊八册》等。

建国后,诗人的创作发生明显的变化,变化最大的是诗人逐渐从主流向边缘化和非主流的转变。建国

*霍俊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文学博士

后,诗人为创作实习去体验海军生活,到了舟山群岛和西沙群岛,写有《风和水兵》《大海》《西沙群岛》等系列海洋诗。诗人在50年代中期写出了《南曲》《川江号子》《红豆》《瀑布》《漓江》等与主流颂歌不同的抒发诗人的丰富的内心世界并对世界和生存予以关注的个性诗歌。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诗人无辜卷人"丁陈反党集团"。而其在当时看来明显带有严重"自由化"倾向的诗歌创作,使诗人遭受严厉的批判和迫害。然而这位屡遭磨难的诗人却在困苦中抒写了追寻自由的诗篇。"没有自由/美也片刻难以生存"(《无题》)。"诗就是一种私下的反抗"(《横江词》)。

文革初期写有《无题三首》和《寂寞》等。在多年的打击和痛苦中,诗人在牛棚仍坚持将《诗品》译成现代体。1969年写有《新叶》《山雨》《梦》等表达不灭希望之心愿。1970年下放到永安果林场劳动,诗人顶着"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诗人"的帽子在农场里写《梦》《希望》《山雨》《新叶》等诗。1973年恢复写诗,写有《冬夜》《女声二重唱》《声音》《屠夫》《落日》《也许》《时间的脚步》《祈求》《迎风》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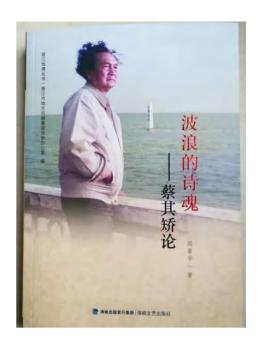
可以说"作为诗人,蔡其矫是以诗为生命的,因 而便确是以生命为诗。他一生生活在诗的灵光里,同 时也把一生化为诗的灵光,一个有血有肉的真正的诗 人。"这是一个历尽艰苦和磨难仍追寻诗歌的真正的诗 人。"历尽困苦,又难以伸展,唯有诗是唯一的安慰, 以全部生命献给诗, 走过的路自然不能平坦, 也常迷失, 与所有中国作家和诗人的命运一样备受艰辛。从战争 进入和平,从倾心惠特曼走向仿效聂鲁达,虽然1958 年后也曾对巴乌斯托夫斯基、黑塞、艾利蒂斯游移过, 但最终还是要进入东方传统的继承与变革中,含泪焦 心地寻找自己的路。"2在蔡其矫的诗作中,不为人所 关注然而又重要的是他的一些四行短诗。这些四行短 诗是极富有特色和个性的,它类似于古典绝句,凝练, 精当。, 他的这些四行短诗多为写景诗, 充满清新色彩, 留有让人反复回味和阐释的诗意空间。如《玄武湖上 的春天》《太湖的早晨》《闽中》《福州》《看海》等。"我 看见一队少女在击浪扬波/太阳照射她们如一群洁白天 鹅/风吹乱嫩绿柳枝和她们的头发/向每个心灵唱青春 永驻的歌"(《玄武湖上的春天》1953)在这首写于建 国初期的诗没有那种空泛的集体颂歌的调式, 而是通

过美妙的场景抒写出有关青春和舒畅的情怀。这些四行诗,每行字数大体相等,而诗人没有运用压韵的形式,使诗既有古典诗句的凝练、概括和丰富性,又同时具有现代自由体诗的灵活、舒展。代表性的如《闽中》(1956):

山中的流泉在空中飞作雨声, 流入平地又照见幽静的云影; 一群白鹭从村庄的上空飞过, 无数水田一霎时都大放光明。

蔡其矫的诗风从 40 年代开始就不断发生变化,而受时代和政治运动的影响,屡遭批判和批评,但他仍坚持自己的生活信念和诗歌追求。可以说,蔡其矫的诗从 40 年代到 70 年代,诗歌写作有变化的更多是对诗歌技艺和诗思呈现方式的探索,他在风云变换、运动频仍的年代始终如一坚持的是对心灵和灵魂的关注和探询,注重抒发各我在现实和想象世界中的真实感受。在他的诗歌世界里,少女、春天、海、梦、月夜等意象出现得最多。尤其是女性意象几乎成了诗人世界的一个情愫体现的基点。这些少女或优美清纯的女性意象并非简单意义上的某个场景某个女性的具体所指,这些女性意象是诗人美好世界的一个象喻或情感的体现和对称之物。如《船家女儿》(1956):

诞生在透明的柔软的 水波上面, 发育成长在无遮无盖的 最开阔的天空下; 她是自然的女儿。 太阳和风给她金色的肌肤, 劳动塑造她健美的形体, 那圆润的双肩从布衣下透露, 那赤裸的双脚如涛水般晶莹, 强悍的波涛留住在她眼睛。 最灿烂的 是那飞舞着轻发的额头 和放在桨上的手; 当她在笑,



人感到是风在水上跑, 浪在前面跳。

从建国初到60年代甚至70年代,当大多数诗人面对着时代语境进行身份和话语转换,或沉默或高歌的时候,诗人仍坚持用自己特有的诗歌话语方式言说——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对自由的追求、对人性的探索与塑造、对生存和现实的质疑和追问。这也是诗人为什么会在1957年反右和1958年大跃进中会写出充满个人性的而又真实的撼人心魄的泣血和忧愤怀戚之作。

诗人在 50 年代后期下放到长江水利建设工地。在 1957 年 12 月在溯汉水去望襄阳途中看见沿岸荒凉的景 象和逆流而上的小火轮,诗人写下了《雾中汉水》。

两岸的丛林成空中的草地; 堤上的牛车在天半运行; 向上游去的货船 只从浓雾中传来沉重的橹声, 看得见的 是千年来征服汉江的纤夫 赤裸着双腿倾身向前 在冬天的寒水冷滩喘息…… 艰难上升的早晨的红日, 不忍心看这痛苦的跋涉, 用雾巾遮住颜脸, 向江上洒下斑斑红泪。

而这首诗却受到批判,"为什么在一片欢欣鼓舞的大跃进中唱着这种低调?"而这是因为这是一个真诚的诗人。"诗要诚实,要忠诚于生活与人民,要忠诚于自己的感情与诗魂。"诗人"宁做沥血歌唱的鸟,不做沉默无声的鱼。"

宁做沥血歌唱的鸟, 不做沉默无声的鱼; 但是几千年来 有谁来倾听你的呼声 除了那悬挂在绝壁上的 一片云,一棵树,一座野庙? ……歌声远去了, 我从沉痛中苏醒, 那新时代诞生的巨鸟 我心爱的钻探机,正在山上和江上 用深沉的歌声 回答你的呼吁。

在1957年的反右的情势下, 诗人仍唱着自由和爱 的诗篇,在舒缓和轻柔的节奏中轻轻歌唱。这在当代 新诗史上是少有的也值得研究的现象。如写于这一年 的《红豆》《月光》《莺哥海月夜》《相思树梦见石榴花》 《彩色的海螺》等。"亚热带的光泽,/南国的颜色,/ 灿烂妩媚如春天的花蕾。/太阳整天在它的额上照耀, /阳光造就它智慧的眸子,/它的眸子有清晨纯洁的露 水。""让我把这红色颗粒/在不朽的心灵贮藏,/让我 高举订盟的酒杯/为永驻的春天欢呼:/太阳万岁!月 亮万岁! /星辰万岁! 少女万岁! /爱情和青春万岁!" 蔡其矫这位不流于时俗的边缘诗人尽管也是从延安解 放区走出的诗人, 也因《乡土》等诗曾获得过晋察冀 边区诗歌奖, 但他是一位尊重内心真实歌唱的诗人, 所以在50年代中期诗人纷纷为"大跃进"而大放诗歌 卫星时、诗人却用《雾中汉水》和《川江号子》中以 沉重的叹息为汉水纤夫和川江船工奉献出真实的歌唱。 而在诗艺上,诗人没有用当时一统诗坛的民歌加古典 的开朗豪放的路子, 而是用舒缓沉重的节奏和自由体 表现劳动者的苦难。

"在钻机的给进把上/我清楚地感知地下的秘密/ 在水和泥沙的气味里/我指出万年以前的历史/从无数 细微的不同声响中/我听见岩石的各种呼吁/而你,诗



人/能不能从我心中/掏出我所需要的诗句?"(《司钻的自豪》,1958)

当然,在大跃进全民写歌的"新民歌"时代,诗 人也写了一些应景的在艺术上的失败之作。1958年1 月写了《农村水利建设山歌》、用民歌体写有《襄阳歌》。 诗人在大跃进中, 曾干 1959 年 1 月动员福建师范学院 中文系学生分赴全省60余县收集民歌编成《福建民歌》。 诗人在三年时间里,也"一日三餐稀饭,忍饥挨饿写 了大量民歌体的废品","写了不少民歌体的工地鼓动 诗也全部失败"。"数九寒天高山顶, 五更北风刺骨寒, /攻山攻水又斗风,千人万人派战阵。/你举锤来我拿钎, 锤落钎钻冒金星,/北风再大吹不灭, 千颗万颗照眼明。 /更有心中一盆火, 劳动热情威力猛, /就是冰山也溶 化, 莫说北风来逞能。/北风北风不用争, 你的威力早 不行,/修好水利造好林,看你那时停不停。"(《山歌》) "挑泪不怕扁泪弯, 行船不怕浪滔天, / 就是小伙乘风走, 姑娘也要驾云感:/风梳头,汗满脸,革命干劲动山川。" (《鼓动诗》。1960) 在国庆十周年的时候诗人写下了《天 安门广场》。诗人也用他少有的腔调发出了歌唱。"无 愧于祖国伟大的形象,/配衬英雄人民辽阔心胸,/这 是美丽! 这是英勇! 这是力量!"

在短暂的歌唱之后,诗人重又找回了自我,找回属于和适合自己的诗歌方式,而这又不单是诗歌层面的回归,而是诗人灵魂和人性、真实的回归。1962年,

诗人写下了《无题》:

我活着不是为别人凑数字,填雄心, 我要做一个真正的人。 我不愿被谩骂,受冤屈, 剥夺生活的欢快我不干。

我不愿在自己的脑袋里 有另一个人在替我出主意, 与其说像人,不如说像东西 可以随便拿来,随便处理。

就是无形的脚镣手铐我也痛恨, 我不能忍受样样事情都遭禁止, 不准愁,不准说苦, 不准唱自己嗓音的歌。

要知道,心是不能搜索的。 我要思想,我要理解, 我要爱,我要恨。

这些诗句不是唱出来的,而是用带着荆棘的灵魂 在黑夜中的闪光。诗人用这些铮铮有力的诗句恰恰表 达了诗人的抗争与渴求。我要思想,我要理解,我要爱, 我要恨。

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时代,他仍唱出了自己低郁的、沉缓的、富有知识分子良知的优异的诗歌之作。"向前定的轨道走去/黑暗与你有什么相干? // 掉以轻心地绕过,越过时代/一切哀苦对你生疏而冷淡//只有一个格言对你有用:要勇敢!"(《无题三首》,1966)在黑暗难名的时代,诗人仍坚持走一个真正属于人的道路,"向前定的轨道走去",拨开纷乱不堪的"时代"勇敢地走下去。这种充满可贵人性和良知的声音在那个年代太少有了。"暮春的夜,是令人焦灼万分/而终于彻底失望的夜/街上人流车河/灯光照耀的大字报前的眼睛/夜色中迎面和背向的身影/都只给人带来冰冷"(《寂寞》1967)在一个是非颠倒的时代,诗人深深感到时代和人群以及灵魂的"冰冷",那种巨大的寂寞即使在暮春的夜晚也是寒冷而焦灼的。"屋内坐着

一围开会的人/有谁能感知遗失的心/和战栗的嘴唇?/暮春的夜,是不眠和寂寞的长夜"。这是一个噩梦开始和弥漫的时代!"现在又有一个腥红的梦/在半睡半醒中向我走来/预告明天和后天/将有怎样一个异样的天空"(《梦》1970)如诗人所预知的这个"异样的天空"在长时间里使更多的人、诗人放弃了属于自己和真实的声音。而诗人蔡其矫呢?"我的心中/也有黯淡青苔的经线纬线/织成一面朦胧的旗帜/在阴雨中悄悄飘扬。"(《希望》,1970)这面"悄悄飘扬"的旗帜正是诗人秉有的希望,是诗人的灵魂和坚韧的头颅。而大多数人则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追求自由的权利。诗人写于1973年的诗《候鸟》不无深刻的呈现出一幅背景冷硬、错乱而意味深长的时代雕塑。迷乱、困惑、徘徊、追求、求索这些词汇和情感指向都容杂在这首诗里。

一群年轻的爱叫的候鸟 结队飞过蔚蓝的高空 为了寻找一时消逝的夏天 沿着山林和海洋向南飞翔。

想当初他们也曾结队向北高飞 那时正是万众欢腾的美好日子,如今风沙弥漫,水也冷了 他们又去寻找自由的呼吸。 幸而祖国的幅员这样广大 几乎同时具备了春夏秋冬, 这才不全部远走他邦异国 就在天涯找到了落脚的地方。

正是长久地对人自身和生存世界的深刻观照和探询,他在诗的世界和人生的世界中寻求到了平衡,这确实是一个作诗如做人,做人如作诗的人。"不为真实写诗很容易/谎言只为掩饰虚空/光荣的花瓣/并不就是真理//"。(《诗》,1976)在那个不为真实写诗的"掩饰空虚"的时代,诗人却在用语言和生命进行双重探索。"探索人心已成为诗的生命/也许曾经找到可又失落/青烟和灰烬/都是火的兄弟。"

"我的诗只是萧萧黄叶/以温热的梦嘲笑暴风雨/ 你的歌却似花的沉默/用永久的芬芳蔑视权威"。(《怀 念山城》,1976)当人们在时代的寒冬中昏睡和沉寂的时候,诗人却甘愿做风雨中一丛"悬崖上的百合花"。"暮春百花争妍的高潮季节/在飞泉和青苔的绝壁中间/开着一丛又一丛的百合花//当风吹动强悍的花茎/它幻成飞舞的雪/纷纷扬扬如在梦境//当雨扫过密集的花丛/它化作满海的浪/仿佛在热情中不得安宁//当金色的夕阳照射岩壁/它变为夏夜的繁星/沉默中诉说了多少深情//勇敢的人儿到崖顶上摘下一朵/但在险路中花瓣破碎了/因为它不愿意离开那危崖上"。(《悬崖上的百合花》,1975)

这只悬崖上的百合,在风雨和冰霜中诞生了自己的尊严,尽管这种姿势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是多么的危险。而这种承受危险的姿势正是源于诗人的爱,对诗歌、对尊严、对良知的爱。诚如诗人所说:"爱的力量和献身的渴望产生天才。一切艺术的价值和境界决定于艺术家爱心的强弱。"

当我们在一个忽视人性和文学的时代,倾听这个 老诗人多情而多难的泣血的歌唱,你就会明白,诗人 在黑暗中最先秉有了照亮的渴念与追求。当我们返观 来路,这种尊重灵魂不为时代所囿的诗歌精神永远会 照亮前方,澄澈未来!

- 1 公木《蔡其矫诗选 干雷酸雨走飞虹(代序)》,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第2页
- 2《蔡其矫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第341页3《蔡其矫诗作朗诵会自序》,《福建文学》,1986,第8期

天地一吻

——为老诗人蔡其矫而作

◆师力斌(北京)

丰富漫长的一生 军人,记者,教员 主席,朋友,诗人 曾以为你是雾中汉水的受苦者 曾以为你是赤膊浪中,呼号千年的 川江舟子 曾以为你身不自由,生活不爽 故而发出愤激的祈求 现在又多了一层理解 你有激情浪漫的追求 那么多赠女友诗 一生曲折而欢乐 想此刻天上,一个老顽童 仍活蹦乱跳 热爱晋江的舞会 吃红萝卜咸饭 仍有年轻人在大地上 等你,形如花丛 而为了那一吻 你肯定还会这样决定: 不惜粉身碎骨 2020.6.3

百年蔡其矫(外一首)

◆陈金茂(美国)

谁记住,又是谁在遗忘 唯时间像一根拨火棍 沉睡的灰烬 在风雨过后 重新醒来

你额前一绺不驯顺的卷发 如扑闪的火焰 不断舐舔头顶上的黑夜

譬如你的《肉搏》*, (甚至我能体会到刺刀扎进肌肉的冰凉)

真的是一语成籤么 自此你一辈子 都在肉搏 都在流血,都在受伤

又譬如 你的《波浪》* 经闽南茜草的渲染 自由波动的大海更加蔚蓝

而"沾着海水磨刺刀"的你

却因此而百孔千疮 还譬如你的传记《少女万岁》* 是谁对你进行了道德绑架

哦,你将如何回答——倘若用一句话 来概括你一生的遗憾 是违心的沉默 还是不敢说真话的徬徨

你以终身分行的激情 构筑起一道 巍巍然的《蔡其矫诗歌迴廊》* 我环顾其间,看到的 依然 是一个孩子般纯真的 目光 (2020/06/18 初稿于纽约)

注释:

- 1.《肉搏》蔡其矫的成名作代表作
- 2. 在一个诗歌聚会上, 听蔡其矫朗诵自己的作品《波浪》。浓重的闽南腔普通话, 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 3.《少女万岁》,是文学评论家、传记作家王柄根为 蔡其矫生平撰写的传记作品。
- 4.《蔡其矫诗歌迴廊》系蔡其矫一生诗歌作品总汇, 共有8卷,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雨中诗

——随蔡老采风小记

我们走得太匆忙 竟忘了带一把雨伞或一件雨衣 现在逢上夏日突来的阵雨 浑身上下被淋个透湿

蔡老没有一点懊丧 不时地伸手去捧接雨点 乐得像一个天真的孩子—— 几绺卷发贴在额前 不断地流下水滴 仿佛是雪山溶成 一条条奔腾的小溪

他时而屏息聆听 林海里的每一片绿叶 是怎样弹响飘洒的雨滴 他时而全神凝望 花蝴蝶驮着晶莹的珍珠 落在枝头微微地喘息

忽然,他激动地拍手称妙 迫不及待地掏出贴身的笔记本 蹲下身子,就着膝头 挥笔追逐灵感走过的踪迹

雨水沿着断裂层般的皱纹 打湿了模糊潦草的字迹 但这没有关系,在那儿 明天会长出一株 绿油油、水凌凌的小诗

儿童人格赤子心

---纪念蔡其矫

◆林忠成(福建)

蔡其矫终生保持儿童人格 像一滴露珠那么单纯 与北岛初次见面时 就问他有没有性经验 臊得北岛满脸通红 蔡其矫其实就是福建海滩飞溅上来的一朵浪花 这朵浪花打湿了文学史

20世纪 50 年代 人们争相写颂歌 蔡其矫不跟风 不盲从 写出了直面生活艰辛的《雾中汉水》《川江号子》 10 年浩劫期间被揪到台上批斗造反小将连续几板凳砸他 头破血流 绝不妥协 他们自己先害怕了 赶紧送他到医院

蔡其矫在美女们眼里 就像一只爱情界的螃蟹 追着姑娘们献殷勤 把诗人爱美的天性发挥至极致 人们给他取绰号叫"蔡求蜜"

性格如烈火 爱恨分明 为人肝胆仗义 是大海涵养了蔡其矫 大海之子 被历史大潮反复冲上沙滩

致蔡其矫远行

◆乔延凤(安徽)

你走了 走向了辽阔的海洋 崎岖的山川 从认识你的那一天起 你的神情、笑语,率真 就一直没有离开过我 八十四岁了还和我们同行大运河之旅 嘉兴的粽子 周庄的蹄膀 扬州的包子 你都吃得津津有味 一路上自由自在 谈笑风生

风,世纪的风 吹散了眼前的浮云 我看到了你渐渐远去的背影 正走向辽阔的海洋 崎岖的山川 一路上伴随着你的欢声笑语

有关蔡其矫几个诗行的小评论

◆意大利汉学家朱西

巴勒莫大学教授

根据时间的不同,我们熟悉这位作家或那位作家。 有的作家到处都有文章传播,有的很少被提,有的被 遗忘,有的一下子恢复能见度。

在六十年代末,在文学理论中, 汉斯・罗伯特・姚



斯(Hans Robert Jauss, 1921-1997)将注意力从作家作为研究工作的中心转移到了将更复杂的关系上: 作者、作品、读者和读者期望的联系。Jauss 的方法遏制了一种趋势的开始,这种趋势现在已经相当广泛,并且在创造性工作进一步发展商品化方面已经发展。有些作品可以接触到非常广泛的受众,其他作品可能仍然处于阴影之下,但有人从历史角度进行阅读就可以揭示作品本身的新光。

在 Jauss 提出的其他例子中, 古斯塔夫·弗劳伯特 (Gustave Flaubert, 1821–1880)《波瓦里夫人》和欧内斯特·费多 (Ernest Feydeau, 1821–1873) 的《范妮》的平行阅读表明,第二个作品的观众立即受到欢迎和成功,由于其感性内容非常吸引当时公众的注意力,这一例子将使"波瓦里夫人"难以界定,在叙事上,仍然是一个转折点,而费多的小说已经逐渐消失。[1]

据 Jauss 认为,作者与读者通过作品方式的关系是一种动态关系,读者一方的期待视野随历史背景而变化,通过作品在传统与当代之间创造的对话,期望得以实现或否定,从而产生作品的成功或其非可见性。[2]

一些背景介绍

关注蔡其矫的诗歌,诗人的财富经历了不均衡的命运。1918年生于福建,小时候跟随家人到印尼,回到中国后在上海学习。年轻时,他去了,居然走到延安,积极参加日本斗争,在海军服役多年。在延安,他开始写诗,后来到鲁迅学院学习文学。他创作的诗歌《乡村土地》和《山葬》分别获得晋察吉边区诗歌一等奖和二等奖。他的军诗变得非常流行,特别是因为延安的气氛很有浪漫性质。尽管他在海军服役,但五十年代,蔡其矫决定追随他对文学和诗歌的兴趣,放弃了军生涯。[3]也许这被解释为缺乏革命性承诺,在六十年代,他受到严厉批评。在不失兴趣的诗歌,与岁月的蔡其矫总投入大量的努力,鼓励年轻人培养他们对诗歌的兴趣。2007年,他去世时,很多文化界的代表人员都发表了许多文章,回顾了他在中国诗歌领域的长处。

有趣的是,在许多文章中,他被描述为一个孤独的诗人,他占据着一个边缘的位置,显然没有遗憾。事实上,他的孤独主要归功于从未抛弃过的自由。[4]然而,他非常热衷于支持年轻的诗人,就像他与北岛和其他创建诗歌杂志《今天》的人一样,就像每次需要妥协时以限制他的灵感和诗歌的范围,他都宁愿独自站立。

在写给蔡其矫的文章里,一个反复出现的方面是他对大自然的爱。北道描述了他们在北京公园漫步或骑自行车,并谈论大自然中美的精髓。 [5] 韩水回忆起蔡其矫如何被认为是"山水诗人"。 [6] 通过北道和其他作者的叙述,蔡其矫热爱美食,特别是螃蟹,对大自然的深厚需求,对美的欣赏,正如女性所表达的,描绘的诗人的写照是一个热爱生活的男人。邱景华报道了蔡其矫某的一句话,这句话可以是一个很好的综合和鼓舞人心的座右铭:"生命在于贡献,生命也在于享受"。 [7]

交换诗句

虽然蔡其矫的人生经历了许多起起落落,但他从未放弃写诗。王炳根在热情洋溢地回忆了找蔡其矫作品收起为了出版时,提到了蔡其矫的习惯把自己的诗歌写在小小册子中,他的诗数在 600 首左右。[8] 这是一个广泛的生产,最有可能是一个丰富的来源,以进一步研究。邱景华在关于蔡其矫与朦胧诗人的关系的论文中,强调了蔡其矫以交换诗歌以回应其他诗歌的习惯。这个习惯属于中国传统,被称为"唱和"。[9] 在词典里解释唱和如下: "想出一首诗来回应某人创作的诗,通常用同样的韵律顺序"。[10] 在唐朝(618-907)诗人被用来对诗歌和诗人的相互反应,比如白居易 (772-846) 和元稹 (779—831) 以交换诗歌而广为人知。唱和基于相同的韵律序列,而且内容和谐波效应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诗人的作文在用诗歌来回应时,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共鸣。

邱景华在文章中描述了蔡其矫如何认识年轻女诗 人舒婷(1952-)以及她们如何发展友谊。[11] 最终, 是蔡其矫介绍舒婷给出版《今天》杂志的诗人,后来 舒婷的诗出现在本杂志第一期。在中国诗歌界《致橡树》 这首舒婷的诗歌被认为显示了她对蔡其矫有一次他们 在散步的时候他表达的关于女性的想法的反应。[12] 在文章中邱景华还提到蔡其矫和舒婷之间为相互回应 而写的三节经文时。邱景华提出了三个例子: 1977年的、 1979年的和1982年的。[13]文章中1977年的例子的 重点在于舒婷的诗标题中使用树名'橡树',后来蔡其 矫写诗歌也用了一棵树的名字'木棉'(包括另一棵 树名)来"回应"舒婷的诗歌。1982年的例子讲述了 蔡其矫在三峡旅行时,如何看到女神的巅峰,想到舒 婷的诗《神女峰》。他写了诗歌,内容与那个变成石 头的女人的故事有关, 因为等待她心爱的人的时间很 长她就变了石头。在三峡旅行时,蔡其矫写诗的时候 就想起来了舒婷的诗歌。

邱景华文章中第三个例子,1979年的,包括邱景 华指的蔡其矫在一首诗中写的诗句。诗歌的标题为《双 桅船》。邱景华提到的蔡其矫的诗句如下:

[...]

- 1落下两片白帆
- 2 在下午金色的海面上
- 3 像落下两片饥渴的嘴唇
- 4 紧贴着大海波动的胸膛
- 5 在它下面
- 6是随着微波欢笑的阳光
- 7在它上面
- 8 是含情不语的风
- 9 我想
- 10 这就是船对海的爱
- 11 和周围对这爱的颂扬 [14]

文章中邱景华说明同年上述的诗歌写到后几个月 舒婷创作了一首与蔡其矫作诗标题相同的诗。在邱景 华看来,舒婷的诗与蔡其矫的诗词产生了回声:

[...]

- 1是一场风暴、一盏灯
- 2 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 3是另一场风暴、另一盏灯
- 4 使我们再分东西
- 5 不怕天涯海角
- 6 岂在朝朝夕夕
- 7 你在我的航程上
- 8 我在你的视线里[15]

当邱景华将上述两位诗人的诗句包含在一系列旨 在表明两位诗人诗歌创作发展的对等的例子中时,可 能会尝试抓住他的看法。

尝试阅读

由于蔡其矫的诗句是早写,在2月由邱景华指定,观察诗句将从蔡其矫诗歌开始。关注这首诗的构造,可以观察到:

● "落下两片"重复及变体(第1和第3诗行), 第3诗行的变体由使用"像"所创造

- "白帆 "," 海面上 "," 大海 "都是使读者 回忆海洋的语义场 (第1、2、4 诗行)
- "落 " 和 "波动" 两个动词都传递运动这种 想法 (第 1、3、4 诗行)
- 海洋的语义场使读者回忆颜色。然后还有其他 颜色"白"(第1诗行)和"金色"(第2诗行)
- ●用"嘴唇"(第3诗行)和"胸膛"(第4诗行) 回想人体。此外,形容词"饥渴"指嘴唇和动词"紧贴" 指胸部增添了生动的感性成分
- "在它下面"重复及变体"在它上面"(第5 和第7诗行)
 - "是"重复(第6、8诗行)
 - 介绍诗人思想的"我想"(第9诗行)
- 显示与船只和大海之间的接触、密切关系的"船 对海"(第10诗行)
- "爱"重复(第10、11诗行),由于引入"的"也造成反转的效果,"爱"在诗句中的位置发生变化。"爱"将兴趣从非常具体的条件,即船和海洋,转移到一个更笼统和超越的条件,如第11诗行中"周围对这爱的颂扬 "所表达的。

邱景华说明同一个标题舒婷的诗歌《双桅船》是 1979年8月写的。与蔡其矫的诗作中同一标题的诗人 的选择是很特殊的,这个元素似乎表明这两首诗之间 存在着联系。在结束阅读时,舒婷诗句呈现以下特点:

- "一盏灯"重复及变体(第1和第3诗行), 第3诗行的变体由使用"另"所创造
 - "一场风暴"重复(第1、3诗行)
 - "风暴"这词会回忆水的元素
 - "我们"重复(第2、4诗行)
- "我们"在第7和8诗行中分为"你"和"我", 其中两个半节的平行构造被反转丰富"你在我的","我 在你的"
- 第 7 和第 8 诗行包含运动感,以及"航程上"和"视线里"达式的旅行感
- 动词"联系"和"分"出现在第2和4诗行中, 传递着一种矛盾感。

在舒婷的诗中"一盏灯"重复及变体"另一盏灯"方式让读者想起蔡其矫的诗中"落下两片"重复及变体"像落下两片"方式。在蔡其矫诗中重复的构造和变体"在它下面"和"在它上面"被回忆在舒婷的反转"你在我的"和"我在你的"。蔡其矫诗歌的第6和第8诗行中动词"是"的重复也可以在舒婷诗歌的第1和3诗行中观察到。舒婷的诗像蔡其矫的,涉及一个运动的想法,似乎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与旅程的维度有关。此外,在蔡其矫诗中发现的概念是一种直接接触的,船和海。在舒婷的诗句中,接触发生在隐喻领域"航程"(第7诗行)或沿着一个看定义的假想线"视线"(第8诗行)。

结论

根据利奥·斯皮策(Leo Spitzer, 1887-1960)描述的文体批评,在注意到作为上述两首诗特征描述的起点的细节之后,更好的说是蔡其矫和舒婷的诗歌部分,下一步将是将注意力从细节带到整个两个构图上。然后从该阶段移动到详细信息,以绘制链接所有内容的线。

由于蔡其矫和舒婷的诗歌的一些诗行引起邱景华的注意而让他提到"唱和"这概念,为了理解他建议的两个诗人的诗歌的相互回响,似乎集中邱景华提出的诗句是认识邱景华思想的最接近的方式。

虽然通过阅读强调的元素表明,事实上蔡其矫和舒婷诗词相互回响,但有必要将观察延伸至两首诗,以全面认识整体,而不仅仅是整体的两个部分。然而,如果按照上面所显示的,可以分享邱景华关于"唱和"这种习——发展了蔡其矫和舒婷挺之间的诗学对话——的观点,因为中国诗歌传统已经继承下来,那么观察二十世纪的中国诗人在创作新诗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他们的传统似乎相当耐人寻味。

- [1] 请看: Jauss Hans Robert. Literary History as a Challenge to Literary Theory. 1969.
- [2] 请看: Jauss, Hans Robert.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Literary Hermeneutics. Translated by Michael Shaw.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Jauss, Hans Robert.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Translated by Timothy Baht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3] 请看: Morin Edward A." The Banyan Tree, Untitled, To -, A Dried Flower—for Someone, Palace—Cave Mountain, and Nanmu Forest by Cai Qijiao" in https:// scholarworks.wmich.edu/cgi/viewcontent.cgi?referer=&https redir=1&article=1040&context=transference

pp. 22-23.

- [4] 请看: Tian Hao." A Bountiful Solitude in Not Writing for Trends: On the Poetry of Cai Qijiao". The original Chinese text was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17, No. 1(February 2012), pp. 113-116.
- [5] 请看: 北岛. 北岛赠蔡其矫: "在长风不安的歌声中,/请免去这最后的祝福。/白色的道路上,/只有翅膀和天空。" In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91413789/
- [6] 请看:转载 "《雾中汉水·蔡其矫》全文 与读后感赏析" in https://www.pinshiwen.com/cidian/ xiandai/201904158235.html
- [7] 请看: 邱景华." 处浊世而仙——纪念诗人蔡 其矫" in https://www.sohu.com/a/285056707_489006
- [8] 请看: 王炳根. "寻找蔡其矫" in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8/0321/c404064-29881136.html
- [9] 请看: 邱景华."蔡其矫与朦胧诗" in file:///C:/ Users/DIDATT~1/AppData/Local/Temp/Rar\$DIa3460.1941
- [10] 潘绍中。新时代汉英大词典。商务印书馆。 北京。2017年。199页。
 - [11] 邱景华."蔡其矫与朦胧诗", p. 74.
- [12] 请看: 孙绍振." 从《致橡树》到《神女峰》" in https://wenku.baidu.com/view/93e3805e25d3240c844769 eae009581b6bd9bd83.html
 - [13] 邱景华."蔡其矫与朦胧诗", p. 75.
- [14] 请看上述脚注。为了更好地说明,数字已添加到诗行中。
 - [15] 请看上述脚注。

蔡其矫的《祈求》赏析

◆怀鹰 (新加坡)



我祈求炎夏有风,冬日少雨: 我祈求花开有红有紫; 我祈求爱情不受讥笑, 跌倒有人扶持; 我祈求同情心—— 当人悲伤 至少给予安慰 而不是冷眼竖眉; 我祈求知识有如泉源 每一天都奔流不息, 而不是这也禁止,那也禁止; 我祈求歌声发自各人胸中, 没有谁要制造模式 为所有的音调规定高低; 我祈求 总有一天,再没有人 像我作这样的祈求。

上面这首诗是中国诗人蔡其矫在1975年间写成的。 这首诗不长,只有17行诗句,但内容却包罗万象。 所谓"万象",是针对作品所概括的现实环境的深度 和广度而言。当然,像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现实 环境瞬息万变的社会,单靠这区区的17行诗句,是无 法表现出那波澜壮阔的场面的。

出现在作者笔下的社会面貌,是经过一番精心设 计和高度概括了的,具有某种普遍的客观意义。

诗题为《祈求》,作于1975年,正是"四人帮"倒台的前一年。在这历史的关键性过程之中,作者扮演着"预言家"的特色;他的这首诗,不单单是作为一件艺术品出现,还是一篇对现实环境发出挑战的檄文。因此,要真正欣赏这首诗,必须结合整个中国的现实环境。

《祈求》一诗,虽没有波澜壮阔的生活场景,却有高度概括的生活特征。这些特征,体现在"爱情、同情心、知识、歌声"中,而这些,又恰恰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也是困扰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思维的一个生活问题。在这里,作者巧妙地避

开了强烈的和艳丽的文字,运用一些富有象征意 义而又朴素的事项来写,这是他的独到之处。

"我祈求爱情不受讥笑, 跌倒有人扶持; 我祈求同情心—— 当人悲伤 至少给予安慰 而不是冷眼竖眉; 我祈求知识有如泉源 每一天都奔流不息 而不是这也禁止,那也禁止; 我祈求歌声发自各人胸中, 没有谁要制造模式 为所有的音调规定高低。"

这 12 行诗句,刻划了人们的一般的社会生活;作者的"祈求",也正是普天下老百姓们的祈求。这样的"祈求",在社会上某一类人看来,简直是"背叛"社会主义制度的"异端邪说",更何况是在"四人帮"



当道时期?然而作者是勇敢地"说"出来了,这是同时代的一些诗人们所不敢为之的壮举。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自身所处的环境并不感到 悲观、失望,反而以一种昂然前行的勇气这样写:

"我祈求

总有一天,再没有人

像我作这样的祈求。"

实际上,整首诗是以乐观主义的精神来创作的; 作者一面诅咒、一面希望着,既矛盾又和谐。

像《祈求》这样的一首诗,在某些标榜"现代"的人的眼中,也许是一首没有什么艺术价值、技巧平庸的"劣诗"。然而,我要说,这是一首成功的相当耐读的诗。

这首诗之所以耐读,不仅仅是从诗的内容得来的 印象,还来自诗的文字结构和表现手法的圆滑。

这是一首文字朴素、语言纤淡的诗,全诗无一个深奥的字眼,用浅显易懂来形容它,倒是合适不过的。 然而,在浅显之中,却蕴含着丰富的内涵(思想上的、 艺术上的),含蓄、婉转是这首诗的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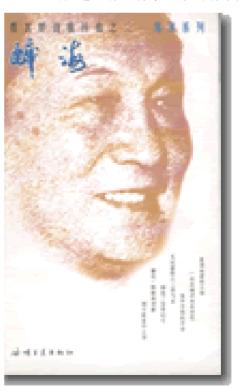
无异的,《祈求》这首诗的诗味看似平淡,其实相当浓郁。我们试看以下的诗句:

"我祈求炎夏有风、冬日少雨, 我祈求花开有红有紫。" "炎夏"、"冬日"、"花开"都原有所指,这里不另赘述。就诗歌的句构和排比来看, "炎夏"对"冬日"、"有风"对"少雨"、"花开"对"红紫",都有工整的对仗,给人一种秩序井然,组织绵密的感觉。"有红有紫"中的两个"有"字,是全句诗里的"诗眼",突出了花开的自然形态和艺术形态,不但具有"神似"之韵,兼具"形似"的动态。同时,上一句的"风"、"雨"和下一句的"花开"、"红紫"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而即使是"红"和"紫",也有对仗之美。

再说到诗的象征意味,这首诗里比比皆是。如上面所举的那两行诗句中,"炎夏有风"、"冬日少雨"、"花开有红有紫"等句都富有很丰富的象征意味,而且又有古典诗词的韵味。"炎夏有风"这个词组,如果用现代语言演释起来,大约会写成以下这个样子:"如果在这么炎热的夏天里,时时有风来调剂的话,那该是一个凉爽的好日子。"这么长的句子作者只用了四个字就完全概括起来,这是何等经济而又浓缩的写法。

这首诗即有古典雅逸的味道,又有现代化语言的 句构,虽矛盾但和谐。譬如"制造模式"、"规定高低"、甚至"音调"也有现代化的味道。这些句子的出现, 是作为对现实环境的一种诠释。

上面提过"有红有紫"中的有字是一个诗眼,而



以下的这句 "没有谁要 制造模式" 中的"谁" 又是另一个 "诗眼"。

"为来是可某但句有姿一就作为来是或在里扩,人"和理专他这,张泛,任

人"或"任何一个要制造模式的人",用"没有任何人要制造模式"或"没有任何一个要制造模式",都不比用"谁"来得更有神韵、更有神气。

诗从一开始以"炎夏有风"、"冬日少雨"、"花 开有红有紫"点出诗的主题,接着以"爱情"承接上 句的"花开"作为开局,这样的开局是很巧妙的,使 读者的思路不至于中断。然后是"同情心",显然, 爱情与同情心是两回事,然而诗人在这里所说的"爱情" 并不是狭义的爱情, 爱土地、爱人民、爱国家, 也是 一种爱情,而这种爱又与同情心息息相关,只要看看 在当时那种环境底下作家诗人的境遇就可感受得到。 诗人的笔锋突然一转,扯出爱情与同情心的范围,去 写"知识"和"歌声";诗的转折是完全必要的,以 下对"知识"和"歌声"的描写, 是与对"爱情"和"同 情心"的描写是双线发展,平行不悖的,两线之交以 "祈求"来缝合, 使抽象的"知识"转化为具体的"知 识",以"泉源""奔流不息"把诗的情调和节奏提高, 而以"歌声"作为定点,作为全诗的高潮;感情从渐 讲转为突进,到了诗结束时,那余韵仍回荡不息。我 们可以看出,从"爱情"到"知识"这个阶段,是一 个曲坡, 中间的节奏有些变化: 从"知识"到"歌声", 却是一条往上升高的斜线,表示继续、强烈推进的意思, 结局与开局的是相互联系的(循环联系)。

这是一首相当成功而耐读的诗,如果你有兴趣, 不妨多读几遍,也许你的所得比我更多。

那一年

(忆蔡其矫老师)

◆安琪(福建)

微白

微卷的头发。微圆 微润的脸庞永远居住着笑容

那一年在漳州 我的故乡,我第一次见到您,您没有给我 表达敬畏的时间很快就和晚辈如我,我们 打成一片—— 您天生不想当诗歌教皇被仰望 被供奉。您只想当任何一个诗歌中人的朋友 和他们一起脚踩自行车——

叮铃铃

一路奔驰,向圆山、向九龙江······ 2020.6.30

献给蔡其矫

◆蔡克霖(美国)

你在大海边歌唱 你在双桅船上歌唱 你也是郑和航海的那一只浆

你歌唱蓝色的大海啊 你歌唱金色的大海啊 你把大海当作你心中的女王

你歌唱着奔腾的波浪 你歌唱着愤怒的波浪 你选择做一朵浪花,放逐思想

碧波荡漾是你的良辰美景 海鲜海味是你的流韵诗句 你日夜追赶着大海,是高雅的王

你是大海的歌手啊 你是波浪的弟兄啊 你是吹响海天的辽亮的一只螺号

冬日里你飞往北方 夏日里你飞向南方 你也是一只恋季的翱翔的大鸟 2002/4/3

休斯敦 评论

HOUSTON GARDEN OF VERSES



袁可嘉及其《母亲》

◆陈葆珍(美国)

2008 年在纽约逝世的二十世纪中国九叶派诗人、翻译家袁可嘉于上世纪中叶,介绍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新诗的现代化不无影响。

现代诗侧重于用现代汉语来倾诉现代人的感情, 以真实的眼光来观察世界,强调现实性、时代感。这 是当时严峻的现实对诗人的必然要求。在袁可嘉看来, "今日诗作者如果还有摆脱任何政治生活影响的意念, 则无异于自陷于池鱼离水的虚幻祈求。"但他为了保持 文学的独立性,又主张"绝对肯定诗与政治的平行密 切联系,但绝对否定二者之间有任何从属关系"。袁可 嘉这些话道出了九叶派诗人的艺术主张。

他不但这样说了而且还用创作实践来证明。如他 的歌颂抗战勇士的《我们是黎明边缘的轻骑兵》,鞭挞 旧社会的《冬夜》等,充满了时代感,倾诉了现代诗 人的心声。

其诗作题材多样,本人对其中从古至今都写的题材,尤感兴趣,乃因他写得别具一格。谁都熟读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诗句,通过针与线将母子连在一起,是伟大母爱的颂歌。而袁可嘉的《母亲》,也写母子亲情,但却充满了严格的自我解剖精神。请看——

袁可嘉《母亲》:

迎上门来堆一脸感激, 仿佛我的到来是太多的赐予; 探问旅途如顽童探问奇迹, 一双老花眼总充满疑惧。

从不提自己,五十年谦虚, 超越恩怨,你建立绝对的良心; 多少次我担心你在这人世寂寞, 紧挨着你的却是全人类的母亲。

面对你我觉得下坠的空虚, 像狂士在佛像前失去自信; 书名人名如残叶掠空而去, 见了你才恍然于根本的根本。

(一九四八年)

这首诗写的是游子归家情景。从游子的视角来写母亲,没有人们惯写的慈母泪或母亲的辛劳,有的只是"感激"。这"感激"之情多到以"堆"一脸来形容,可这却是母亲的"感激"。读到这里,难过、震撼!忽然想起拜伦在他未了的诗作《唐璜》中的一句:"一年的破铜烂铁中,有一目的黄金,也是生命赐给幸运的罪人的。"在那烽火四起"家书抵万金"的年代,家在浙江身在四川的诗人,能回家一次多不容易。母亲却这样看:"仿佛我的到来是太多的赐予",这是对"感激"一词的注解。为母者无所求的豁达与为子者痛疚之情跃然纸上。这样的诗句,里面藏着慈母泪,藏着诗人难过至极的心情。

对久别重逢的场面不作任何感情渲染,简洁地写了谈话内容。这是现代诗以简洁求丰富的特点。儿子怀着眷恋之情在欣赏母亲。他眼中的母亲像"顽童"那样天真,探问旅途的情况盘根问底。而她不问风景不问仕途,对他叙述的"旅途"既"惧"又"疑",生怕孩儿为安慰自己而隐瞒实情。

一句"从不提自己",对母亲最高评价。以"绝对的良心"为这评语作阐述。的确,只有做到"从不提自己",这样的心才是绝对的好。而世上不少母亲为了不让孩儿担心往往会隐瞒苦痛。面对这样的母亲,做儿子的,自然会有自己的担心。怕母亲"寂寞",此"寂寞"

非单指生活上的,而是"人世"的。既是人世的,自然有是是非非、恩恩怨怨。而这位母亲,能"超越恩怨",那在心灵上将有多大的折腾,可她能如此"超越",乃因"紧挨着"她的"却是全人类的母亲",那就是大自然。人的心境只要同大自然融在一起,那就会把一切看化了。这既赞扬母亲又在暗言该有的人生哲学。

面对这样伟大的母亲,其人格魅力让诗人有"下坠的空虚"感觉。诗人在忏悔。这是一种自然的心态,当你面对一块白璧无瑕的白玉时,你会想自己是否能像它那样没污点。为了说明这种空虚感,诗人说自己"失去自信",一切"书名人名如残叶掠空而去",何故?原来他"恍然"大悟,他面对的是自己生命的本源,那就是他站在他本该站的位置上,亦即人之"根本的根本"。既能思考自己生命从何而来,就会知道从何而去,这样,自然懂得如何使用生命。只有回到自己生命的本源,才容易醒悟这人生的真谛。这样以有限的画面来探求无限的道理,又是现代诗的一个特点。

切合现实,又能严格地自我解剖,此乃作为现代 诗诗人可贵之处。因为他们较重视心灵的感应。

袁可嘉有言:"如果想与世界上的现代国家在各方面并驾齐驱,诗的现代化怕是必须采取的途径。"

文学随世界进化而进化。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印证了这一点,即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结束了帝制的中国,出现白话文运动乃历史使然。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此后经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推动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新诗应运而生势所必然。新文化运动无论从作家思想感情的转变、文学样式的灵活,都把中国文化激活了。

袁可嘉提出与"世界上的现代国家在各方面并驾 齐驱",这与胡适的"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看 法类同。但"并驾齐驱"必须有自己的"驾",无"驾", 谈不上"齐驱",作为中国诗歌之"驾"自有其特色。 这"驾"的基本规律,自古有之。不管是古代的、现代的, 是诗,就离不开诗的本身规律。

以内容而言,"诗言志",乃中国诗学的开山之祖。 就是提倡白话文的胡适,在他提出的"文学改良"的"八 事"中,第一"须言之以有物"。对"物"的解析"有 二事",首要的就是情感,对情感的阐述第一句就如是 说:"《诗序》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 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吾所谓情感也。"

以袁可嘉这首诗为例,纵贯全篇的母子情,通过诗人对母亲养育之恩的感激对自己未尽孝道的忏悔来表达,虽不明言,但却在字里行间潜藏,含蓄言情正是中国古典诗词的特点之一。诗人不但感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而在述志方面十分精辟。试问谁能做到"书名人名如残叶掠空而去",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谁能经常念及自己生命本源,不忘"根本的根本",就易悟到"天人合一",不但正确对待自己,还会妥善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果单一强调个性解放,以人为中心,到头来,也会让个性不得解放,自然界随之被毁。这"恍然于根本的根本",包含着深刻的哲理。

而袁可嘉在谈及这些根本问题时,知道自己写的 非论文而是诗。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作诗须"离方而遁圆" (晋陆机《文赋》)一说,即离开方来说方,避开圆来说圆。 主张曲笔传情。袁可嘉虽没指出他谈的大道理,但他 通过在母亲面前的感受来言志。这是继承了中国诗词 以含蓄来述志的传统方式。

再拿诗的形式而言,比兴,早在《诗经》已有了。这篇《母亲》,也用上这传统的表现手法。"比","以彼物比此物",诉之感性,写的是具体形象,力求达到"不似之似"的状态;"兴","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词",诉之理性,说的是抽象的道理,力求诗人通过写作、读者通过欣赏而在感情上进一步升华。如诗中把自己比作"狂士"把母亲比作"佛像",狂士的张扬佛像的谐然,这明喻,使形象十分鲜明,强调了对比,自然而然引出"书名人名如残叶掠空而去"的感叹。这首诗有母子的形象,通过对久别重逢场面母子心态的描写,抒发感情,阐述哲理。让人读后知道了如何为人母("从不提自己"),如何为人子("于根本的根本")。一言蔽之,就是如何做人("书名人名如残叶掠空而去"),这就是母子这两个艺术形象的现实意义。

这首诗有别于古诗,袁可嘉想通过"现实、象征、玄想"去实现新诗的现代化。像这样的母子深情是有现实性的。而他用的象征手法,即"用具体事物表现某种特殊意义"的表现手法,在诗中有所体现。如以"残叶掠空而去"的描写,来说明名利皆空,让人在朦

胧的意境中领会诗人的情感。他所说的"玄想",是一种玄虚而又精辟深奥的述志方式。这可从全诗对母子相逢场面描写引发人之"根本的根本"引证。由此可见,袁可嘉用他的创作来实践自己的诗学主张。

现代诗有别于古诗,还在于它以现代辞藻、散文句式来抒发现代人的情感,以反映现代生活。作为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系英国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长期从事翻译工作,能这样熟练运用现代汉语写作,并非所有译者都能至此。

现代诗不讲究押韵,而袁可嘉这首诗,从每段行数基本整齐及灵活押韵来说也有古诗的影子。如第一段诗,1,3 句押 "I" 韵;2,4 句押 "u" 韵。第二段诗,2,4 句押 "in" 韵。第三段诗,1,3 句押 "u" 韵。虽然隔句押韵韵脚变换,但不像古诗词那样讲究平仄。如第二句仅有两个平声字。中国传统诗词从来注意音乐美。由此看来,袁可嘉注意到在继承基础上革新。

在科学文化日趋现代化的今天,传统的东西不能 丢掉。拿军事来说,当代的战争较之古代的,够现代 化了吧,为何还要学孙子兵法?不谈别的,仅"知己 知彼"这一条,即使是核战争,也用得着呢。

文化与之类同,中国几千年积累的文化遗产,是 我民族及世界人民的财富,中国乃世上仅存的几千年 来使用统一文字的文明古国,现在有些年轻人对此不 珍惜,写文章用的虽是中国字但只有他一人能看懂。 可别忘了,袁可嘉此诗云,这"根本的根本",人有; 诗也有。人的生命孕育于母胎;中国诗根植于中华大地, 这一切,正在代代相传。

2009/7/12



电话之约

◆蔡克霖(美国)

思念 牵动每一个周末 和遥远的故乡联络 这便是我和母亲的 电话之约

又是周末 我想母亲 又在电话机旁守候 听远方都市的呼唤 听远方儿女的呼唤 当悦耳的铃声响起 整个世界都将静静地 分享甜蜜

我听到了母亲 拿起电话机的声音 扯动电话线的声音 轻轻抹眼泪的声音 多像上一个周末 母亲长长叮咛的 最后一句

幸福的母亲 和远方的儿女 共度着周末 那兴奋的话语 悄悄地通过网络 向整个世界宣布 她一生所设置的频道 从没有发生过故障

1997/6/23



分享亲情的甜蜜

——读蔡克霖《电话之约》有感

◆孙友田(南京)

从古到今,不管用什么文学形式表现,亲情都是 永恒的题材。表现亲情的诗歌更是多不胜数。因为散 文的第一原则是情节,诗歌的第一原则则是情感,即 所谓"以情动人"。亲情之情更会引起读者的共鸣。唐 代大诗人孟郊有首《游子吟》是写亲情的,通过母亲 为远行的儿女缝衣服这个细节,表达了伟大的母爱, 广泛流传:"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 意恐迟迟归。"蔡克霖的《电话之约》也是写亲情的, 写与母亲周末通电话的激动心情。慈母手中线变成了 电话线,把传统的孝道与现代的通讯设备巧妙地结合 起来。"当悦耳的铃声响起/整个世界都将静静地分享 甜蜜"读到此处,心情无法平静。蔡克霖静静地写出 此句,却让我感到心灵的震撼。

与远在故乡的母亲打长途电话,这本是生活中一件平常的事,诗人发现了隐藏平常事物中的闪光点,于是他展开了想像的翅膀,让一颗爱母之心飞翔于诗意的天地,让母亲幸福是儿女的心愿。我们所以把祖国比作母亲,把大地比作母亲,都说明母亲的伟大。善待母亲,母慈子孝,是构建和谐家庭和谐社会的重要成份。诗人不是救世主,解决不了饥饿和贫穷,但诗人可以给人美好、向往、善良和崇高。

这首诗的最后二句更为精彩:"她一生所设置的频道/从没有发生过故障""设置""频道""故障"都是现代词汇,组合起来却生动的表现了中华民族的美德,让我们看到了慈母的笑容和满足,儿女的殷勤和周到,

许多话都概括在两行之中。诗人大概都是这样:内心倾吐十分慷慨,语言付出却很吝啬。

2005/7/23 写于南京酷暑中



重庆的雾

◆重庆 刘扬烈(遗作)

重庆早有雾都之称,雾季来临,白茫茫一大片, 三百公尺以外什么也看不见,真是雾障数十里,山城 云雾中。站在朝天门,远望长江南,除了雾还是雾。 登上枇杷山公园,雾中看花,花中有雾,烟云缭绕, 景象万千。至傍晚,华灯初放,灯火辉煌,山城透亮。 扬子、嘉陵,两江汇翠,船舶奔忙,探照光芒,耀眼无疆。 有道是,看长江,波涛滚滚心激荡;望山城,红灯闪 闪雾茫茫。

码头登岸,石梯连连,大步向前,不畏艰险,体 现出重庆人的性格。泳游江河,如鱼得水,机智灵活, 飞跃过滩。浪也罢,雾也罢,得心应手,欢乐无限。 重庆崽儿不怕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大山踩脚下,雾 中好游玩。踏云带雾江边走,悠闲自在像过年。烫火锅, 吃肺片,扇着蒲扇过夏天。

茅台酒, 五粮液, 还有江津小白干, 豪饮几杯朋友情, 龙门阵儿摆不完。缙云山, 仙女山, 纳凉避暑三伏天。阿依河, 桃花源, 别有丰都神鬼殿。冬去春来三峡游, 雾中神女展新颜。巫山红叶美无比, 武陵

青松寿万年。重庆雾,雾重庆,何时才能见青天?

雾中机场难启航,停飞待命是寻常;高速公路速不高,司机心急也彷徨。坡坡坎坎迈不过,只好稳住不慌张,免得出事难收场,待到太阳当空照,再把时间花短长。驾车切莫把酒喝,否则酒驾停一旁,重庆人是急性子,久经考验也无妨,稳住稳住不要急,道路自然会流畅,平安驾驶人平安,安全就在几秒间,云遮雾障有尽时,稳重保你无风险,四季常乐少忧怨。雾都重庆烧燃气,雾障减了一大半,希望在前齐奋斗,敢叫日月换新天。

待到云开雾散时, 渝州百姓乐无边。

2020年2月战冠状病毒中





《20世纪美国诗歌史》

--本绝好的佳作!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王逢振

我认识子清教授已经 30 多年,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他待人真诚,爱憎分明,学识渊博,做事认真。在 70 多岁的高龄,身体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仍然笔耕不辍,坚持完成修订《20世纪美国诗歌史》,我由衷地敬佩他这种治学精神。在商业化和物欲横流的今天,在人人追求金钱的当下,这种精神特别可贵!尤其值得年轻人学习。如果人们都有子清这种治学精神和道德情操,南大就不会出现沈阳和梁莹的事件。因此,我觉得《20世纪美国诗歌史》不仅是一部厚重学术著作,他所体现的治学精神,更是一种巨大的精神财富。

我对诗歌没有多大研究,虽然也非常喜欢诗歌, 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关于外国诗歌, 我只读过一些 19世纪以前的经典,对20世纪的诗歌读的很少,这是 我的一个缺憾, 因为文学的精华是诗歌! 在某种意义 上,可以说我虽然读了一些美国文学作品,但对其精 华却知之甚少。记得1981年, 我陪美国著名诗歌批评 家哈佛大学教授海伦 文德莱(Helen Vendler)到重庆、 武汉、南京等地访问。在南京期间,南京大学外文系 领导接待,子清陪同。子清在哈佛大学进修时,选修 德莱教授的课,深得她的看重。在南京大学,她作了 演讲。她的演讲多是关于20世纪的美国诗歌,演讲后 她问我对演讲的看法,我只是说很好、很好,因为我 对她讲的现代诗歌一无所知, 但从她的朗诵和分析中 我确实学到不少东西。她回美国后遇到我们所的朱虹, 她对朱虹说我很友好, 为她做了不少事, 但对美国现 代诗相当无知,她的原话是,rather ignorant。她对我的 评价很中肯,我知道应该补课,但一直拖延下来。子 清兄的诗歌史出版了, 我退休后也有时间, 正好作为 我补课的基本教材, 使我可以比较系统地了解 20 世纪 美国的诗歌。今天这篇短文也是读了《20世纪美国诗 歌史》的一点随想。

20世纪是一个辉煌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苦难的时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拓展了人们对物质世界

认识的深度和广度。旧观念的修正,新意识的建立,从探测宇宙奥秘到物质生产分配,对种种壮丽的想象都增加了实现的可能。但另一方面,20世纪经历了极其残酷的两次世界大战,战后痛苦的余波和不间断的地区战争,重建国家的艰辛和冷战的压抑,这些又是史无前例的苦难经历。人们耳闻目睹或亲身经历的种种现实,撞击着他们的心灵,产生出惊奇、兴奋、痛苦、仿徨等复杂的心情。人们感到正在出现某种新的与过去截然不同的东西。这种意识强烈而真诚,但又抽象而朦胧。因此便出现了丰富多彩的不同诗歌形式。子清兄的三卷本《20世纪美国诗歌史》,完美地展示了20世纪美国诗歌发展的轨迹,体现了20世纪的社会变化。

写诗歌史必然要收集大量资料,广泛阅读,这是基础。子请长期与美国诗坛不少健在的美国诗人保持着联系,对诗歌评论家进行采访或笔谈,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而这些资料在美国文学史和诗歌史中是没有的。例如,对当时健在而今已去世的桂冠诗人斯坦利 库尼茨(1905-2006)、纽约派诗人巴巴拉·格斯特(1920-2006)、垮掉派诗人金斯堡(1926-1997)、华裔美国诗人刘玉珍(Carolyn Lau,1946-2002)、黑山派诗人拉里 艾格纳(1927-1996)、语言派诗人汉娜·韦纳(1928-1997)以及埃德温 霍尼格(1919-2011)和约翰 塔利亚布(1923-2006)等著名诗人的采访,如今已是绝唱,成了弥足珍贵的文化史料。可以说,这是《20世纪美国诗歌史》最突出的地方,甚至美国著名诗歌评论家斯坦福大学教授马乔里 珀洛夫也在推特上发文,倍加赞赏。

一个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人,必须熟悉外国文学的历史,不了解外国文学的历史,就无法把握它的现状。但是,一切写史的人都必然立足于当下,以当下的认识去理解历史上的文学现象。这就需要一种辩证的思维。换句话说,在写史的过程中,包含着学者自身的定位问题,即中国人要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写一部文学史或诗歌史,或议论作家或叙事,均不可以国外学者的说法为凭,而应该在深入了解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么说并不是要求标新立异,而是要求翔实可靠,如果可能,最好做到中西贯通,为我所用,写出中国人自己的特色。王佐良教授曾说:写



外国文学史,为的是继续做自己文化的主人。读了子清的三卷本美国诗歌史,我觉得他至少在努力表明自己作为中国人的看法。例如,他突出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的诗作,并以独立的章节系统阐述,包括新南方诗歌、奇卡诺诗歌和华裔美国诗歌等。这些即使在美国诗歌史里,也是极其罕见的。另外,子清的诗歌史还概括了新正统诗、后垮掉派诗歌、禅宗诗等各种流派,这些也都是美国人都觉得新鲜的写史视角。

今天,许多人一味追逐西方的东西,甚至认为一切都是美国的好,忘记自己 5000 年的文明历史,缺乏文化自信,在外国文学研究中只是为西方的理论概念作脚注,缺乏自己的观点,这种情况在年轻学生当中尤为明显。当然,西方有许多好的东西,科技文明高于我们,制度文明也有可资借鉴的地方,但毕竟我们有自己的悠久历史和具体条件,不论做什么,都应该有自己的立场和定位。在这方面,我觉得子清的诗歌史在一定程度上堪称是一个典范。

既然写史,又是诗歌史,肯定不能只是时代背景加诗人生平再加作品的罗列,也不只是若干作家创作历程的综合。写诗歌史如同写文章,应有文采,子清自己也写诗,他的文章很有文采。他的三卷本诗歌史,不像某些八股式的论文,而是文采飞扬,行文如清澈的溪水,引诗极具启示和美感,读来沁人心肺。

一言以蔽之,《20世纪美国诗歌史》是一本绝好的 佳作!

2020年10月28日

节目的校园

◆李玥(美国)

晨雾正悄悄散去,浅露出天空的湛蓝,以及枝头 繁茂、闪亮的新绿。远处的高坡上,花团锦簇、柳叶成荫, 鸟儿的鸣叫格外地大声。不知觉间,四月的春风已妆 点了整座校园。



每次从停车场步行到实验室,我都会经过这片草地。往日这个季节,即使是周末,依然是校园忙碌的时刻。学生们背着厚重的书本,步履匆匆地往来穿梭于红墙灰瓦之间。但自三月起始的这场疫情,州府下达了严格的居家隔离令,师生们都已离校,因而此刻校园内寂静,几乎空无一人。

每年四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学校都会举行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马里兰日",这是为了纪念首批欧洲定居者登陆马里兰州而设立的节日。那一天,总会有成千上万的游客来到校园,这一大片草地的四周,将会整齐地搭建起一座座白色的帐篷。这里,就变成了孩子们欢乐的海洋,人们可以放松心情,尽情地享受阳光、音乐和美食。

学校组织者总会为来访的游客精心准备各种游艺及展示活动。有小朋友们喜欢的充气城堡、攀岩、钓鱼和各种球类比赛。玩累了,孩子们还可以走进校园农场,与各种小动物做亲密接触。在草地中央临时搭建的舞台上,有艺术系师生们精彩的歌舞表演。年龄稍大一些的孩子更感兴趣的,是工程系学生示范操作的机器人、遥控飞行器,以及虚拟现实游戏。物理专业的老师会在现场演示神奇的超导磁悬浮,化学系的师生们则利用各种化学反应,来模拟燃烧、火山喷发





等壮观的自然现象。勇敢一点的孩子,还可以到风洞 实验室亲身体验一下迎风展翅飞翔的感觉。在见证着 种种现代科技施展的魔法的同时,这些生动有趣的互 动,无形中也加深了孩子们对科学知识的了解,并激 发了他们浓厚的学习兴趣。

转眼间又是一年的四月,依然是节日。由于疫情,今年的校园开放日活动已经被取消了。此刻,微风肃寂、草木静翠,只有阶梯喷泉的流水依然,恍若从昨日而来,继续流向明日的欢畅。草地尽头,有一幢红色华美的建筑。那里,就是著名的迈克尔丁图书馆。这座华盛顿地区最大的校园图书馆,有一个很大的东亚图书室,拥有近十万册的图书收藏。记得我曾捐赠过一套《休斯敦诗苑》杂志和几本诗集,至今依然保留着图书馆馆长热情洋溢的感谢信。我想此刻,那些书籍、那些精巧的文字,以及文字之下所蕴藏的深挚情感和精彩故事,一定静静地伫立于书架间,期待和读者心灵的再次相逢。

图书馆门前的石台上,有一座模样呆萌的金刚背泥龟铜像,它是马里兰大学的吉祥物。每逢"重大"事件,比如考试,或是重要的体育比赛之前,很多学生会来到这里,在雕像前摆满各种鲜花和果品,并触摸一下铜龟的鼻子,以求好运。今天,石台前方的广场却空荡荡的,没有了往日的熙攘和喧闹声。我慢慢地走近,停下脚步,用手轻轻抚摸铜龟光滑的脊背,和它微微扬起的头颅。某一刻,我似乎感觉到铜龟正试图缓慢,





却无比坚毅地向前爬行。它褐色的鼻尖,在阳光、风雨,和一双双祈福之手的不断摩挲中,变得闪闪发亮。我心中暗暗地想,这四月里的一点点光亮,或许是某种沉默的祝福吧——祝福这节日的校园,祝福天下每一位平凡的人,以及疫情下的整个世界。

茶乡

◆程耀恺(安徽)

细数我乡特产,本土引以为荣、外地闻名遐迩者, 茶也。

旧时六安州,辖英山、霍山、六安三县。英、霍二县地处大别山腹地,六安则是半山区,三县皆宜茶,在江北茶区中,古今久负盛名。近代所产之六安瓜片、霍山黄芽,本地消费之外,经水路远销运河两岸与下江(南京、苏州一带)。

《红楼梦》第四十一回写贾母、宝玉一行到栊翠庵品茶,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里面放了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钟,捧与贾母。贾母道:"我不吃六安茶。"妙玉笑说:"知道。这是'老君眉'。"贾母接了……。作为六安人,这段小插曲,曾让我徒生衣锦夜行之叹,后来还是恩师孙剑鸣(司徒越)告诉我,所谓"老君眉",其实就是"六安银针"。孙校长说:对于六安茶品,贾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反不如妙玉冰雪聪明。经孙校长指点,方才记起,此茶针长如眉,叶面布满白毫,香气高爽,入口甘醇,可惜早就不以"老君眉"名之,大概叫"六安白茶"什么的吧?

以愚之见,无论什么茶,不管什么人喜欢不喜欢,

都在其次,重要的是能否获得普通百姓的喜好。就说 我的故乡,因为产茶,小城的茶庄与茶馆,堪称一类 特色产业。茶庄清淡,利丰厚;茶馆热闹,利微薄。 然而,茶馆是面子上的事,会友、聊天、谈生意、评 判是非、化解纠纷,非茶馆莫属。自家喝茶,那是里 子的事,既要色香味正路,又要价钱公道,还得仰承 茶庄。当年茶庄,麇集于古楼大街与西门大街,清一 色的前店后室,茶室之设,意在尊贵客人,每遇贵客, 便引入茶室,室内备有琴棋,设有书案,品茗之余, 动可挥毫,静可对弈。茶馆与茶庄,共同营造了六安 特色的城市图景,像宣纸上涸的墨迹,韵味全在可淡 可浓之间。

酒乡多酒徒,茶乡多茶客,这是很自然的事。以前六安人是茶壶不离手,现在则是茶杯随身带。六安人到外地公干,不喝外地茶,他的背包里,必定藏有圆形小茶叶盒,足够他一周受用。即使不常出门的农人,下地干活,必也携壶提浆,我外公在世之时,有一套专门的地头茶具:五寸直径的白瓷壶,用朱漆手提木盒套着,木盒与茶壶间,衬上厚厚的棉布套,外加蓝边粗茶碗两只。阡陌相连的农家,休歇的时候,常常聚到树荫下,用自己的茶碗,品尝别人家茶壶里的茶水,在稻花香里,预测庄稼的丰歉,茶壶里的茶水,颜色由绿变黄了,味道由苦变涩了,差不多也就到了日落西山的时辰。

而今,我乡农民外出打工,行李包里,茶叶筒是 无论如何也少不了的,背井离乡,开门七件事之前六件, 只好托赖他乡,只有这乡茶里,蕴藏着乡情,再苦再累, 下班回到窝棚里,泡一壶家乡茶,游子与故土,纵然 隔着千山万水,气脉瞬息就接通了。青壮农民成批外 出,一到采茶季节,人手短缺,手工制茶已成明日黄花, 机器加工出来的茶叶,往往徒有虚名,茶商转而求助 于包装,而包装愈豪华,质量愈可疑。于是,出于防范, 近几年我都是茶季进山,直接到茶农家里,挑选一年 所需的茶叶。

城市里茶楼林立,"茶文化"的艳帜,也随处高张,然而"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诗意,却渐行渐远。唯有像我这样的茶痴,每年清明之后,依旧进山,到茶园里盘桓数日,然后,带回春山气,好让我时时接通家山的气脉,好让我一年的日子,清明如水。

绿地 长短句

HOUSTON GARDEN OF VERSES

一斛珠•雨后鸣蝉

◆全凤群(四川)

云天向暮,小山楼外初停雨。蝉儿 却已鸣高树,长短声中,似有千般 苦。

最是光阴留不住,从来傲骨招嗔妒。 细枝疏叶何能护?试问清风,哪有 栖身处?

谷雨菜园劳作

◆王晓春(四川)

黄莺鸣翠柳, 春色到农家。 暇日亲园圃, 和风吻彩霞。 且将苗矫正, 不许草萌芽。 未负殷勤意,

枝头已著花。

闲来无事数莲蓬

◆宋以荣(四川)

涪水粼粼映碧空,柳枝默默惹清风。 悠然漫步江堤上, 无事闲来数莲蓬。

清平乐・秋思 (新韵)

◆涂朝晖(四川)

艳花绿草,曼舞轻歌笑。美景芳华时正好,岂奈秋风催老? 书山昨日登攀,今朝白发一斑。 梦里春光常在,童颜意气回还。

七绝 紫荆花(中华新韵)

◆张敬之(四川)

紫荆放艳越千年, 叶萎根深列数杆。 古木回春枝茂盛, 繁花似锦丽华园。

陈葆珍三首

◆陈葆珍(纽约)

落叶

月冷鸟啼长暮天 晚柯雾里对寒烟 草衰茅白伴秋日 枝折地红迎腊年 雨打凄凄声哽咽 叶飘漠漠色华妍 荣枯一岁终离树 化作彩泥根里眠

八三感言

八三寒暑沧桑路 历尽艰辛百虑煎 世态炎凉遭另类 杏坛起落执牛鞭 终生漂泊前朝事 临老长思笔墨篇 留得青山身尚在 只求天佑度餘年

叙旧

——2019.5.28 与初中同学通电 话,陈葆珍写于是日中午

满脸霜颜话旧时

天涯海角倍相思 一头白髪添年岁 两鬓横纹叹日辞 焉计荣枯君坦荡 莫言得失我星驰 命题已定由谁答 归去来兮休说悲

心怀老友

◆李良初(美国)

老友非錢買,情長更惜珍。 深宵懷往事,歲月又催人。

敬和 良初兄《心怀老友》

◆今之古人(美国)

老友人人有, 平時假作珍。 當逢災難日, 始見有心人。

敬和 李老师今之古人《心 懷老友》

◆蔚蓉(美国)

老友無由見, 詩文愈足珍。 離山趨海隱, 亦是謫仙人。

涛瑜三首

◆涛瑜(美国)

疏影 春雪 (姜夔体)

穿云拂柳, 似盈盈蝶翅, 殷寻梅岫。

缀玉凝枝,抱影匀寒,独立月前昏后。蟾宫曾绕婵娟舞,忆人间,泪 淋裳袖。润桂华,深酿相思,化作 忘忧仙酒。

梅客缘来一醉, 沁香入梦里, 身坠 霄九。便惹多情, 天上人间, 一径 相随相守。千山翠笛迎风起, 芳魂 醒, 冰酥消瘦。化春水, 梅瓣缤纷, 融入武陵神秀。

浣溪沙 暮春之鸟

漠漠轻烟芳瓣飘,羽裳湿染翅难摇。 哀音断续雨潇潇。

尘梦相怜枝上守,和鸣宛在洞天遥。 玉轮冉冉上林梢。

醉花间(毛文锡体) 蔷薇

花间雨,似红雨。轻雨缤纷舞。 潇洒顺天工,不怨东风误。 碧帷彤云护。噙香天涯去。 翩翩玉簪摇,笑说三春悟。

浣溪沙 长江禁渔十载

◆段春梅(江苏)

一练西来接海流。波深水阔聚沙鸥, 长江两岸歇渔舟。

待看网开空四面,从知鱼乐衍千秋。 相衔十里共洄游。

五律 警贪

◆秦和春(江苏)

铁窗多怨尤, 名业付东流。 今日秋零雨. 昔时春满楼。 崖前思勒马, 江上看沉舟。 纵是濠鱼乐, 也须防钓钩。

<u>爱子游学几月未归因望秋</u> 江有感

◆来均(江苏)

秋色近无有,晚潮归去来。 江宽九派合, 花聚一洲开。 天水月双照, 卷舒睛晴观。 早遣雁儿回。

抗瘟杂感

◆苟君(重庆)

疫行末首失青英, 消息可怜正不争。 半月腊花斋念闭, 一声大哭警先鸣。 钟欹红树晚萦郁, 袖拂兰溪早识荆。 少别寒台众人醉, 且能再叫李医生。

庚子国庆日适逢月节,独处金鼎湾 会所。窗畔数竹摇月,仿佛四年前 居玛斯兰德别墅光景。叹岁月不居、 人事频改,遂赋此诗

◆沙丹(江苏)

佳节逢双至,纵欢今夜尤。

可怜万家月,独照一人愁。 蛩语寒咽露,竹风阴带秋。 延缘北窗下,若似故园游。

春牛赋

◆张晓强(江苏)

贬落人间尝百草, 宅心仁厚不知愁。 愿随盘古开天地, 岂伺君王下帝州。 俯首躬耕千里月, 收身福佑万家楼。 洞穿世俗名和利, 无问西东与夏秋。

鹧鸪天二首

◆黄中模(重庆)

鹧鸪天 抢先淌水救女童

——2020年11月14日英国驻 重庆总领事史云森在重庆中山镇抢 先跳水救助落水女童,感而歌之

浪涌中山水势汹, 女孩墜入漩涡中。 抢先皓首相施救, 得助临危救女童。 歌领事,赞声隆, 普天舆论尽推崇。 奖金丰硕全捐献,^(注) 外事新开一代风。

注:为表彰史云森的见义勇为,重 庆市有关单位决定授予史云森先生 "重庆市见义勇为特别奖",并颁 发奖金。但史云森将全部奖金捐献 给重庆的一家慈善机构。

游成都五凤溪古镇

耸拔尖峰蔭迥廊, 山环水复绕双江。 并称小白青金玉, 五凤齐名煜禹疆。

游古镇,赏琳琅。 扬雄梦吐漫雌黄。 成渝诗秀夸奇异, 微信群传翰墨香!

周炜二首

◆周炜(美国)

于冬日登宾州北山

空山雪残松 枯枝摇北风 来往行人稀 依稀炊烟浓

着我冬氅暖 蹒跚登北坡 青泥何浊浊 湿我履复重

偶为异乡客 途逢叩老翁 山径趋何处 故乡忆重逢

围炉夜话晚 登峰雪映红 踟蹰感胸诣 冷暖寄心中

秋登西山

山岭岗丘一线间, 疾风缓步指云闲。 笑谈何必兴亡事, 雾语云踪涧谷边!

田晓霞二首

◆田晓霞(河南)

落叶

分明不想别枝去, 偏那西风无赖催。 更将一地伤心色, 映到行人眉上来!

晚秋

枝头黄叶渐稀疏, 老鸹殷勤垒旧居。 树下茕茕谁独立? 时将叹息落沟渠。

雨半睛

◆陈德民(南京)

無情豪雨落繁英, 日出霞光半有晴; 總怪虹橋天際遠, 牽牛織女不相迎!

刘有权二首

◆刘有权(重庆)

忆菊

天涯何处觅芳姿, 菡萏香销叶卷时。 去岁篱边曾缱绻, 今宵月下独相思。 心随大雁飞难邈, 梦怨西风放故迟。 莫笑痴儿因汝病, 白云青島快传知。

对菊

几丛紫艳几深黄, 半著浓妆半淡妆。 肃杀霜天身独立, 萧疏篱畔首高昂。 无言带笑解心语, 有意邀人输暗香。 道合情投君共我, 何妨醉酒卧残阳。

于宗涛二首

◆于宗涛(重庆)

庚子岁末随感

四十年间国与家, 巴山蜀水望无涯。 平生起落由人说, 顺势奔腾莫自夸。 世界而今真变革, 坊间终日假繁华。 几多尘事如烟散, 不及霜枝未落花。

磨诗

孤灯夜半照窗昏, 故卷频翻入手温。 只道行间无日月, 谁知篇里有乾坤。 细磨字句添新意, 勤读文章觅旧痕。 自古好诗如铁杵, 功夫深处见精魂。

七律·雅集

◆漆雕世彩(北京)

一日,我友严良文先生,并荆州市 书画名家,至我书斋三贤堂上,宴 酒赋诗

红酥手巧舞金毫,字字挥来似雁翱。 笔扫嵯峨乃国士, 墨飞婉转是诗豪! 柔情桂性歌华夏, 贞骨兰心写楚骚。 逸气氤氲萦肺腑, 惊看纸上起云涛!

曹建红二首

◆曹建红(重庆)

再游灵峰山

峡谷灵峰雨后秋, 层峦隐隐碧泉流。 林深欲问花颜瘦, 可有相思忆旧游。

元宵偶得

楼栏窗牖半朦胧, 每望城中四处同。 又到元宵眠不得, 长思姥姥烛灯红。

题《向日葵》美照

◆李良初(加拿大)

獨戀園中向日葵,

艷花常誘眾人窺。 陽光普照添姿色, 遍地黄金不拾遺。

◆遠方(美国)

好客真誠向日葵, 放懷觀賞不須窺。 黃金本色人青睞, 還謝上天多貺遺。

奉和 良初、远方二兄之《向日葵》

◆張正平 (美国)

坦蕩胸懷向日葵, 光明磊落任人窺; 抬頭面對青天熱, 暖盡人間豈有遺?

王宜早三首

◆王官早(南京)

七律 · 登阅江楼

一上高楼阅大江, 江流婉转入浑茫。 千年明灭风吹雨, 万里歌呼汉与唐。 遥想君臣空作记, 还看吴楚正催妆。 卢龙此日登临处, 崇构椒堂待锦章。

谒江宁牛首山麓郑和墓

牛首山前墓草青,

郑和碑侧想音容。 艨艟远弋星槎渺, 旌旆高扬卮酒醲。 宣德炉中烟袅袅, 太平门外炮隆隆。 携来吟侣凝眸处, 天际灣江矫若龙。

七律 • 闻布谷鸟

掩卷忽闻杜宇声, 咕咕疑似令心惊。 天音久不亲于耳, 鸟语合应慰我情。 能对几人催布谷? 更从何处识归程? 高云望断精灵渺, 此日晨风格外清。

注:布谷鸟亦名杜宇、子规; 其鸣声或曰"布谷布谷",或曰"不 如归去"。

七律・重阳

◆香韵(呀呀)纽约

岁至重阳爱上楼, 却听簌簌叶惊秋。 何须向晚来谋醉, 只道登高为避愁。 冷月霜侵游子鬓, 飞鸿影掠美人眸。 清风好寄相思意, 吹乱枫红不肯休。

注: 作者香韵(呀呀), 闽都女子 移居纽约。一个文字爱好者, 守一 窗幽静, 拾一片诗香。

栏目发稿: 黄中模

双语诗

HOUSTON GARDEN OF VERSES

孤独的告别(外一首)

献给那些在孤独中死去的人, ♣无论他是谁,无论他在哪里

◆杰曼・卓根布鲁特 /(比利时) 周道模(中国四川)译

冷飕飕的房间 白色的墙 只听得见的 孤独的回声 没有一句温柔的话语 也没有温暖的拥抱 唯有时间 一个拧不紧的水龙头 滴答,滴答 没有人敲门 没有你期待的人 一个也没有,除了死亡

2020年4月2日于阿尔蒂

Lonely Goodbye (and another poem) for those who, wherever, have to die lonely [Belgium-Spain] Germain Droogenbroodt

Chilly the room
the white walls
audible only
the echo of loneliness.
Not a tender word anymore
no warm embrace
just the time,
a leaking tap,
ticking.
None knocking at the door
nobody you expect,

no one, except death.

Altea, 2.4.2020

死亡赋格*(冠状病毒)

致唐纳德·特朗普、鲍里斯·约翰逊、贾尔·博尔 索纳罗……

死亡,我们喝下你 我们用眼睛喝下你 我们用耳朵喝下你 我们喝下你,一天又一天 太多的死亡 没有时间说再见 没有时间挖坟墓 领导人铺下了道路 用虚伪和令人眼花缭乱的谎言 死亡,我们喝下你 我们用眼睛喝下你 我们用耳朵喝下你

2020年3月28日于阿尔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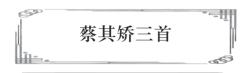
Todesfuge *(Corona virus)
To Donald Trump, Boris Johnson, Jair Bolsonaro...

Death, we drink you,
we drink you with our eyes,
we drink you with our ears
we drink you day by day
Deaths
no time is left to say good bye,
no time to dig your graves
The leaders paved the road
with hypocrisy and dazzling lies
Death, we drink you,

^{*《}死亡赋格》,保罗·策兰的名诗,关于纳粹 对犹太人的灭绝。

we drink you with our eyes, we drink you with our ears we drink you day by day.

Altea, Spain, 28.3.2020



◆蔡其矫 /(中国) 紫若蓝(美國)译

风中玫瑰

一上,一下,一来,一往。 飞舞的焰火 跃动的霞光。

- 一道道的浪痕
- 一条条的虹影。

在狂欢的流泻中闪射。

看不真切的轮廓

无法辨认的眼波。

从中散发捉摸不到的笑声。

一高,一低,一起,一落。

Windy rose

Up, down, coming, going.

Dancing fire

beating lights.

Waves after waves

rainbows after rainbows.

Gleaming in the roaring fiesta.

Blurring contour

bewildered gaze.

Impalpable giggles scattering

Higher, lower, up, down.

也许

在生活的艰险道路上 我们有如太空中两颗星 沿着各自的轨道运行 却也迎面相逢几回, 无言握别几回 没有人知道我们今后的命运如何 没有人知道我们是否会相互发现 时间的积雪,并不能冻坏 新生命的嫩芽, 绿色的梦,在每一个生冷的地方 都唤起青春。 在我们脚下,也许藏着长流的泉水 在我们心中, 也许点亮不朽的灯 众树都未曾感到 众鸟也茫无所知 在生活中, 我永远和你隔离 在灵魂里, 我时时喊着你的名字

Maybe

On this arduous road of life
we are like two stars navigating in the universe
journaling along our own tracks
colliding from time to time, waving silent farewell sometimes
Nobody knows which fate awaiting us
Nobody knows if we'll ever find each other
Snow layered by time, but it will not freeze
new tender buds of life.
A green dream is growing in every frigid land
awakening innocent youth.
Maybe, the flowing spring is hidden under our feet

Maybe, immortal lights have already lighten up in our hearts

Trees can't feel it

Birds are unaware

In life, we are forever separated

In soul, I am constantly calling your name

别样温柔

午夜发光的玫瑰 和金星相交的手臂 把白雪的心 化成春日泉水

捧惯鸽子的手 接触轻细 呼气的眩晕 如在梦乡温柔处

尚未爆发的火山 不能停泊的湖 接近天使比接近魔 更为障碍所不许

生命存在许多神秘 瞬间引导我超越自己 秋天向你说声再见 聚会是为了分离

Such tenderness

Gleaming midnight roses arms that holding Venus melting snow white's heart into spring water

Hands, used to holding doves lightly touching the fainting breaths just like in a tender dream

A volcano, hasn't erupted a lake, can't be docked an angel is harder to reach than a devil blocked and forbidden Life is full of mysteries a flashing second is leading me into transcendence autumn saying farewell gathering is for separating

莉迪亚·基亚雷利 意大利二首

◆莉迪亚・基亚雷利 / (意大利) 蔡泽民(台湾)译

罌粟紅

那個夏天

你不再有回憶 除了燒了你靈魂的 小火焰 一千朵紅色罌粟花 在你的內心 切開傷口 流血涔涔。 你尋找遺忘的旅程 以一天中無聲的時刻開始 現在卻 在貧窮的心靈之路弄丟了。 日落光影長射 哀傷的預兆 染得天空全紅了 慢慢地 深沉的靜默

包圍著你

Poppy Red

Of that summer

^{*}蔡泽民,台湾诗人、诗歌翻译家。

you had no memories only red poppies small flames that burned your soul a thousand poppies open wounds bleeding inside you.

Your journey in search of oblivion started in the soundless hours of the day now lost in the barren paths of the mind.

Then long sunset strips sad omens stained the sky red slowly surrounding you

in deep muffled silence

海洋的呼喚

今天在沉默的地幔之下 只剩浪潮還活繃亂跳 無情的舞蹈著。

如珍珠般的雲 在遠處玩耍 而太陽 快速 來了又消失

頂著風中冰冷的感覺 我發抖依舊沿著烏木的懸崖走去 而 時間和空間消失 在鈷藍色海的

原始吼叫中。

The Ocean's Call

Beneath a mantle of silence only the waves are alive today in their relentless dance.

Pearl clouds
play in the distance
and the sun
too quickly
comes and vanishes.

I walk along the ebony cliff shivering at the wind's icy touch while time and space dissolve in the primordial roar

of the cobalt-blue sea.

莉迪亚·基亚雷利(Lidia Chiarelli)是 Immagine & Poesia(艺术与文学运动)的特许成员之一,该艺术文学运动于 2007 年在意大利都灵成立,由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的女儿 Aeronwy Thomas 共同创立。她与抽象艺术家合作者。自 2011 年以来,她已成为屡获殊荣的诗人,并因其广泛的诗歌和艺术贡献而获得了第一届英国斯旺西国际诗歌节的荣誉证书。



◆马克・松兹诺/(新西兰) 叶如钢(美国)译

这裂痕, 预见到了, 但仍然如此仓促, 加倍压弯我: 一个行李搬运工; 茉莉的香气在我颤痛的心中。

《LOCKDOWN》

— For Wanting

This rift, foreseen yet still so hasty, has bent me double: a luggage—handler; the scent of jasmine in my reeling heart.

马克· 松兹诺,新西兰诗人,翻译家,作品被广泛出版并获奖,现任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语言和文化学院翻译及研究员,All Souls Potrey 诗社副社长。

叶如钢, 数学家、诗人、翻译家。美国加州大学圣巴 巴拉分校终身教授。著有诗剧/史诗作品《九大行星》 和《致命华丽西娜之生死九章》。

新田园诗

◆罗杰・马丁 / (美国) 张子清 (中国)译

浮山茶场

(中国江苏省句容市)

我们进入火山口边缘时,空气 变得清晰而爽朗,这饱经风霜之处 是如此的原始,在进化的眼睛里 甚至那时恐龙还没有出现。 这是更大事物的边缘, 发怒的火神吹灭了他身旁的一切, 拉平超热的火山灰和浮石。 这里高于从长江曲折来的迷雾, 我们在一行行茶树之间 斑驳的田里行走,一切 在五月的阳光下显得碧绿, 足以扬起想象中精巧的风帆, 这是一个把我们带来此地的奇迹。

Floating Mountain Tea Farm (Jurong, Jiangsu Province, China)

The air breathes clearer up here as we peer over a weathered edge Into a caldera so primordial even the dinosaur was yet to gleam in the evolutionary eye. This is the rim of something larger an ancient Vulcan in a spleen—who blew out his side to level all below beneath ash and super-heated pumice. And here, above the low mists that snake in from the Yangtze, we walk the mottled paths between ranks of tea, all bursting green in the May sunshine, enough to launch whatever imaginary craft sails the wonder that brought us here.

花茶

展开着的茉莉花、莲心和红花 是玻璃杯和开水的舞者,对于耐心者 如同再生的贵重礼物。小泡泡亲切可人; 缓释的气息上升——球形玻璃茶壶里 冒着泡泡。泡茶,一个疲敝的旅人去到 静静地隐藏在绿色沙丘中 绿洲的一张通行证。它给人以 安慰,香味,休憩。欣赏泡茶 如同每天夜晚看银河系弧光 穿过夜空:一个宝石的结婚戒指,

^{*}罗杰·马丁(1948-)。生于宾夕法尼亚州。 1979年毕业于基恩州立大学医学院,兼职教授。出版物:《尼莫诗集:火星视角》(1992)、《战场指南》 (2009)和《蓝月》系列(2006)。美国莫纳诺克 新田园诗主要诗人之一。

无云天空的广阔环形弧——由大自然作的真正结合,等待着那些足够平衡的等待。慢下来,慢下来,别管因果。品尝芽尖,听它们的故事。

Flowering Tea

Jasmine, lotus, amaranth unfurling, dancers within their universe of glass and steaming water, reborn as sterling gifts for patient ones. Small bubbles are kin; breaths, in slow-release, ascend—globes within a globe. The tea steeps, a worn traveler's pass to an oasis hidden in silence, green among dunes. It gives solace, fragrance, rest. Each night the galaxy, a wedding band of gemstones, arcs upon the broad ring of the cloudless sky—true union of fates awaiting those balanced enough to wait. Slow down. SLOW down—ignore a priori, Taste the buds and listen to their st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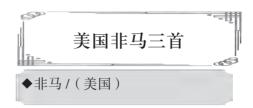
杭州西湖日落

太阳,一个发光的铜盘, 滑落在西边山峰侧影的后面。 杭州没有注意到它的损失。 西湖为夜晚的客人准备餐桌。菜盘 在他们之间旋转:舌头,大腿,胸脯。 就我所记忆,谁也没有拒绝品尝。

Sunset at West Lake, Hangzhou

The sun, a glowing copper disk,
Slips behind the silhouette of western peaks.
The city does not notice its loss.
The lake prepares its table for evening guests.
Platters circle before them: tongue, thigh, and breast.

For as long as memory can remember, No one has refused to taste.



小牝马

从跑马场输光回来 会动歪脑筋的主人 便目不转睛地盯着牠 摇摇晃晃的细腿

地努力稳住 怕怜香惜玉的主人 误把牠当成 颤栗无助的雏妓

THE FILLY

upon returning from the race course the luckless master keeps staring greedily at her unsteady slim legs

while she struggles to remain standing steady afraid of being mistaken as a new-born prostitute 学画记

不是每一抹晚霞 都燃烧着熊熊的欲火 忧郁的原色 并不构成天空的每一片蓝

所有阳光蹦跳的绿叶

都有一个枯黄飘零的身世 每一朵流浪的白云 都有一张苍白的小脸在窗口痴望

在斑斓的世界大色板上 你调了又调 知道迟早会调出 一种连上帝都眼红的颜色

PAINTING LESSONS

not every evening glow is ablaze with desire not every melancholy patch of sky is a primary color

each glittering leaf in the sun
has its withered yellow life story
each roaming cloud
is watched by a tiny pallid face in the window

on the resplendent palette of the world he mixes and mixes knowing sooner or later he will come up with a color that even God will envy

在海边看日落

猛烧了一天 想把每张作孽的脸都烧成黑炭 却在最后关头 软下心来 把通红的大火球 扔进水里

吱吱声中 我看到整个大海 沸腾了起来 载浮载沉的空罐,针筒,塑胶杯盘口袋… 纷纷从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涌入这沸腾的大锅

一个昏暗的餐室里 一个孤单的老人 正咕哝举起 他的塑胶刀叉 附注:在菲律宾,一条死鲸鱼被发现胃里装满了88磅 塑料垃圾。

(纽约时报, 2019.3.19)

WATCHING SUNSET AT THE SEASHORE

burning all day
trying to char every evil face on earth
yet at the last moment
he softens and relents
throwing the fireball
into the water
amid the sizzling sound
I see the entire ocean boil up
empty bottles, syringes, plastic bags, cups and plates
all rushing into this big pot
from every corner of the world

and in the dim dining room a lonely old man grumbles as he raises his plastic knife and fork

Note: A dead whale was found in the Philippines with 88 pounds of plastic bags and other disposable plastic products in its stomach.

(New York Times, March 19, 2019)

栏目发稿:南京張子清 美國紫若蓝

木蘭

花香

HOUSTON GARDEN OF VERSES



贺兰山写意

◆兰叶子/(甘肃)

1,

在一个并不晴朗的早晨,我走近神往已久的贺兰山。"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古诗词里那气吞山河的壮烈情怀,曾让我,在听 到这座山的名字时,就热血沸腾。

马蹄声疾, 驼铃声远。

仰望贺兰山挺拔的身姿,我的眼里,映射出铁质的苍茫和厚重。

人们说, 贺兰山, 是一座雄性的山。

站在嶙峋的岩石上,极目远眺,天空的灰,和山峰的沉默,浑然一体,相辅相成。

穹隆之下,凛然的风骨,和浩然的正气,让人心 生敬畏的同时,也漫延着渴望。

2、

长风在旗帜上猎猎,黄沙在天尽头飞扬。 我听见,一声呼唤,从山麓传来,又向着黄河奔去。

鹰击长空,鸦噪山林。

我的思绪,在广袤的塞北大地上,随风驰骋。

身后的山岩上,那些生动的牛羊和花朵,给我以, 生命的另一重昭示。

此刻,有人在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有人在膜拜石崖上庄严肃穆的神灵。

而我,更想聆听奔涌的地火,感知你千万年之后,仍然无法平复的内心。

3、

黄河的涛声中,我听见,羌笛与杨柳相依相惜; 贺兰的群峰中,我看见,流岚与马兰相亲相爱。

沙砾的黄与湖水的碧,岩石的褐与煤块的黑,葡萄的紫和枸杞的红,构成了你的色彩;

天空的高远和河套的宽广,山峦的逶迤和黄河的 蜿蜒,苍鹰的矫健和云霞的绚丽,丰富着你的意蕴。

深邃和辽阔,已不足以比拟你的气魄; 丰饶和美丽,已不足以形容你的气质。

我唯有将这苍白的文字,以祈愿之心,呈现给你, 才能抚慰,我虔诚而热烈的心跳。

重 阳

◆萧敏/(重庆)

年年重阳, 今又重阳。

金菊花开遍了贫瘠和肥沃的土壤,河岸流溢着温 馨的芳香······

河流千年,人生一瞬。

顺着的父亲母亲的指引,我们选择了大河和溪水。 它们润泽了村子的稻麦薯菜,世代乡亲。

母亲的黑发被河水洗成白发,父亲挑水的扁担不 知换过多少茬。父亲是粮食,母亲是衣裳。

溪水有时呻吟呜咽,如母亲病痛时的辗转反侧: 河水有时波涛汹涌,像父亲胸中未能实现的梦想……

循着河流,我们回溯到生命中最脆弱的部分—— 在摇篮里聆听母亲温柔的歌谣,在黑夜里被父亲的笑 容照亮。

循着河流,我们找到家门。直抵岁月的青锋,削掉一页页老去的时间。养护《道德经》的根须,培植《论语》的绿叶。一肩明月,兑来千万里菊花。只为所有的馥郁缭绕在双亲的堂前膝下。

愿父亲母亲在绿荫和香气里颐养天年,愿朗朗的 笑声和默默的棋语,晃动着一丛丛快乐的白发。

永远的河流,流过我们的生命,流过沧桑和大地,流过辈辈代代生生不息的文化传承——孝亲爱老。

年年重阳, 今又重阳, 一张张老脸上的皱纹笑得

像朵朵金菊花……

澳洲农夫吟

◆吴野/(澳大利亚)

三畦薄土,两只储罐,一把喷水壶, 荷锄戴月当农夫。 喇叭花墙篱,丝瓜缠窗户, 蜜蜂飞舞,为草帽客引路。

树的大观园:石榴、碧桃、甜橘、枇杷知己; 花的群芳谱:含笑、栀子、杜鹃、君子兰鸿儒; 瓜的百老汇:扁豆、豌豆、四季豆、农家哲学书; 菜的俱乐部:青菜、莴苣、油麦菜、苋菜、韭菜、 菠菜、胡萝卜、朝天椒、菊花脑, 《诗经》中的水芹,孔子爱啃的的玉蜀黍…… 方块田上,方块字滴翠而出, 国籍清一色:中国,同胞手足。 柳线缝里,鹦鹉啼序,西语叙诉, 难懂我乡愁梦影在江苏。

采菊东篱下,膜拜南山, 陶渊明教主。 未因七品芝麻官而喜, 不为五斗米折腰, 扁扣硬朗挺傲骨。

有福田可种,有圣贤可读,其乐何哉,明月酒葫芦!

岳坟(外一章)

◆叶庆瑞/(南京)

你不该安葬于此,在这片风光旖旎的西子湖畔。 你不屈的忠魂不该垒成一座妩媚的风景。

将军的归宿是羽箭寻求残阳如血的沙场;是"八千 里路云和月"的尽头。

如若壮怀激烈的"满江红"早作了你的安魂曲,

那么南宋的历史不会是黑色的。

"精忠报国"四个宋体字,将你三十功名浓缩成一座坟,象只铁砣,放在这儿,称每位游客的份量! 潇潇雨歇。

凭吊者如潮,鲜花如潮,颂词如潮。将军于是满足了么?

我真担心,有一天那四个铁铸的跪着的佞臣,会 从你的坟前站起身来,铲平你的声誉,因为这片古大 陆繁殖的奸诈并没绝灭;

我真担心,"莫须有"三个字还会重新流行,风波 亭又将成为一处风景······

白色的孤独 ——听《二泉映月》追思阿炳

最后,两行冷泪被时光定格,又被岁月之手搓成 两根闪烁寒意的弦。

双目失明。(不愿再目睹人世间太多的罪恶和苦难) 这世上再无一个亲人,唯有那些小小活泼的音符愿与 你作伴,它们搀扶你去寻找另一个世界。

两弦夹一条洒满月光的江南小巷,你的手指踯躅着,寻寻觅觅。一根弦连着你贫穷的故乡,另一根也许是通向你父母坟头的小径?

揉弦。揉着不流血的伤口。

驼着背,弯成一把不愿沉默的弓。不提弓便罢, 一提起你便看见你的琴杆上开满了白色的苦楝花,散 发出孤独的馨香……

(有许多心蝶围着琴杆飞,飞累了就小憩在你的名字上,又孵化出许多会飞的寂寞来。)

弦,最终弹断(绷紧的神经终于崩溃了)。断在无锡二泉的那个地方,淙淙的泉水日日整理你的遗作。

你把琴箱掷至半空,悬成一轮月亮,我们用目光 拉响对你的思念。

小手绢

◆佩莲/(马来半岛)

想留下的礼物,蓝色花朵的猫图案小手绢,折叠 着六张在一起,歇息在旧木板房子窗户旁望着我,那 是一个最热的夏天。

云朵洁白如雪,青草味儿回荡在风中,小手涓紧 贴我挥洒拍球的小手腕上,快乐是蔚蓝色的,钻入呼 吸与心相连,飘荡在母亲青瓷碎花裙上,这是幸福的 感觉。

时间被时间切割,我在另一边找寻小手绢,夏天 只在绿色存留青草味儿,而我的幸福却跟随青瓷碎花 裙消失。

張堃二首

◆張堃/(美国)

鳶尾花

幾束落寞的花莖,斜插在花店的角落,近乎紫色的藍,靜靜綻放著看花人的心情,有意無意地反映了, 頹廢的,羞赧的,和一些些憔悴的昨夜

榜徨中,望著牆上一幅幾可亂真的複製畫。遠看近看,最像的,莫過於複製了畫家的嘆息,唉——夜太長了,睡夢中的花期又過短,此外,僅僅留下一堆不安的顏色,在畫裡畫外掙扎著

元宵燈會

從鑼鼓和鞭炮聲擁成一團的人潮中,穿梭出來,立刻就迷路了。在童年與那題猜不透的燈謎之間,完 全失去了方向

曾經提燈籠的手,現在空虛了。可是跟在母親身 後的腳步,怎麼走著走著便凌亂了,而且轉眼間,竟 變得如此老邁?

不經意回望似近又遠的飄忽光影,彷彿看見兒時的紙糊花燈,依舊還亮著媽媽的心事;才恍然悟到,謎底應該也一直藏在那盞久久未熄的幽冥燈火裡

月光鸟 (外一章)

◆谷莉/(黑龙江)

你知道铁片削得足够薄也能飞翔,一些梦和另一

些梦铆起来就是翅膀。当体内忽然分泌、堆撞并升起 泪珠,才顿悟皎白的月光最思慕优美的扇动,一个人 命里的欲望经此获得轻盈的释放。

一遍又一遍,我说。眼睛里映现走过的森林、村庄、湿漉漉狭长的小道。这条小道是怎样伸向天窗的?伸向你的耳朵。树枝降下它们的手臂,风摇着悬浮的云朵,竟然把自己摇睡着了。

你噼噼啪啪地响过之后,慢慢浮动……枯槁的栅栏,睫毛下的幽暗,井然如那么惊奇。惊奇就是创造力,就是爱,就是圆形的花朵不由分说冲进你的瞳孔,种植并扩展大自然的香气,就是迷蒙的月光终于有了栖息地,在你的身体里边流淌边消失边重新出生。

然后下雨了,下雨多好呀,雨在阳光中,宛若飞溅的火花。曾经的凄迷被点燃,一圈又一圈,墓地般的秩序,轻轻落下来……

神奇的水洼

车轮碾过也会复原的镜子。镜片只是瞬间开放小 浪花,然后慢慢凋谢。

像一个紧张的人终于松弛了筋骨,安宁的皮肤贴 服,不再鼓起风暴。

但是倒映的天空在无声移动。

阳光的箭簇射中了乌云,乌云倒下或退后,让出 一大块蓝。

这是小小的水洼,是它召唤了雷声,引来了雨。大地不平,所以有了它。

我在高处倚窗,脚踏实地亦遑遑;而斜对面紧闭 的西窗已一跃而下,至水洼深处,渐露安泰之色。

小小水洼,至深至远。当我走到它的跟前,侧望过去,目力不能穷其疆界,猜想疲累的宇宙或许也在 此藏躲、小睡。

阳光越来越炙热、盛大,屋檐之水滴越来越迟疑,越来越轻白的云朵飘过屋顶,飘于更宏阔的蓝。

小水洼听到了飘过的声音。它一点点收敛身体, 一点点打薄羽翼,飞了起来……

童年(外一章)

◆敬笃/(内蒙古)

童年,我不曾遇见猛兽,或娇小可爱的动物。雪 地里一群相对而视的脚印,是空无一物,还是逃逸。 我追踪童话里的公主,可我却不是王子。丹麦人、挪 威人,瑞典人,肆无忌惮的篡改命运的书写方式,每 一页近乎看不懂的符号,是群山之巅盘旋的云雀。

我曾沿海岸线行走,那些借助浪花生成的船舶, 正在向我靠近,可是我却怎么也登不上去。我知道这 是梦,一个在当时看来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梦。我踏上 北欧的轮船,从英吉利海峡一路向北,去看格林、安 徒生的小镇。

我甚至不断地追问自己,何时才能抵达彼岸,何时才能看到那闪烁的灯塔。太阳正要落下的时候,金灿灿的水波,荡漾出一座城池,一座可以让人告别故乡的城市。也许,这一切都无迹可寻,甚至不合逻辑,可是我必须去冒险,因为那逝去的童年,早都被风沙掩埋在时光里了。

我难道不知道,时光易逝,岁月已老吗?或许,我知道。又或许,我尚不知道。于是,我决定猜测彩虹与虚无的云之间,到底藏着怎样的秘密?甚至,我开始怀疑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

我登上了岸,在无名的荒岛中。森林移动,盛开的花卉,有无数种颜色,可以映照我们的人生。海水洁净无瑕,给了我们裸体的理由,特别是那些羞愧的女人,心里沉下一块黑色的石头,不,那不是石头,是玫瑰。

我开始胡思乱想,幻觉中我成了变性的白雪公主, 一条没有时代标记的裙子,总能让舞蹈不伦不类,或许, 只有如此,才可以让我有合适的理由,走进森林深处。 我确定,这一切都不是我的童年。

哦, 灵魂

哦,灵魂。我在圣像前跪拜,将内心所想尽情的 倾诉。窗外的雪花,开始不停地飘,黑夜已经染成了 白昼。

我极力克制自己,不去想南方的菩提树,更不去 倒换信仰。我知道,佛陀与诸神不合,他们交错在东 方世界,早已没了当初的面孔。

我尝试接受各种教义,让自己不再有任何信仰可

言。我匆匆而行,在铺满雪的街道上,左眼望见诸神, 右眼遇见佛祖,他们用同样的口吻,拉拢我的灵魂。

抬头看见一座宾馆,正待出售。闪亮的电话号码,短缺了一盏灯。破落的门房,似乎在告诉我,主人的灵魂丢了。

哦,灵魂。结冰的河道,可以承受一座城市的重量,它阔大而敞开的胸脯上,却只能见到一个游荡者,在寻找自我。他迷失了吗?还是我迷失了?我对此,一无所知。

生命的房子(外一章)

◆白炳安/(广东)

生命的房子与身体的面积一致,深陷老去的时光。除了用旧的部件安置于里面,仍在运转,还住着一颗孤独的心,没有向四处敞开,只有一个人出入,清静覆盖所有的空间。

诗书是主人的阅读物,占住一隅,随手势的翻动, 逐一交代事物的叙事与抒情。

这所房子仅住着孤独,有冷清的一面;住上爱后,被热爱的事物走至深心。

另一个人就不会受冷落于房外,而能入内,像叶子与风交谈出一番轻声细语。

生命的房子有血管的过道,因老化而狭窄,随时有血粘稠的可能性。打扫卫生是每天的事情,不能让 生命的房子掺入越来越多的杂音与脏污。

从内到外,或由外至内,说服一个人好好地掌控自己的产权,别让生命的房子倾听了一夜的风声,就妥协和雨的对抗;别让垮塌的一声成为废虚里的叹息。

老旧的房子有晚年的风景,依然如画。

那些诗是我一生积累的财富

活到现在, 我最多的财产是诗, 其他不值一提。

那些诗有几本书厚,不及一粒钻石贵重,从生活的矿藏里挖出,经词语的炉子冶炼,加一种陌生化处理, 逐成分行。

每一行,不是明指事物的出处,就是隐喻在意象后面,暗示什么。

我的那些诗,在雷电跋扈的时候,写出被雪压埋 喉咙的沉默。

那些诗在我的生命中活着,当知道一支笔冒充嘴 巴与一张白纸交谈,就拒绝跟这支笔拥抱,更不会称 兄道弟,宁愿在空无一人的旷野受冷。

我的那些诗具有自己的原则立场,不会像草顺势站到风大一边,也不感兴趣在花前月下做着漂移的梦。

像玫瑰一样带刺,把摘花的手刺扎得有些不适。

那些诗是我一生积累的财富。

每个字,浓缩着汗水:撕开,见着血泪。

当我死后,那些诗是我的遗产。

相信不会被时间没收,不会被大雪埋住。

扎尕那 (外一章)

◆寒狼/(云南怒江)

扎尕那, 你独拥一片宁静, 深藏在上帝后花园。

你框住了阳光之余,在蓝天上,自由的放牧白云, 用一带的绿,将家园编织,在每一簇冷杉之间,我听 到你林涛的安宁、祥和的呼吸。

于是,我偷窥了风的纤纤玉指,轻抚每条飘飞经幡, 让禅意掠过村寨,羊群、每朵捧出佛音的格桑花,在 采集阳光之后,我心悦诚服的双手合十。

我用仰视的角度,来揣摩你,直插云霄石头宫殿的主旨,寻觅为芸芸众生打开皈依佛门之路,你在东边凌空拔起,白云在禅意中舞蹈、南面,你相峙并立的石门,可是我心灵要途径的门厅?

在流转不息的时间里,与水磨飞轮,古朴藏式的木板房,汲取脉脉佛光,我是专程拜谒的倦客,只想在你诺大的石城里,与一块石头长眠。深夜,看萤火蚕飞,听尼玛堆里梵音,与我祈福已久的云朵,一起抵达我的梦乡。

这里,你可以捧着,那束石头开的花,在我禅定时辰里,抽出我温柔的蒲团,看 我虔诚匍匐,一起叩问世间恩怨与喧嚣,于风马和佛塔之间沉默了,我只想以一块石头的名义起誓,携手青稞和篱笆,以及那厮守已久的粮架上,看流云、轻风。

我知道,在杯口倾斜的岁月,会用一粒菩提子,叫醒耳朵,听一泓镜水在扎尕那峡谷,慢慢诉说石子

与溪流的故事,像一朵格桑和苏鲁,在梦的倾斜度中,沿着洛克的足迹,用一座山作为参照物,与迟来的白雪和风,回归你最初的雄伟圣殿吧,以一柱冰的姿势迎接我,在佛光环笼里弥漫时,我将踏上漫漫程涂。

佛塔

今日,我瞥见了你,便注定一世的静坐,我的目光,游离在甘南大地,恍如隔世的手,推醒我的今世,醒 在火星从西方坠落的夏末。

阳光犹如一把诺大的伞,罩在山岭和原野。

草地很肥,我却枯如干柴。

星辰在倒置, 佛塔零零总总, 散落在绿色星球。

佛塔,在苍古砖石之间,深藏绝世的经书,一缕琉璃血红,以木鱼的眼神瞟了我疼痛骨骼,那时,我正踏上世俗的走廊,看红尘翻滚,紧捻一团乱入麻的琐事,反复打捞沉淀的昨日,在你之前,我还是轻如羽翼的蝉。

你确以耸立的姿势,傲视于佛光普照的家园,我 无力翻阅你沉睡的佛法,般涅槃处,是谁盘腿了许久, 将石头坐化成生身舍利?

只用一根遗骨,圣物、佛经、阿弥陀佛四十八愿 经典,便在微风轻拂中,托起了梵音,一粒轮回的籽, 启程于风的方向,风马奔腾,顺着塔座的起始阶梯, 象徵慈悲啊,我分明已经捡拾起自己,前世遗落的骨头, 在仔细端详。

可我终究,还得向你祈求一堆篝火,以太阳的核子, 烤焦我凡身俗体,从我的骨髓开始,一层层剥落我的 贪欲,逆向倒走吧,借我礼佛者的木鱼,去追溯一场 草原与雪山的浩劫,古西羌地的驰骋马匹,一定已践 飞尘土,藏包,于烈火中化为灰烬。

甘南历史的长河,被谁汲走最后一瓢的水?

你听见了草原燃烧的哭泣,雪山流淌冰凉眼泪里, 是谁轻轻敷上一朵格桑花瓣?

于是, 众生触摸了你佛陀的圣意、法身, 而我却 无法遁入空澄、静寂、圣洁的禅境和心境, 我的俗体, 在世俗中如期的腐朽。

河畔 (外一章)

◆陈广德 / (江苏)

她坐在河畔。

她在纵容着暖光的春水边,澄净关于倒影历险的 想象,以及风把风声让水波挡住时的

悬念。

风从南方来。

南方的风把倒影伺候得高低不平。

仿佛前行的船,把以前的故事都放在可以摇摆的 浮云里,不再回头去看。

成群的清香就在这时涌来。

水波一样。

新日子一样。

用盛开的胸怀, 推杯换盏。

她站起来了。

身后的鱼, 刚游到, 岸边。

春分时节

一声鸟鸣,落在春走了一半的肩上。小径,把伸 向远方的清香,丢在可以传承的梦里,若沉若浮,若 隐若现。

很轻。

春天从这里走向辽远。

而一芽叶,仿佛舍不得吐出的羞涩,还在舌尖藏匿。 另一芽叶,好奇地打量开始荡漾的春风,带给小河的 那片细浪,

带给春燕的那段飞行。

云, 淡一些。

是能够感受清新的一抹。

歌声, 低一些。是可以凝神聆听的婉转。

春水,弱一些。是可以洗眉刷目的清澈——春分时节,纤纤的芽叶已足够你心动。

红海上 (外一章)

◆西子桥 / (南京)

红海不红,风急浪高

打开露台的门, 仟大风洗略我的舱房

嗅一嗅有没有伊拉克的血腥味;听一听也许有叙 利亚的枪声响

多么向往尼罗河、金字塔;多么眷恋包着头巾的 伊斯兰女郎

啊,红海呀!真主!

计我全裸的心, 当作牺牲的祭品

以乞求:阿拉伯半岛的和平与安宁

阿米乃! 阿米乃(安拉啊! 求你准许我吧)

过台湾海峡

海的腋窝,海的弄堂 左面有阿里山、日月潭;右面是福建、浙江 船灯照亮一片海,甲板悠悠晃 被母亲抱在怀里的感觉,还有浓稠的奶香 做了个船梦,梦里哭得很悲伤

香樟树下

◆殷刚/(上海)

一月到三月,我门前的香樟树,开始落下黑色的种子,风起时掉得又多又密,哗哗的砸在地面,像无数双睁大的眼睛,死不瞑目。

树旁的车棚顶上,时常蹲着一只安静的黑猫,用 它绿色的眼睛看着从天空而降的黑色种子。

我甚至怀疑它是不是病了,或者是傻了?

也许,它只是和我一样,所能做的,只能静静的 等待。

熄灯之后,铺天盖地的黑雨又开始纷纷扬扬。

突围的村庄(外一章)

◆荒村 / (河南)

黄昏, 薄暮开始缓慢升腾, 草木暗淡, 穿过来许 多虚构的月光,风已开始在我们腐败的肉身旁徘徊。 尚未看够的人间,已成危机之境。许多年后,我们还 能不能回到过去。一些迷惑性的事物、在整个春天起 伏:夕阳中那个众神归位的村庄,越发辽远。出于虔诚, 我们无所不恭敬地歌唱,为一座即将消失的村庄。板 结的云朵, 凝滞的河流: 鸟鸣和黎明曾一起在那里清 露流转,那里的五月总有艾草的清香。缀满月光和孤 独的星星,一个人站在空旷之上,偌大的天空和天地间, 稗草一样渺小的自己, 自己是自己笨拙的影子。要走 很远的路,才可以碰触到眼睛里微弱的光,那是篝火 在疼痛地雀跃。崭新的刀锋新劈的柴, 拒绝了所有的 仰望,就架在坦荡的胸口。多少宿命中的负重,最后 成为疼痛中的爱抚。抛开一切,一些事物终究无法预见, 我们只有在抵达的路上,不断揭开时间的封印,一定 要赶在在火焰四起时,突出重制。

溵水辞

古溵水依然在流,临水而居的门敞开着,倒置的月光浩波荡漾。这块游动的土地,是隐藏在古县志里晦暗的注释,不敢妄加揣测,也一再无可拿捏。旋转的水车,在藕花香里,静静地停着。等一匹白马嘚嘚而来,等一把迎风的柴刀泪流满面,等一只手抚摸过沧海桑田。最后,抵达乡愁之外的四月天。其实,青葱的芦苇已经微凉,鹭鸟举着硕大无朋的翅,飞呀飞,眼里是布满的机关,以及草木的灰烟。时光的沙漏,谜底永远无法打开。蓝蓝的天空一声颤音,丝绸般,徐徐滑过。之后的之后,一条河头顶一条河最初的愿景,在东平原化作闪电,或者一道晨光,皈依凡尘。

今夜,在高高的堤岸上看月亮,看撩人的月色里被拉长的薄雾和飞鸟的影子,听雨落檐下孤独的吟唱。 生命的瓷早已镀上故乡泥土色的黑釉,余生何必再要 那些光怪陆离的炫彩。

春和景明的四月,恰是人间艳阳天,浩荡的风折 折绕绕,滩涂上虚席以待的盛宴,经年的陈酿正酒香 渺远。

我恰好,看见你。看见你,循着酒香,轻轻地走过, 又消失不见。此刻,我不想去歌颂任何一朵鲜花,或 者更为美好的事物。我只艳羡你跌进一张宣纸时,恰 到好处的留白。透过身体的战栗,听到天空急促的呼吸, 像是童年赤脚走过春天的蜜语。

卖瓜老汉

◆ 孟胜利 / (河北)

那天,心烦,顺着小街,北上。我就碰到了你—— 来自新乐的卖瓜老汉。

他抽旱烟,老年代的那种。他目光炯炯,不忧郁。 他说,生活应该像西瓜那样:饱满,甘甜,又沙, 来自新乐。

他抽旱烟,他帮人打西瓜。我与他闲聊,仿若听书——谁的心里没有一些苦事,难事,烦心的事。

吃一块西瓜吧!来自新乐的西瓜:沙甜沙甜的。 他的西瓜不仅仅摆在小街的夜市上,也摆进了, 一个中年男人的内心。

风吹动旗帜(外一章)

◆鸽子/(云南)

风吹动旌帜。

旗帜猎猎。那是大风在歌唱。

风吹动旗帜。

旗帜更正更红。那是我的目光在燃烧。

风吹动旗帜。

旗帜的方向必然是我惟一的方向。那是我的热血经久 不息在奔涌与呐喊。

风吹动旗帜。

旗帜高高飘扬起来。只要我活在人世间一天,就要把自己扬成一面鲜艳的旗帜——高高飘扬!

天使白

雪是白的。梨花是白的。

白是美的。

白大褂是白的。防护服是白的。

穿着白大褂和防护服的医务人员, 是一位位与新

冠肺炎奋战的白衣天使。

白衣的天使的白,让受难的春天有了生生不息的 希望,有了辽阔无边的梦想。

在这视死如归的白面前,多少绝望的心重新有力 跳动,多少濒临死亡的命运重新拥有了春天,多少陷 在黑夜里的眼睛看到了天明……

这白,胜过了雪的白,胜过了梨花的白,胜过了字曲辞海里所有形容词所能描述和比喻的白。

在春天,我大声赞美白衣的天使。并把这天上人间最孤绝至美的白,命名为天使白。

善良与品德

◆ 饶蕾 / (美国)

- 1. 善良是清清的河水,灌溉荒芜的田野;善良是 冬日的阳光,驱散日子的寒凉;善良是真纯温厚,是 没有恶意,是对别人的理解和体谅。善良很美,它是 心灵的灯盏,照亮世界,照亮心灵的海洋。
- 2. 品德是人性的光辉,是人格的美好,是人生的价值。品德是光明磊落,透明的心肠;品德是朴实大度,平凡的心态;品德是真诚勇敢,是坦诚的坚强。品德也很美,它是原则的灯塔,是黑夜里的北极星,指引着前进的航向。
- 3. 善良是我的心,流淌着温柔的清波。品德也是我的心,闪烁着纯净的光亮。多少个春夏秋冬,善良和品德携手,追逐,嬉戏,迷人的美好漫过陆地,漫过海洋,展开多少紧锁的眉头,洗净多少泪光迷茫。带给世界快乐是我的幸福,送给人们勇气是我的向往。海阔天空的豪放是我的心,一望无际的大爱是我的情,大自然优美的旋律是我的歌唱。
- 4. 望着几个月不能开晴的天空,善良多想伸出友好的手,给世界一个瑰丽的梦;可是品德站在忧伤的彼岸,路口没有绿灯闪亮。善良的心肠是矛,刺痛了一个人的心;品德的前额是盾,约束着一颗心灵的跳动。一路纠结、暗淡,因为不能救你远离水火;善良的泪花一亮再亮,在辨证的思维中摸索着曙光。
- 5. 把两个美好加起来不一定等于两倍的美好,就像人生可能碰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些事儿是能做到的,有些事儿却是做不到的,最好学会泰然处之。无

论如何,明天都是崭新的,都要迎接它,以最美好的 晴朗。

蛛网托住了水珠

◆ 半岛 / (南京)

绿叶间的水珠被蜘蛛网托住了,晶莹透明,宛若 晨星。这点点晶亮的无声之语,唤起了我对大迁世界 的涓涓热流。我开始关注和寻找原始生命,虽未见到 己有亿万年历史的蜘蛛,却感觉到它的存在。

地球上所有强大的动物,几乎都灭绝了,连巨大的恐龙都不能幸免。没有退出舞台的恰是那些物竞天 择中,以渺小、微弱、灵活、潜伏的方式存在的动物。

而在浩瀚的宇宙,木星挡住了三颗小行星群,相 当于十几万颗原子弹的撞击,保护了蓝色的地球。在 宇宙,星云,太空,天体,似乎保持着某种神奇的默契。

在无垠的苍穹下,不要说蜘蛛渺小,它在第一个 人诞生之前的亿万年前就出现了。 只认识到伟大,不 是人类的智慧,人类的智慧在于认识到自己的渺小。

探求者

◆ 吴其盛 / (南京)

独立风口, 听潮声浩荡, 鼓角起伏雷霆。

脚下是荆棘,是泥沼,是看不见路标也听不见祝 福的迢迢山路。

就这样前行,带着沉甸甸的责任,带着光灿灿的信念,以先行的姿态,进入风云跌宕的挑战命题。

陈年的积弊若乱麻,纷纷然过眼,成迷障重重,成疑问昭昭,在时光最敏感的部位,表露如霜似剑的冷峻。

勇者无畏,每一次面对,每一次征服,都显现百 折不挠的阳刚品格,心中的电光石火,来自高天绚丽 的霞光,来自岁月期盼的眼神。

穿越艰难险阻,一条向阳的通道,闪现在一场场 风雨之后……

栏目发稿:杨军、山河

诗意

人生

HOUSTON GARDEN OF VERSES

他从钦江河边走向世界

——我心目中的何与怀先生

■/映霞(澳大利亚)

(-)

无论在哪里,那条陪伴他孩童时光的河都会在梦 中不期而至。

那条河叫钦江,一年中大多数时候,它是一条清 澈悠长的河,清澈到人在岸上可以看见鱼儿游过的身 影。

童年的他常常独自在河里蹚着,游着。打水漂, 抓鱼,摸虾,他样样精通。

他记得, 微风中总有一股淡淡的清香从河岸上飘 来, 那是从有着微微柔毛, 散生着苍白色皮孔的绿色

乔木龙眼树上散发出 来的。

但是,这条河带给他的不仅仅是快乐,还有思念、沉默而无言的忧伤和恐惧。

有一段日子,他 熟识的江水竟然变得 污浊可怕了。常常是 在大清早,听到有人 喊"又有又有……" 江面上又出现浮尸。 有些被捞上,却大 半天没人收埋,太



何与怀博士四岁时的照片

阳暴晒下,胀鼓鼓的。大人说,都是江上游村镇里打死或自杀的恶霸地主以及他们家里人,有老有幼。那时,钦州镇的西门岭,则成了刑场,说是有些村庄整个村子都是土匪,抓来枪毙,一批一批,有一次多达六七十,用机关枪扫射……

随着时光的推移,小孩渐渐长大。在江畔,在河堤上,他常常一个人坐着。他全神贯注地听着,看着。

河水滚滚向前,仿佛自己也在 溯江前行。

当细小而又深陷的眼睛 里,困惑或自卑渐渐扩大,眼 泪也在眼眶中打转。他想着前 几年跟着学校师生去了台湾的 两个哥哥,想着父亲国民党员 身份带给他的不安和所受到的 歧视,想着有一次"六一"儿 童节那天全校学生都戴着红领 巾在阳光下集合庆祝,唯有他 一人躲在远处孤独地望着……



何与怀博士十二 岁小学毕业报考"钦 州第一中学时所照的 报名照

风吹过,草丛簌簌作响,云朵黯淡。

那时,书成了他最好的朋友。一旦进入书中,可怕可悲的事物,和世界的所有,都消失了。书中,仿佛有一道乳汁流过饥渴的心灵,安慰和滋养着少年。

那些时日,他不单看遍学校图书馆里的书,往往 放学之后就走向镇上唯一的书店。

他没钱买书,但想阅读书店里所有的书。

书店毕竟是卖书而不是阅览室啊。起初,书店里 的工作人员怕他妨碍别人,想赶他出去。后来看到他 安静在角落里如饥似渴地阅读,也就让他待在那里。

当一个人开始恋书的时候,他的灵魂就会燃烧, 另一个世界就会展现在他面前。

又过了一些年月。1959年,未满十八岁的他,家庭成分被打上另类烙印的他,以出乎意外的优异成绩,考上南开大学。在老师同学诧异而又惊叹的目光中,他离开了钦州,走向北方,走向渤海之滨,成为当地第一个考上这座名校的人。

因为家庭贫穷,他坐慢车,当然是硬席,上上落落,走了三天两夜,才终于在一个傍晚时分,进入大学校园。在车上迷迷糊糊似睡非睡中,过往的岁月,从孩提到少年,又在脑海里一幕一幕出现……那一次,也是开学,不过是小学开学。他感到很好笑的是,小学一年级开学第一天,他是被父亲抓住,像押送小犯人一般地送到钦江江畔这个"镇一小"的教室交给老师,一路上还哭着,不知为什么,很恐惧。一年下来,老师的评语竟然大书四个字,是:

"学有心得"。不知这位年轻的女教师是如何归纳

总结出来的?真莫名其妙。莫非慧眼识珠?这颗"珠"也太小了吧,怎么看出?这文绉绉的四个字,即使是写给家长阅读的,似乎也过于简洁了。不过,一年一年过去,他越来越懂得这四个字,可视之为四字箴言吧,极其珍贵。

如果不是? 他想, 他本来会自生自灭……

这位不肯认输却让人刮目相看的少年,他的名字 叫何与怀。

 $(\underline{})$

在南开,他在外文系主修英美文学。

对何与怀来说,读大学是为了走出小镇,去看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授课老师在课堂上所讲的内容有时并不能满足他,但南开大学的整个图书馆则为他提供了精神成长的养料。有时,他在借书卡上,偶然看到某位如雷贯耳的大名,想象着,二三十年前,这位了不起的前辈,也在看同一本书,便感到莫名的兴奋和喜悦。六十年代初那三年大饥荒时期,对任何一个青年,对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吃饱吃不饱是一个如此重要的问题,但对何与怀来说,吃饱也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好书,他就活不下去。

陈寅恪当初出国留学,就是为了国外的图书馆。 何与怀上南开,仿佛也是为了一座图书馆。

因为任何时代的精华皆在书中, 在图书馆里。

况且真正的大学就是书籍。所以书籍是他生活中 的阳光,书籍也仿佛让他的人生像鸟儿长上了翅膀。

书是人类先哲的灵魂发出的最美妙的声音,而何 与怀听到了这声音的召唤······

"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

"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一个人必须是这世界上 最坚固的岛屿,然后才能成为大陆的一部分。"

从人类其中的一座精神丰碑中,他听到了这两句空前绝后的回声,那是以文坛硬汉著称的海明威在《老人与海》和《丧钟为谁而鸣》中的呐喊。

何与怀被震撼了……

他研究海明威一生中错综复杂的感情,和作品中 表现的美国"迷惘的一代"对人生、世界、社会的迷 茫和彷徨,以及海明威简洁、独特的摄象机般的写实 手法风格的形成。

他剖析海明威作品的人物,特别是《老人与海》 中桑提阿果老人在重压下仍然保持优雅风度,在精神 上永远不可战胜的老人形象。

当年大学并不需要撰写毕业论文,何与怀却不声不响把他对海明威的解读和评价,额外写出一篇卓越的文章。教授英美文学的李宜燮先生有点意外,当然更是高兴。在二十年后,这篇论文竟然还让何与怀也收获意外的喜悦——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英语系系主任Prof. Terry Sturm 在阅读此文后,特别批准何与怀在没有硕士毕业的情况下直接攻读博士学位。

 (\equiv)

"山随平野尽, 江入大荒流" ……

一觉醒来,何与怀发觉自己赤身光脚躺在山坡青草地上,旁边是一头憨厚的老水牛,它湿漉漉的身子还留着趟过泥河的印记。他慢慢地欠起身来,抬头看见还有八头水牛在飘荡着水草的山塘里打滚,自得其乐。更前方则是山外山,火烧云正把层层山岭染成一片赤红。

他想起来了,这是广东三水南边公社乡下。他是一个贬谪之人,从广州外国语学院的教师岗位上,下放到这个原为劳改监狱的"五七干校"接受改造已有好长一段时间了。

他的工作就是放牛,那九头高大不一的水牛就是 他天天悉心照顾的朋友。

几年前,1964年夏天,何与怀从南开大学外文系毕业,随即被分配来到广州,接收单位却是还没有成立的广州外国语学院,便先安排到中山大学外语系进修。第二年春天,学院有地址了,在广州瘦狗岭,原是一间林业学校。

在那里,他与二十几位老师和行政人员在广州高 教局领导下,一起密锣紧鼓地创办一间"新型"的符 合新时代需要的教授外国语的学院。

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有用不完的精力。他全身心投 人到英语教材编写工作中,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和好评。

但好景不长,文革来了,出身反动和基督教家庭

的何与怀想置之度外, 也是妄想。

先是要他主动交代和父母亲属的关系,再有人暗 地里告发,说他辗转香港和身在台湾的两个哥哥私通 信件,并已被截获。

他受到批斗,接着下放到五七干校,似乎已经是 很轻的惩罚了。

起早摸黑,他游走在三水的阡陌山野。

痛苦,再加上孤独的阴影笼罩,何与怀感到委屈、 难受,内心极为彷徨。

许多年后,他告诉我:

最困难的时候,海明威笔下的老渔夫桑提亚哥的身影经常出现在他面前。那双象海水一般蓝的眼睛,是愉快而不肯认输的。贫穷,孤独和衰老并没有夺取老人的意志、自信和对人对生活的热爱。

风烛残年的老渔夫一连八十四天都没有钓到一条 鱼,但他仍不肯认输,而是充满着奋斗的精神,终于 在第八十五天钓到一条身长十八尺,体重一千五百磅 的大马林鱼。大鱼拖着船往海里走,老人依然死拉着 不放,即使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武器,没有助手, 他也丝毫不灰心。经过两天两夜之后,他终于杀死大鱼, 把它拴在船边。但许多鲨鱼立刻前来抢夺他的战利品。 他一一地杀死它们,到最后只剩下一支折断的舵柄作 为武器。结果,大鱼仍难逃被吃光的命运,最终,老 人筋疲力尽地拖回一副鱼骨头。

老人心怀的琴弦,触动了何与怀的心弦,好像有一根琴弓把他们的灵魂拉在了一起,从两根弦里发出了同"一个"声响:

我不会被打败!

黑暗裂了缝, 夜在天空被赶走。

从此,何与怀凭借自己的双眼双手,凭借自己最直接的感受,凭借自己一次次地思考与调整人生方向,实打实地面对现实,最后他并未颓丧失志,更没有陈尸荒山,倒反而逐步适应过来了。苦难的生活也成为他日后研究和写作的不竭动力。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四)

何与怀的顿悟,也悄然漫溢出个体的边界,使他

的思想到达了一个更广袤的领地。

他跳出了自身的处境,担忧的不再仅是个人的安 危。他更深层次地思考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原因,和整 个中华民族未来命运的走向。

1982年11月,何与怀到南半球的新西兰留学。

第二年,他进入奥克兰大学英语系英美文学硕士班,不久就直接被推荐到该校亚洲语言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导师原来是雷金庆博士(Dr. Kam Louie)。雷博士年轻有为,非常杰出,不久另谋高就。此后,便由刚走马上任的系主任、世界著名汉学家闵福德教授(Prof. John Minford)接手指导。

由于何与怀有意呈现中国大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整个"新时期"的文学政治事件,所以论文撰写得很长, 篇幅是一般要求的一倍以上。

1990年6月,他向大学提交了这部论文。论文审查人为美国的郑树森教授(Prof. William Tay)和德国的马汉茂教授(Prof.Dr. Helmut Martin);本校的为庞秉钧高级讲师。他们都对何与怀的研究成果给予很高的评价。庞秉钧先生指出何与怀既有中国生活的丰富经验又为西方人文视野所熏陶。郑树森教授认为此论文是当时全世界最完整的有关课题的研究,热切希望能及早出版。而马汉茂教授在1988年到奥克兰大学访问时曾翻看过何与怀未写完的论文草稿,当时他就跟何与怀说定了日后由他出版此书。

他果然于 1992 年在德国出版了何与怀这部长达六百页的专著,书名为 Cycles of Repression and Relaxation: Politico-Literary Events in China 1976-1989 (《紧缩与放松的循环:1976至1989年间中国大陆文学政治事件研究》)。此书前言是闵福德教授写的,时间是1991年5月。其时正是何与怀在奥克兰大学毕业典礼上被授予博士证书。

闵福德教授对何与怀的博士论文评价非常高,他甚至说未来所有这一领域的学者都要感谢何与怀的贡献。他对专著所附的词汇表也很感兴趣,而何与怀后来也果真不负所望,用了几年业余时间编撰了一部由纽约 M.E. Sharpe 出版社出版的英文词典: Dictionary of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此词典现在由另一家出版社再版,仍可在世界各地重要书店或网站买到它。

这部英文词典中文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文 化用语大典》,厚达七百五十页,收入约两千个条目。 一般而言,这种大型的词典编撰应是多位专家学者集 体完成,而何与怀竟然一个人包办之。虽然时隔多年, 直到今天国际学术界仍觉得不可思议。

何与怀的内心总有一股蓬勃的力量。他在生活中,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现实,这股力量都能够在写作和研 究中被释放出来。

他找到了自己路。

他撰写了十多部书籍,除上述两部英文大著外,还有各种评论、随笔和报告文学作品,并主编或编著许多部文集。林林总总,已出版的计有:《英美名诗欣赏》《精神难民的挣扎与进取》(《北望长天》《他还活着》《海这边,海那边》《龙年之变》《依旧听风听雨眠》《最后一课》《生命从高峰跌落》《丹心一片付诗声》《怀抱同一个梦想》《刘百达作品悉尼研讨会文集》《文革五十年祭》《悉尼中国古典文学论坛文集》和《何与怀诗评集》。待编待出版的有:《南溟文学评论集》《何与怀诗评集(二)》《悲伤的朦胧》《何与怀时政杂评》三集和《何与怀随笔集》。



1991年5月,何与怀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overline{H})

我初读何与怀文章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一篇标题为"招魂:为戴厚英,为人道主义"的文章。它吸引我的原因有二:一是戴厚英是我叔叔华师大的同学和知交,也是我们家的常客。我也去过她在复旦大学名为"任性斋"的书斋。二来何与怀此文写得非常深刻,感情洋溢,气势恢宏,读来如雷贯耳,着实令我难忘。

何与怀把《人啊人!》看作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他从周扬、王若水说起,认为戴厚英在刚刚结束"文革"噩梦的初期,以自身的血泪经历,对人道主义的高声呼唤,不啻为当时整个中国大陆文坛的晴空霹雳,可谓振聋发聩!

他深刻地写道:

"当时的主流'伤痕文学'作者多以受害人的角度控诉声讨,而戴厚英在作品中却是以自己作为文革参与者的角度,作了沉痛的反思和忏悔,因而历史苦难有了具体的个体担当者的形象。这在'新时期文学'中并不多见,极其难能可贵。这显然比一场浩劫之后,只把一切罪恶都归咎到'四人帮'而加以控诉的作品更具精神高度。"

何与怀的写作,几乎和一个个中国文学政治事件 同步进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文革"的惨痛 尚还历历在目,中国却又折腾"清除精神污染"之类 的政治运动,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批判"社会 主义异化论",以周扬和王若水为主要靶子,一批作家 连带他们的文学作品也遭殃。对此现象,何与怀指出: "批判者有权却没有真理,他们动辄冠人以'反动'帽子, 其实自己正是反时代潮流而动之。"

从那时开始直到现在,何与怀的文学评论和政论 文章大多都是为被批判者鸣不平。

何与怀公开表达自己观点,充分表现了一个独立 知识分子和学者的求实精神。他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 将事情简单化、符号化,更没有迎合某些人的需要, 而是诚实地剖析自己看到并深刻思考后的东西,将不 同声音、不同人等的表达及其理由写进书里。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这是二千多年前三闾大夫屈原追求真理的精神。 洪流滔滔,薪火相传,何与怀执着、不屈、矢志不渝 的无畏精神和坚定信念,也是这种精神的延续。



何与怀博士与胡耀邦先生

(六)

蔚蓝色的天空里悬浮着几朵绸缎般的白云,太平 洋千古不息的蓝色波涛与碧天已完全融成一体。有几 只快艇安静地停泊在海上,小岛在阳光的照射下,闪 着远古洪荒般的琉璃瓦的光泽。

那是曾经有顾城、谢烨、英儿的激流岛,也是何 与怀最初给予他们帮助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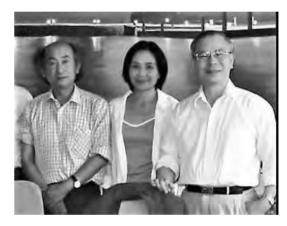
何与怀博士在奥克兰大 学曾与"朦胧诗人"顾城,杨 炼同事教学。照片左二为顾城, 左五为何与怀。

何与怀在新西 兰一开始是全职博士 生,后改为半工半读, 在亚语系里为学生出 些课,并做些校外 下工作。其中协助所 城在系里为硕士明硕士 中国文化课是一项的任务,为此代系 原域、谢烨稔熟起来。 记得他们的出生后, 还是何与怀陪问证件 之类。

和顾城的接触,听他上课或演说时出口成章、散发智慧的话语,自然加深了何与怀对顾城自孩提时代就表现出来的天才的注意。在何与怀专著《紧缩与放松的循环:1976至1989年间中国大陆文学政治事件研究》第七章整章中,他论述了以顾城等人为代表的朦胧诗派,和长达六年的中国朦胧诗论争。

何与怀同时和刘湛秋、英儿(麦琪)也很熟悉, 在他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悲伤的朦胧》中,他动情 地也客观地叙述描写了三十年里他们四人之间一幕一 幕复杂曲折的爱恨情仇,以及天才诗人顾城短促的以 悲剧收场的一生。

特别是在阅读《麦琪:心灵之旅已经结束》中, 一种莫名的凄凉会袭上我的心头。



奥克兰大学亚语系曾邀请麦琪(英儿) 来新西兰,此信中文由何与怀博士撰写。十 多年后他在悉尼与刘湛秋、麦琪常有来往。 此照于2002年11月20日在悉尼卡市茶聚时 拍摄。

"她像受惊的小鸟,声音低微,难得发笑,即使笑起来决不敞开,或者更多的是让人无法忽略的苦涩。"

这是何与怀在文中描写的英儿。

他生动地刻画了 2002 年英儿在《爱情伊妹儿》新书发布会上给人的印象。"这位自称为'麦琪'的女人,即将四十岁,已不再年轻了,又经历了太多生死的变故,早年那副清纯样子已了无踪影……" 短短几行,就写出了她注定走不出顾城和谢烨在他们《英儿》书中给她的定位和她的宿命形象。

何与怀也是一位富有诗人气质的学者, 他被心中

求真的光照亮,受到疗愈和启发后,都会在新的思想当中成为给予自己和他人的礼物。

从余光中、白桦、顾城、流沙河……到澳洲的华裔诗人,他和诗,和诗人都似乎特别有缘分。他在每篇文章中,对各个诗人的作品都用高超的诗歌赏析技巧做过精辟深刻的分析。无论是用综合分析法,即



2014年11月20日上午,何与怀博士等人陪同刘湛秋前往悉尼"东郊陵园"(Eastern Suburbs Memorial Park)拜祭亡妻麦琪。(麦琪墓碑前,右起:杨鸿钧、刘湛秋、何与怀、许耀林、黄文生)。

通过对全诗的整体分析,表达自己的观点,还是从诗歌最突出的方面着手表达自己的观点的主题分析法,读后都让读者对他的行文构思和表现手法留下深刻影



2004 年中秋,何与怀博士与余光中先生合照 于北京长城



1995 年新加坡作家节期间, 何与怀博士到白 桦先生下榻的旅馆拜访

在分析澳洲华裔诗人西贝的文章中,他从绘画的角度切入来比喻西贝的诗,以说明分析西贝的诗不属于写实画派,而是属于写意画派甚至先锋画派。他写道:

"生活中的一个小物件、 小场景便能触发她的创作灵感,牵引出作者心灵深处的某种感悟,然后由这种感悟生发 开去组合意象寄托情感或思绪。她并不采用完全写实的手

法去组织材料,而是把能够表达她思绪的意象抓来组合在一起,象由心构。"

当今文坛,有些所谓评论家的诗评写得像极了陈 腐的八股文,常常令人觉得枯燥乏味,倒了味口,连 读下去的感觉也没有。但何与怀的诗评常写得开门见 山,卒章显志,别具一格,自出机杼。

抒情性也是他的诗评不落窠臼的特色。

我还记得 2018 年在 Rockdale 图书馆举办的映霞诗歌研讨会上,何与怀就很动情地以映霞的代表作《我用尽死亡的力量》为例,向与会者发问:

"在座很多诗人,有的还多年来写过不少情诗,但请问谁曾经'用尽死亡的力量'去爱,去'偿还对生命浩瀚的辜负',而且在诗中如此真诚如此深刻地表现出来?而映霞就是这样的一个,我相信谁读了都会心感震撼。"



何与怀博士与流沙河先生合照于成都大慈寺 (2011年9月8日)

他分析了映霞诗歌的想象思维带有一种"现实生活"和"灵魂梦想"合成的特性。诗中歌唱"天真",而不是经验,显示出映霞的创作偏爱歌唱甚于表白。他说:

"还有什么能比一种具有现代抒情风格的倾诉更令 人感动呢?"

他在为映霞的诗集《我只想透过你的爱来看世界》 "跋"中,更从高行健获诺贝尔奖的小说写起,阐述作 家和诗人最重要的气质就是"真",对外部世界展示灵 魂拷问的内心世界都必须非常敏感。诗人在诗中必须 散发出自己独特的"精神气场"。

何与怀的诗评,就这样如好的诗歌一样,每个字都如此真诚地反射着他的美学观念,并叩击着读者的灵魂,让人深思。



何与怀博士一家于1995年底移居悉尼

(七)

罗曼・罗兰曾在《约翰・克利斯朵夫》写道:

"大部分人在二三十岁上就死去了,因为过了这个年龄,他们只是自己的影子,此后的余生则是在模仿自己中度过,日复一日,更机械,更装腔作势地重复他们在有生之年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所爱所恨。"

但将近八十的何与怀, 他不是。

读他不同时期写的的文章,仿佛都能听见沉思后的呐喊,在雄伟与抒情间使人感到一种豪放与婉约的融合.

流光慢慢地消逝。慢慢地,我们都会变老,从起

点走向终点,自然而必然。何与怀每一阶段的人生之路, 都是心在哪里,路和爱就在哪里。

昼夜递嬗,周而复始,年复一年,他常常看到他 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灵魂深处浮起,异乎寻常的 清晰。

蕙风朗月, 煦日甘霖。

博学,睿智,再加上善良的灵魂总是会给人最友 好最舒坦的存在感。在认识何老师,这位澳华文坛辛 勤耕耘者的第一天起,他就让我体会了这样的感受。

从 2015 悉尼大学的我的第一次专题诗会,到他 2019 年为我的新诗集所写的专题评述,再到我亲眼所见他为所有文化人的付出和全力的支持都告诉了我,何老师是一位心怀大爱的人。

在澳华文坛杰出人物之中,就其对于文化艺术的 贡献而论,我想实在鲜有在何老师之上者。



何与怀博士退休之后积极参加澳华文化文学活动。2002年3月9日,何与怀博士在《澳洲新报》创办《澳华新文苑》,一直担任主编。十九年来,虽然报社也经历各种变化,但《澳华新文苑》主旨从不改变,也从不脱期,至今即将迈向千期。这是《澳华新文苑》第600期。

何与怀是我和许多澳华文坛文学创作者的一个知音。他和他的十几部专著,甚至花了近二十年主编的将近一千期《澳华新文苑》,在我们的文学创作和人生的经历中都成为一个良伴和良师,也促使大家的心中都保有一股创作的激情与爱的欢乐。

(**/**()

小河飘过,大江东去,无限春风海上来。

孩童时的江河声,无论回溯至如何久远,种种往 事都能超越年月而相接……

太平洋的浪涛声,无论在辽远的时空中如何轮回不已,阵阵潮起都凝聚着一种无法言说的生命力……

那一刻,他用一颗永远不会老去的心,让灵魂初始的扉页在永恒的文字里又飞了起来……



本文作者映霞女士(左)与何与 怀先生和淳子女士在悉尼大学的合影



由澳洲新艺术联合会与乔治河市政府联合出版的《岁月无痕——在澳大利亚的日子》新书发布会于2019年9月28日在悉尼好事围市民剧场隆重举行,200多位文学艺术爱好者参加了当天的发布会和视觉艺术展。何与怀博士在会上宣布新书《岁月无痕》正式发布,并且用英文作了发布词。

《休斯敦诗苑》征稿启事

本刊从下一期起,将用大版面刊登中英对照的大自然诗, 希望诗友们响应。

- 1)我们现在要把眼光放远,站在人类世的高度,书写大自然诗。所谓人类世没有准确的开始年份,可能是由 18 世纪末人类活动对气候及生态系统造成全球性影响开始。我们知道,人类活动已经对整个地球产生了深刻影响,例如,现在的大规模城市建议,农村城市化,化肥、农药、塑料泛滥,这些给人们提供舒适生活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带来污染,造成对大自然的破坏,最终危及人类的生存。
- 2) 我们提倡写大自然诗,一方面描写大自然的美,歌颂大自然的美,另一方面严密注意环保,注意环境的污染,字里行间抨击对大自然的破坏。
- 3)当下媒体众多,单凭个人的力量很难脱颖而出,我们要凭大家的力量,写出大量举世公认的优秀的诗,为建立以大自然诗流派而努力,像朦胧诗派或九叶诗派那样。
- 4)要求每首诗十四行左右,最长不超过二十行,特别精彩的诗除外。
 - 5)稿件发送: 蔡克霖 caikelin@vip.163.com

Solicitation Notice of Houston Poetry Garden

From the next issue, we will publish a major section of nature poem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hoping that our poetry friends will respond.

 Now we should take a long view, standing at the height of Anthropocene

to write poems of nature. The so-called Anthropocene does not have an accurate starting year, which may be the beginning of the global impact of human activities on climate and ecosystem at the end of the 18th century. We know that human activities have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whole earth. For example, the current large-scale urban constructions, rural urbanization, the proliferation of chemical fertilizers, pesticides, plastics, which provide people with comfortable life, at the same time, we have to admit that they bring pollution, cause damage to nature, and ultimately endanger human survival.

- 2) We advocate writing poems about nature. On the one hand, we should describe the beauty of nature and praise the beauty of nature. On the other hand, we shoul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attack the destruction of nature between the lines.
- 3) There are so many media at present that it's hard for us poets to stand $% \frac{1}{2}\left(\frac{1}{2}\right) =\frac{1}{2}\left(\frac{1}$

out individually by our own strength. Collectively, we should write a large number of excellent poems about nature, which are recognized by the public, and strive to establish a school of nature poetry, like Misty Poetry or Nine Leaf Poets.

- 4) We require about 14 lines of each poem, and the maximum length is no more than 20 lines, except for a particularly excellent poem..
 - 5) Manuscript sending: Cai Kelin: caikelin@vip.163.com

顾问:

郑 敏(北京) 洛 夫(温哥华) 谢 冕(北京) 晓 雪(云南) 向 明(台北) 吕 进(重庆) 阎延文(北京) 谭五昌(北京) 张子清(南京) 陈葆珍(纽约) 古 松(香港) 傅天琳(重庆) 黄中模(重庆) 冯亦同(南京) 李青凇(北京) 黎山峣(武汉) 李正西(亚特兰大)向天渊(重庆) 子 张(杭州) 杨四平(上海) 萨仁图娅(沈阳)孙友田(南京) 王性初(三藩市) 张 堃(加州)

主编:

蔡克霖(休斯敦)

编委:

何与怀(悉尼) 熊国华(广州) 王 珂(南京) 周 炜(休斯敦)

封面设计:周 炜(休斯敦)

美工编排:朱美婷(南京)

校 对: 王 磊(南京) 董政宇(南京) 江 雯(南京) 齐 圣(南京)